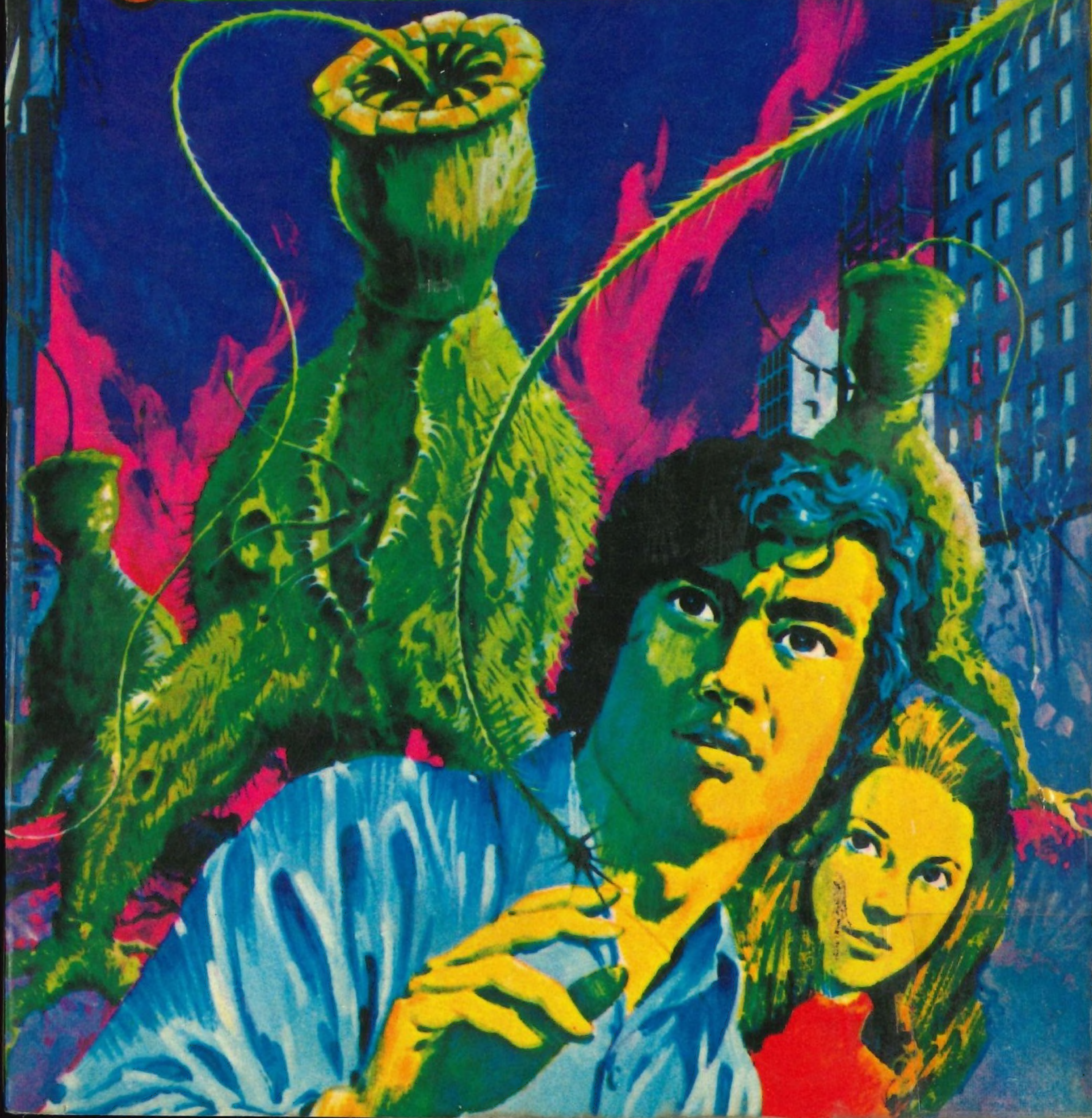


S F 科學恐怖小說叢書

植物怪人

# 地球滅亡的末日

J・威恩達 著 劉 錦 昌 譯



植物怪人

地球滅亡的末日

J・威恩達 著  
劉 錦 昌 譯





## 最新出版

古今宇宙飛碟專輯	劉萬來譯	特價30元
世界異能珍聞特集	劉萬來譯	特價30元
智慧的手	劉萬來譯	特價35元
萬能的	劉萬來譯	特價35元
幼兒勞作啓智手冊	劉萬來譯	特價30元



介紹版出新

科學未來幻象興趣最引入勝的益智書



本店不惜巨資聘請名譯作家劉萬來先生為愛讀者

選擇教育性的書陸續出版請期待!!



大山書店的好書全省各大書局都有經售

每冊特價35.00



SF 科學恐怖小說叢書 ●●●●

植物怪人 地球滅亡的末日

J・威恩達著 劉錦昌 譯





牠”身上“藏有足於殺死人畜的毒液，而且能”走路“原來牠是「食虫植物」但是經科學家的化驗，得知它的樹脂却是可供人類食用的「質地優良」的食用油，科學者的這一發見，使得他們決定用”鐵鏈“把這”食虫植物“鏈起來，固定在一個地方，長大之後搾油。

在地球上看見那「流星石雨」的頓時成了瞎人。

- 3 -





被打破的“陳列櫥”立即成個大洞，從那個洞裏，恐怖的植物人——得利非德——狠狠地把鞭子抽下，在最後頭，逃避不及的那個不幸的男人，哀叫了一聲，應聲倒地……

結一生的也不在少數。

因自相殘殺而死的，天災地變丟了一命的，自殺的……之外，人類的眼前更降臨了不能抗拒的恐怖「植物人」攻擊。

科學家用鏈子繫在田園裏的「植物人」——得利非德——自個兒斷掉鐵鍊走起路來，像襲人類。

這食虫樹變的植物人，鞭“下毫不留情，橫衝直撞於地球上……眼睛的人居大多數，失去了抗拒的能力……人類滅亡之日迫在眉睫之間……

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幸運地保持著「光明眼睛」的人們……到底……

J·威恩達





## 目次

### 植物怪人

## 地球滅亡的末日

### 第一章 人類的危機

流星群襲擊地球	一〇
忽然失去視覺的人們	一七
得利非德	二三
用手摸索的市民	三一
阻擋去路的黑影	四三
再見吧！文明世界！	五五
一線希望的光	六四

集結地	七二
禮堂上的集會	八七

### 第二章 人類的末日

被俘之後	一〇一
尋覓糧食	一一一
蔓延的瘟疫	一二二
回到大學裏	一三二
帝夏姆山莊	一三九
死亡的村子	一五〇
一個幸運的少女	一五七
再會合的晚上	一七〇





# 植物怪人 地球滅亡的末日

THE DAY OF THE TRIFFIDS

J·威恩達 著 劉錦昌譯



## 第三章 植物時代

夏寧克農場……	一八二
變得狹窄的世界……	一八九
戰爭的世界……	一九七
被追窘了！……	二〇三
到希望的地方！……	二一〇



# 第一章 人類的危機

## 流星羣襲擊地球



壁上的掛鐘，敲了八下！

到這個時刻還沒有一個人來，就平常的情形而言，在七時〇三分，一定有個兩個或三個人……陸續地來到，爲我洗刷，沐浴，敷藥，打針……做早晨必要的準備。

但是，今天，不知怎麼的，敲了八下，還沒見過任何人來到。

不知怎麼的，自個兒湧上不安的心頭，彷彿置身於禮拜天的校園中，孤獨，寂寞：

……甚至引起恐怖感來！

我爲了消除忐忑與不安心緒，我摸索到門鈴把它按下，爲了叫人來，繼續按了三十秒左右……應該出來應對的護士，醫師……都沒有一個露出臉兒來？

門鈴停止了，還是不見有人走動的樣子，靜寂如故，鴉雀無聲……我立即感到，平常感到車水馬龍，水洩不通的公路上，也沒有一點警笛聲，車子飛馳的聲音……

我的腦海裏，立即浮現出“一陣惡兆頭，爲了想聽出一些聲音來做個「伴」聳著耳朵……約十分鐘光景，只聽得拖著跛脚走路脚步声，五次，遠遠隱約聽來的喊叫聲三次，還有一次是“歇斯底里“型的女人尖叫的聲音一次，……以外沒有了。

我不覺地毛骨悚然，全身不由得，顫抖不已！也許將有“天災地變“或是不能想像的事發生？……

我把「毛氈」一脚踢開，跳下病榻，彎著腰，以匍匐的姿勢，向門的那邊探索去！我未曾把自己的「病房」給看清楚，爲此，爲了找個門，費盡了苦心！

門扉，終於找到了，把它打開，探出頭去，喊道：

「喂！有人嗎？請來一下！我是四十八室！」

沒有一個人回答……但是經過了兩、三秒之後，忽然有個“群聲“響徹了整個醫院裏……那群的喊叫聲，不知喊些什麼？無法聽見！不過可得知那是一群「來意不善」的尖叫聲……



（奇怪！我好像在狂人醫院裏！）

我的身上，被這未曾聽過的“狂叫聲”叫出雞皮疙瘩來，趕緊把頭縮回屋子裏去，把門上鎖之後，又回到自己病榻邊！不知如何是好？

我已感到“這個地方已經發生難予想像的事兒”！這個恐怖的事件將是什麼？不得而知的事態，我的身子，自個兒抖動起來！

我想把被包紮的頭部繃帶拆下來，露出眼睛，把四下看個清楚！

我把雙手抬高，想把繃帶的安全別針取下的當兒，不覺地失去了勇氣……如果沒有醫師的指示，隨意拆下來，假使眼睛瞎了怎麼辦？想及此，不知不覺地把放到頭部的兩手放下來！

在混亂不堪的腦海裏，却還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腦裏，因為今天是星期三，按照大夫的治療計畫，今天是要拆下令人痛苦的繃帶的日子。

還有一件事，昨天——星期二——這個日子，在普通的人而言，這是個“沒齒難忘”的日子……但是我這個睡在病床上的病人來說，非常遺憾，不能算是個“特別的日子”因為我的眼周被繃帶蒙上。

那是五月七日——星期二——的傍晚時分開始的事，那件事的發生，連天文學家也沒有辦法預先測得的，何況是一般人，完全沒有想到這樣的事會發生。

依據下午六時的新聞報導，在美國全土上空，會降下了“流星之雨”而且與時俱烈記得廣播又接著道：

「難以計數的“流星”如雨一般的從空中降下，看去，有如整個天空繞著我們旋轉似地，這雖然是錯覺！」

把晚餐給端來的護士，爲我作一番“詳細的報導”

「總而言之，空中滿佈了流星，說也奇怪，這些流星，不是一般的流星那樣“金黃色”全都是“綠色”大家的臉兒，見了這個東西，都給嚇住了！」

這位護士小姐激昂地，再說了下去！

「醫院裏的人們，不管是大夫，護士，工作人員，病人……都到外頭去看這從來未見的“綠色流星”偶爾飛來了大一點的，它的強烈光線太強了，把附近照得太亮，有如白晝。有人說，看了它強光，眼睛感到一陣疼痛！」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飽了眼福”的……



先生！您太可惜了！如果沒有繃帶給繞著眼睛邊，一定也可以看到那”歷史性鏡頭“真可惜！失掉機會了！”

這個世界有史以來的頭一遭”世界烟火大會“好像只有我沒接到招待。晚上，我爲了聽聽廣播電臺的廣播。但是把”指針“轉來轉過去，始終無法聽到”流星“的消息！所有的廣播電臺都失靈似的！

那是昨天晚上，我進了這個醫院住院之後，過著規律的生活，豈有再睡過整整二十四小時的時間，不知醒來？那裏有這麼一回事？

如果是真的這樣，在這長時間裏，沒有一個大夫或護士或戚友來看我，……這個一定是醫院裏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故？假使是事故！到底是什麼事故？是不是昨個兒晚上的”流星群“掉落地球的事。

我想，既然沒有人來，我只好打開收音機來聽看看！把開關打開，轉動了所認識的週率，但是……一切的努力都枉費了！只聽得「布！布！噏！噏！……」這些雜音。

這樣一來，我的心底下能想到的是「壞」的一面，沒有辦法想到看看奇蹟能不能出現！





正在思索的當兒，壁上的掛鐘又敲了！共九下！

我在絕望中再試一下「電鈴」從門外聽來啾啾的聲音，夾雜著拖著跛腳走路腳步聲，跟著一陣騷動聲……漸來漸近！……

那些腳步聲……却沒有一個走進我的屋子裏來。

……

我豈可再等待，決定把頭部的繃帶給拆下來（既然大夫預定今日要拆下的繃帶，如果我自己給小心翼翼的拆下來！一定沒問題的呀！）

主意拿定，下了病床，走進窗邊，把百葉窗給放下來，依自己的醫學智識來判斷，如果多日不見陽光的眼晴，忽然碰見太陽恐怕有害“這個道理，我這樣做了！

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頭部的繃帶給拆下……緩緩地打開了眼睛……

「啊！我成功了！……」

我不覺地雀躍起來，爲了自己恢復光明而慶幸，在黑暗的屋子裏，得以認出窗子的形狀，從“葉”中透入了一絲絲的光線，我爲了多日沒見陽光的眼晴給適應……大既經過半個把小時！

終能適應陽光之後，才能「百葉窗」拉上去！得救了！我的眼睛終得以重見天日，痊癒了！

我不由得走到窗邊，看到鬧街去……早晨九時，這個時刻，馬路上應該是車水馬龍的時候……但是，一看，鬧街的情形，給嚇住了，我不得不目瞪口呆，街上竟沒有一輛車子，而且街上的行人也寥寥無幾，仔細一看，那些兩三個走路的行人也拖著跛腳……決定了！既然眼睛痊癒了！我想出院去，換下睡衣，穿上西裝，……在這個時候，我的“第六感”不覺被一陣“恐怖”襲擊而來！

## 忽然失去視覺的人們

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門，走出走廊，沒有一個人影……走到拐彎角，突然“冒出一個男人來。

身著「白衣」一見即知，他是醫院裏的大夫，這位醫師却沿著壁兒，拖著沈重的腳步，一步一步地走！



「早安！大夫！」

我向他打個招呼！

他好像吃驚似地，忽然停住了脚步，問道：

「你是誰？」

「我叫美遜，是這裏的四十八室患者，大夫！到底有什麼事發生？……」

我客客氣氣地問他！

「喂！你有眼睛有看見嗎？……」

「是！現在，恢復光明了，托大夫的福，痊癒，沒有人來替我拆下繃帶，所以我就小心地，自個兒拆下它！」

「喔！你有看見嗎？對不起！能不能帶我到我的診療室去！我是，索姆士醫師，請你看室門的，名牌，……我必須打個電話呀！……」

在這個時候，我才得知，索姆士大夫的眼睛，雖然和平常人一樣，但是完全失去了視覺，沒有看見東西的，瞎子，呢！……

我手拉著，索姆士大夫，看了壁上懸掛著的醫院的「平面圖」按圖索驥，帶他到

他的診療室去。我請他坐下來之後拿起話筒，遞給他手裏去！

索姆士大夫，試了三、四下，呼叫總機的小姐，但是毫無反應，大夫的臉上露出一副可怕的臉兒，似乎「一切都休了！完了！」一般的……茫然無知地坐著，筋疲力竭，無精打采……

這樣沈默了兩分鐘光景，索姆士大夫，忽然站起來大聲喊道：

「沒有辦法！連電話也不通了！一切都完了！先生！我現在正向著那個方向！窗戶在那裏？……」

我立即回答他！

「是！在你的正後方！……」

聽了我的說明，索姆士大夫立即轉身回去，以摸索的姿勢，向窗戶那邊走去……摸上窗子的大夫，把窗子摸了一回……然後下了決心似地向後退下了數步。

他——索姆士大夫——退下，站穩了，大大的吸了一口氣，忽然向前衝去！有如跳遠選手般的……他的衝力，一衝，只聽得「碰」的一聲響，窗子毀了，大夫，一躍「衝」出窗外去！



我被這個突如其來的「閃擊戰術」給發呆了！這個大夫，竟從這個五樓，跳樓自殺！我在眼前看了這種慘狀，却不敢走近窗邊去，看這一幕的「下場」這個「結果」是不用再看的！

我不覺地直發抖起來，不知如何是好！

大約經過了一刻了吧！我鼓起勇氣，鎮定了精神，走出索姆士大夫的診療室，想摸索醫院的情形。

我的腳，不由得走到「三等病房」前面，從裏面聽來一陣騷動聲，……壯了膽把門打開探頭去看！

這個病房，還是下著窗簾，裏面沒有光線，還是相當昏暗。一個患者似乎感到有人開門，立即叫道：

「護士小姐！……」

我立即回答他：

「我不是！我不是護士呀！……」

「早晨！護士小姐都還沒來過！對不起！先生！可以替我們把窗簾拉上去嗎？……」

那個患者，哀求「似地道：

我當然義不容辭，走進病房去，把最靠近門旁的「窗簾」給打開，燦爛的光線把整個屋子普照著。

把病房一瞥，約有二十來個病患躺著，看樣子，都是外科患者……大部分的人都是「腳傷」的，其中也有兩三位病患，把寶貴腳給鋸掉的，不良於行的可憐患者！

「先生！不要開玩笑！快一點把窗子開呀！……」

剛剛的患者以敦促的口吻要我快做好！

我看了那個男人，只見他坐上床來，把站在窗邊的我，以奇異的眼光，向我投射過來！兩顆瞪得大大的眼睛，令人可怕，但是，似乎沒有看見！

我把病房裏的患者，一個個地「瀏覽」過去，全部，和剛剛跳樓自殺的「索姆士大夫」一樣的眼光，瞪大了眼睛，摸索著床鋪上。這個時候，我領略到「他們全都瞎了，眼睛雖然開開，却失去了視覺的人們！

「有的窗簾，被鉤住了！我去請個工人來修理呢！」



我說著，掉頭就走出病房外，出了那個地方，不知怎麼的，身子却戰慄不已！這種情景，真令我瘋狂了！不知手措！

我決心，走出醫院，到街上去，探“個究竟，走到電梯門口，把”按鈕“按一看，上下標示燈都不亮了！不得已！順著樓梯而下……走到二樓的樓梯口，一個男人，口吐著口沫，向下伏著！

走近一看，那個人，已經氣絕了！頭破血流，倒在血泊中，由死狀推斷，他一定是由上而墜落而死的！

我走過他身邊，也無可奈何！走下一樓的「候診室」這個慘狀才令人鼻酸熱眶，穿著睡衣的患者，到處輾轉呻吟著，有的却被上了“催眠術”一般，以緩緩的腳步，穿梭於患者之間，有如夢遊病患者之間，有如夢遊病患者……

啜泣聲……呻吟之聲，如撕布條的哀求聲……夾雜在其間，不能令人想像的光景，呈現在眼前。

我被這個悲慘情景却步了！不敢穿梭這些人們之前走出大門去！掉頭走上二樓，打算由二樓的太平樓走到外邊。走出醫院的中院！

我的直覺裏……在醫院裏的患者……不！也許全鎮上的人們都“眼睛”了的感覺，為什麼，我的眼前，忽然出現了這種可怕的光景，我就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我——幾乎被“遺餘”下來的滄海之一粟，毫無依靠，孤苦伶仃的人……但是在這個時候，不知什麼力量，由肚子裏湧上一個“力量”來。這是天上的主，天上的神，要我奮鬥，救人的時候……必須找個地方做根據地，做些有益於人類的事……

想及於此，腦海裏掀起了個“大漩渦”不知如何是好？真是不知所措！……

## 得利菲德

我的眼睛，受了傷失去了一時的光明，本來和“得利菲德”是脫不了關係的。說到“得利菲德”這個新名詞，我就得費了一點時間來跟各位說明的必要。

得利菲德，這個東西，在什麼時候出現於地球上，就沒有人能說出肯定的「說法」來，因為它本身帶著濃厚的“神秘性”

至目前的情況下，只有一點給人家所知的事實是這樣的，“得利菲德”它本身是一



種植物，似乎以“蘇俄”為原產地。據人家的推測，它一定是在研究某一種植物時，忽然來了，突然變異的結果。這個植物，對人類好像有價值，所以栽培它，一切守密，絕不輸出國外。

因為“它”本身的價值高，有個“科學家”想把這個當搖錢樹，偷偷地給運出外國“出賣”後來，大家得知“得利非德”這個植物是可以由“它”身上榨出“品質優良的食物油”這個科學家秘密地，和外國一家大食油公司取得連繫，想利用“得利非德”這個植物來發一筆大財。

那個“惡德”的科學家商人，把它偷偷地帶了幾袋“得利非德”的種子，擬用飛機偷運出國，以高價售給外國“食油公司”。

蘇俄政府的“特務”——秘密警察是世界聞名的，這個秘密給他們抓著線索，等飛機運送出國的時候，準備給打落下來！……

載於飛機中的幾袋“得利非德”食物油植物的種子，是粒粒上選的優良品種。蘇俄高射砲隊奉命在三萬呎的高空中用響導飛彈給打落那“賣國奴”的貨物……

果然不錯，飛機飛走了五分鐘之後，在空中，只聽得「咻！砰！」的一聲響，一架

造價三千萬美金的運輸機開了一朵火花，炸開了，降下來。

載在裏頭的數百萬顆“得利非德”種子，也就由空中，由高空，乘著風，向世界“傳播”了！不知費了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時間……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有了這個能採取“高級食物油”的得利非德，植物的種子。

繁殖力極強的“得利非德”這個種子，凡有沙土的地方就有了它，它們在地球上發牙，茁壯……大家起初並不介意，沒有人去關心它，任其長大，繁衍……

但是經半年……一年……它們與日俱大，發現「它們」是奇異植物之一。

如果我們藉“生物學”的話來說明它，它的習性如下：

它成長之後，約一公尺五十公分至二公尺的高度，短而粗的脚形“幹”“三枝，鼎立著深深地埋於土中，在六十公分以上的部份却成了「三隻合攏」的球狀軀幹，換句話說軀幹部份及“脚”部份是以長而密的毛掩蓋其身。

在這軀幹上的部份還長個“鰾”型的「頭」（請參見封面的彩色版）一見給人的印象是像地球上的人呢！

在植物學家的研究中，最先給知道的事是「它」是食虫植物之一。因為它的頭部成



「罈」上端平而有洞……如果蒼蠅或其他一些，不知命的昆虫，飛過它的頭上，以為有「甜」的東西可吃，在此「地」歇歇腳……立即被它捲下，給裏面的「液汁」消化殆盡。

假使，這個植物，只能以「罈頭」來消化昆虫之類的東西，人類當感激不盡的了！但是……這個「得利非德」的種子，下到地球上一年又半載，……發育快的得利非德，竟拔起自己「三隻大根」走起路來！有個早晨，一個農夫發見了這個情景，給大夥兒嚇壞了！

這個消息，很快地傳遍世界每一個角落，震撼了全世界各國的人們！

據眼見過得利非德的「走路」方法，妙極了！先把前面兩隻大「脚」以「後一脚」為支架，向前跨出之後，把後一脚給拖到前面來。這樣，後一脚為支架，向前跨出之後，身子的重量也隨著向前移，然後，後一脚又給拖過來……

是個奇異的走路法……但是就速度而言，並不輸給人類的「步速」這樣推算，一分鐘，一百公尺是不難的了

世界各地的科學家，聽到了這個消息，非研究它不可了，因為它又能「食虫」又能

「走路」而且其「外型」有如地球上的「人類」。

特別是生物科學家，非給探求得「它」的祕密不可，他們都放下了現有的研究，立即開始研究這怪異的植物。

英國的生物學家，看其「脚部」三角鼎立於地，把它取名為「得來非德」（三角架之意）……但是為了使它「學術化」即把它稍為改變一下，定名為「得利非德」了！

但是，世界生物學家的研究，未告一段落，人們已經發見恐怖的事情，發生於它們身上。

這是在「它」的「罈」頭裏，長有三公尺左右的長而捲曲的韌皮樣鞭子，可以伸縮拍打自裕，而且在其尖端長著銳利的「刺」這個刺帶著猛毒……

如果「它」一高興，伸出來拍、打人畜，給鞭子尖端的毒刺一拍中，可不得了，一刺準沒命的。

世界各地傳來了這種「新聞」與日俱增。

人類既然知道，這種植物，會危害人畜，豈可放著不管，世界各地的人們，瘋狂似地砍倒它，等乾了之後燒燬它們……為此，地球上的這種「得利非德」減少了！



但是經生物學家的研究，發見了由“得利非德”的身子裏，能採取人類的必需品，品質優良的“食物油”這個消息傳開之後，人們又開始「栽培」它！不管是田裏，山坡地，山間隙地，有了沙土就有了“它”。

不過栽培上生物學家提出一個「警告」

這個警告是這樣的。

「因為它的頭部是成平頂的，『罈頭型』在裏面有一條鞭子樣，能伸縮自裕，尖頭帶有刺“的東西，這個似乎爲了保護自己而長的“武器”

因為它要「長大成“樹”」大約要兩年的時間，所以發芽至滿一年的時候，如果把這一條“毒刺”拔去，對人畜是“無害“的，而且是孩子們的最好“玩伴”

我——本人也是服務於“得利非德“生產的農場擔任技師，作“增產研究“部門的工作。

得利非德的田園，到處可見，但是因品種，管理之差別，收成土也隨著有很大的差距。

因為它長大之後，才能由它身上採油，所以爲了防止不要襲擊人類，爲此在「三隻

腳」的部份，用粗大的鏈子給鏈起來之後，釘牢於地面上，以策安全。

生物學家的「研究」與日俱進，已往，爲了安全，把「罈頭」裏的“長鞭子“拔去，會嚴重地影響“油質“所以栽培的人們就在第二年初，不再給拔去這條「蕊」了！人們採取的對策，便是以「鐵鍊」鍊住腳。

爲了安全起見，研究者或農夫則必須戴上「堅固無比」的“防攻面具“這種面具是由堅牢的鋼絲編成的。

身上並沒有必要穿上特製的衣服，因經驗得知，它們的攻擊，似乎限於人類的「頭部」。

不過，我們研究者之間，有一個不可解的部分，那大大的「軀幹」裏，長著三枝有「接力棒」樣的東西……

這三隻“突出“於身外的東西，碰上了軀幹，它就發著“卡拉卡拉“的聲響……這個卡拉卡拉作響，並不是風吹動了它，而去碰它發出的聲音……似乎由內往外發的聲音……

宛如互相在談話一般地，卡拉卡拉叫……



我們的研究所，在有一次機會，把“得利非德”解剖來看，它的“罈頭”裏，並沒有人類或獸類的“腦”一般的東西，但是由它們的“所作所爲”來推論，好像有思考力，而且利用它的這個“智力、魔力”來監視人類似地……

我邊研究邊覺得其可怕的“習性”

所以到這個醫院來住院，坦白說近因也是導於“得利非德”的呢！

那一天，我在研究所的田園裏，正爲它們除草，施肥，測量發育的情形……在看著下面作施肥工作的我，並沒有注意其防止它的這一擊……種在我左方斜對角的一棵“得利非德”一伸了它的“有毒長鞭”狠狠地向我的臉兒拍打下來！我的防禦本能，很機警地躲過去。

好在，我戴著「防攻面具」但是「尖端」的「毒刺」小囊破了，毒汁泡沫向我的臉兒飛來……或許因泡沫作祟，我的眼睛感到一陣疼痛，從此無法打開。

因疼痛關係吧！終於倒於田裏，同事們，聽了我尖叫一聲倒地……立即把我用救護車送到本地有名的醫院去。

也許因我，自己在工作上，對這種“毒液”雖然沒有免疫力，却似乎有超人的抵抗

力……加之，大夫們的悉心治療，不但挽救我的一條命，並且沒有變了瞎人。

我後來想想，我因一時，失去光明，在流星群攻擊的當兒，沒有看見它們的攻擊，所以很幸運地“保住”我的視覺，還能看到東西！

## 用手摸索的市民

我自個兒想了這樣，情緒也幾分穩住下來。但是既然眼前看見了這樣的恐怖情況，不由得想廣泛的探查一下各地的情況……

我在心底下想，這也許是我的責任，也是義務。

「家」我已經沒有了！雙親，在年前因老邁而相繼死亡，又沒有兄弟姊妹，我自己而言，想在學問上，事業上略有成就，才娶了個「理想」中的內助……但是忽然遇上這種「恐怖的世界」……這也許天的安排吧！爲了做事方便多了！毫無牽掛……

想及於此，我不覺地加緊脚步，向前邁進，可是茫無目標地……走著……

我終於走進“倫敦”的鬧街來！這個誇稱人口一千萬的世界大都市，在一天之中變



得如死寂的都市般，鴉雀無聲，雖然已得知，在這世界裏，發生了重大的變故，四下却一片和平氣象，初夏的天空，蔚藍無雲，偶爾見了兩三隻小鳥掠空而去！不知往那裏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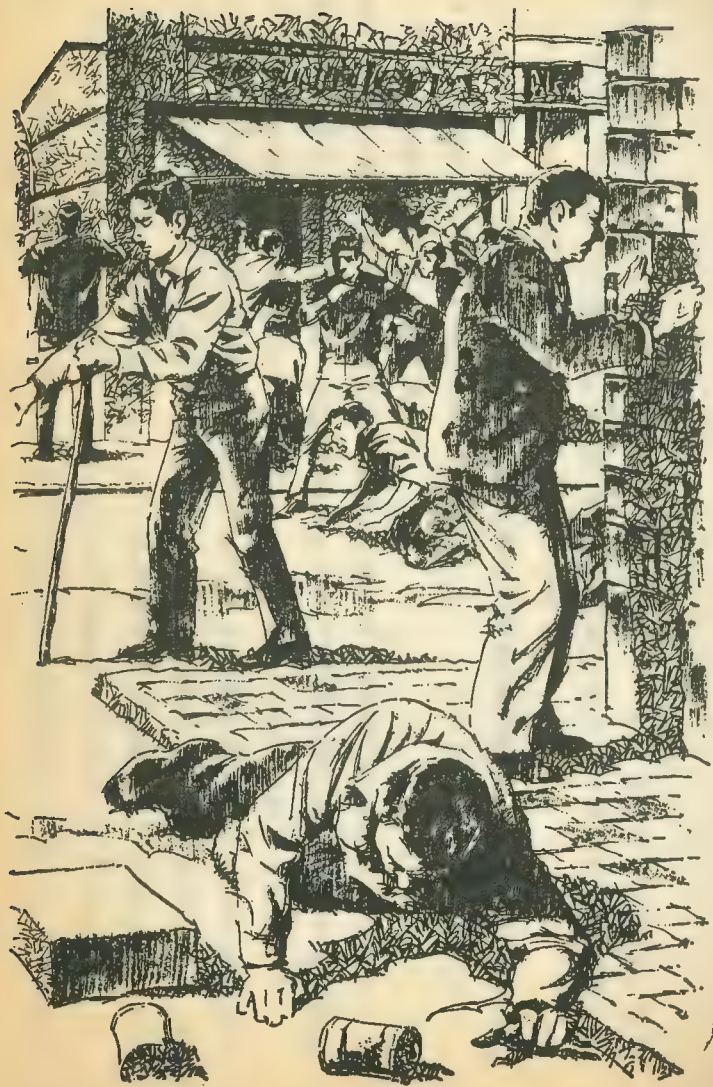
情緒漸趨穩定，肚子裏的“餓虫”感到餓了，我也在頓時感到飢餓了！想找個地方買東西吃……但是……

這個當兒，忽然眼前有一輛小包車，撞上食品店的陳列櫥，“砰！”的大聲響，櫥裏的食品給飛出櫥外，我顧不得「恥」只知如何止飢，我跨了大步走去，撿起了幾塊麪包和幾個罐頭，掉頭走了！

帶著這些“食物”找個地方坐下來吃，右手，一百公尺左右的那邊，有塊林地，我把腳向那邊走，坐在樹下的板櫬就把麪包給狼吞虎嚥了！略遲的早餐，感到無窮的滋味，……

空中有兩三隻鳥，翱翔於空中，看了它們飛翔空中，我緊張，恐怖的情緒、幾分被緩和下來！這和平的氣象多令人憧憬，懷念！

肚子裏的虫兒，似乎“靜下來”我把麪包屑丟給那些麻雀，打算再向前進！





平時，常來的”倫敦“著名的海德公園，是我的下一個目的地，約走了一刻，海德公園，已在咫尺之間……望前看去……這又是令人不敢相信的情景，呈現在眼前。

可憐，眼前的人群，竟都以摸索著走路，他們儘靠房屋的壁兒，摸索它前進。我看情形，只好向馬路中央走。以免妨礙他們的走路，沒法兒遇上「正常人」

到”比卡帝里·馬戲團“的表演場來，那邊也有一群人，東西南北，不規則地走動著……據最保守的估計絕不下一百人之譜！人人露出焦立不安，愁容滿面。

看去怪可憐的，好好的身體，却無法看見東西……偶然人群中的一個，不知因踢到什麼東西！跌倒了！後面的人也接二連三地倒在其上面，下面的罵上面的，上的也不甘示弱，要他們走得好！以免妨礙人家！

尖叫的叫罵聲，交雜著，幾乎成了人間地獄。

在這個時候，附近聽來一陣騷動聲……大概那些已覺得飢餓的人們，成群結隊地找”食品店“的樣子，有的帶著木棒，有的却赤手空拳……

大家弄成一團，向前推進，這”浪潮“不管它是什麼商店，一碰上就猛敲猛打……這個鬧區的陳列窗，幾乎被敲破了！如果有麪包，食物……大家就如多年的囚犯，被釋

放出來般地，搶著吃！

這人間地獄，看在眼前，也無可奈何的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無能！只好任其他們去做了！這樣的”作孽“到底由何而來？……

如果，在此”親切“地告訴他們，也許反而引起他們的猜疑，憤怒……在衆怒難犯的情形下，說不定被他們揍了一頓也不可料！湧在心頭的事兒，想到這裏，不覺地把採取「行動」的勇氣給斂下來。

我的心底下想（真的世界上的人類都”瞎“了嗎？是不是還有和我同命運的人？）決心向前走，去找看看我的”同伴“我想到這裏，……這廣大的倫敦市內，也許還有”光明“的人？……我鼓起了三分勇氣，再走了！

看了那些爲了找”食物“徬徨的人們，心裏十二萬分難過！前世，不知作了什麼孽？今世竟遭遇這種恐怖的下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這樣說來，我的眼睛能看見東西，好像有罪愆似地……

爲了不妨礙他們的行動，我小心地躲過他們，向前再去！去那裏？我自己也沒有把握。



正在茫無目標地向前走的時候，前面的拐彎角地方聽來女人的尖叫聲……隨著一個女人出現……那個女的把兩手臂給扭轉在背後，用粗大的繩索綁著……

後面跟著一個男人，手持繩端，有如警察押送兇犯……不知爲什麼？

我想（這個）女“的不照他的命令行事，生氣的男人，爲了給她”就範“所以”潑婦罵街（似地）……

那個啜泣不已……後頭的男人却又怒氣沖沖，從後面接二連三地給揮了幾拳。

看了這個“違悖人道”的事兒，看在眼前，憐憫之心油然而去，立即跑上前去，把那個男人正要揮下的手臂給抓住，同時把它扭到背後。

這個大男人，被我的突擊，又嚇住，又疼痛，大叫一聲“唉！”不自不覺地把拉那個“女”的繩子給放下去，我順手把那個男人給推倒到女人相反的方向去！

眼睛了，也許重心不穩，我的一推，竟使他倒退五六步，掉進了水溝去，把下半身“填”在溝裏，動彈不得！

我立即爲那個“女”的解開綁住的繩子，半身填入溝壑的大男人，大嚷大叫，罵個不休……我在這個當兒所能想到的是“儘速”把這個女人使之脫離「虎口」了！我把這

個“女”的把右手攤於她的背部快步向相反的方向跑！

跑了一百碼左右了吧！我們把腳步給緩下來，認爲他無法再追來了！這個女的一小姑娘——淚雨滿面，哭著道：

「先生！你的眼睛，還有看見！是吧？……」  
她好像不相信。

「當然呀！我的眼睛可以看東西呀！……」

「這樣呀！太好啦！我以爲這個世界上，只有我是“光明”的呢！……」

說著，興奮的她……却忽然變成了洩了氣的氣球一般，抑不住心中悲哀的心緒大哭起來……

我本來想上去安撫她，但是她悲從衷來，決心不去「理」她，給痛哭一場，洩了她內心的悲哀……

這種地球史上，前古未曾有的「慘案」發生於此，於今，大男人也幾乎給哭出來……但是「哭」這個，並無補於事……

這位姑娘，到底“悲從中來”或是“遇上同伴”而喜泣！這個當然，我是不得而知



的，不過，由此推斷，我和「她」之外，或許還可以找到其他的「幸運者」……

這個姑娘，看樣子，二十三、四歲左右，金色的頭髮，臉色似乎「劫後餘生」的髒臉，但是與人的印象是「不同凡響」的，美麗的臉蛋，毫無瑕疵，明眸皓齒，均勻的身段……一定有不少青年男子，拜倒其裙下。

一股「秀氣」漂溢於四下！

約十分鐘光景，小姑娘也哭夠似地，逐漸恢復鎮靜，露著害羞的微笑道：

「對不起！不顧在人前，痛哭了一陣子！」

我本來不是這樣落魄的……我是律己很嚴的一個女孩子……但是早晨一起床，給四周的「大變故」嚇壞了！這麼大的沖盪，不得不「休克」！

以爲這個世界上，只有我的眼睛，還有看見！全身戰慄起來就失掉一切的力量似地……包括思考力也……」

這位氣質非凡的女孩子說完，男的也急忙接著道：

「這！這！……妳的心境，我是可以體會得到的……我的處境相同，心境當然也相同了！」

我叫「比爾·美遜」……」

「我名字叫」喬謝夫·姆蕾恩「……請多關照！……」

我聽了這個名字，在腦海裏，立即反射來一件事。（這個名字，給忘了！不知在那裏聽過？……）但是，現在一時給難予回想起來。

「約夫·姆蕾恩」小姐，看我在思索什麼似地，自個兒道來，她說，她的家是在「帝恩街」我馬上給想到了，「帝恩街」那一帶是一幢，值千萬美元的高級住宅區，全英的富豪，名流都集中在此。

——  
從走出醫院到此地，據我的所見所聞來判斷，已經概略得知其答案——地球上的人們——忽然失去視覺，變成了瞎人，這一定是昨天旁晚的慧星作祟的緣故……

爲了證實我的「答案」再問姆蕾恩小姐！

她恢復鎮靜了，侃侃而談：

「我！我在前天晚上，爲了趕稿子，又思路如潮水一般地湧上水，不知不覺地徹夜寫著我的拙作……一直到昨天中午時分才放下了我的筆……」



整整十幾個小時的寫作，疲憊不堪……上床睡覺，一睡就到隔天早晨了！……所以流星“的事，我毫無所知！……”

聽了她「寫稿子」我對她自我介紹的名字，終能勾起我的記憶！我尖叫似地：

「妳！妳就是那有名的作家？是吧？……」

姆舊恩小姐，赧了臉兒，看了下面，默默不語。

我感到意外，在此時此地竟「三生有幸」能遇上這年青天才作家，在她生動的文筆下，已經寫出好幾本羅曼帝克的，富於情感的“小說”付梓問世！

而且都成了“暢銷小說”！

「這樣說來！你的大作，我拜讀過了！我的母親更是被妳的小說迷住了呢！……很不幸！去年去世了！……」

「這！這！真是……」

她的臉上浮現的表情，我是不可解的！到底是高興？或悲哀？我的確沒有辦法去了解她。

突然之間，她的臉上又露出驚異的顏色……

「啊！對！我得馬上回家去！在家裏等著我呢！我是出來找醫師……給看父親“的病“的！……」

她說完之後，自個兒加以說明，事情的經過，道：

「早晨酣睡的當兒，被父親的“喊叫聲“打破了美夢，我的爸爸，瞪大了眼睛，叫個不休，要我到街上找個眼科大夫來替他治眼疾！我很詫異！到昨天好好的眼睛，不知怎麼地，忽然沒有看見一切的東西！

眼睛却和普通人一樣，瞪得大大的！

我不由得給這突然的變故嚇呆！立即按鈴呼喚“女傭“但是沒有一個人來！

我沒辦法，自己下樓去看！奇怪！三個男僕，兩個女傭都瞎了！我立即想打個電話，電話也不通！

在山窮水盡的當兒……惟一的辦法是自己去外面找大夫來吧了！

我跳上我的車子，急速馳騁到“家庭醫師——美爾“的家裏去……出了街上，感到奇怪的頭一件事是，鬧街上，在白晝裏，竟沒有一輛車子，寥寥無幾的行人却都依牆壁的邊，摸索地走路……我這個時候，發見不僅是我的父親，街上的人們全給“瞎“了！



恐怖與不安……襲擊了我，駕車的双手戰慄起來，双脚也不覺地酸軟下來，顫抖起來……在這時候，

我車子的引擎發生了「怪聲」我得知車子壞了，再走不上一百公尺，果然——車子拋錨於街頭……原來，我出門的時候，忘了給車子添了汽油。

我幾乎要哭出來！又父命，重如泰山，不得不想出辦法……我決定下了車，走路。我下了車之後，忽然有個男人叫著！

回頭一看！有了中年男子叫喊，而且走近我的身邊來，看了他，也是瞎的！側隱之心人人皆有……。

那個中年人問道：

「我到底現在在那裏？能不能告訴我？」……我回答他：

「這裏是「李旋德街」之後，他要我帶他到」人行道「這時候，我並沒有回答他，但是他自個兒走近我身邊來，双手伸著長長地……摸索而來。

他觸上我手臂的刹那，變得好兇，他發了獸性，把我的手臂給扭轉過去，預藏的繩索，拿起來就把我綁得緊緊地……

他喊道「妳既然眼睛沒瞎，要替我做」響導「我一時給這暴力嚇壞，只好就範！

那個男人，也許因忽然瞎了眼，已經自暴自棄，瘋狂似的態度，令人恐怖……所以我被他綁著的一小時左右的時間，動輒踢我，揮拳打我……

好在遇見「光明」的美遜先生！得救了！」

姆蕾恩，說到這裏，嘆個大口氣，心猶餘悸。

「如果沒有妨礙，我可同道到妳家去嗎？……看樣子眼睛還得以看見的，恐怕寥寥無幾了！

我想！這樣一來，必須把有「眼睛」的人們集合來，對抗這個危機！不然……我們將滅亡……」

「好呀！如果先生，要一同到我家去！這最好沒有了！……我在這恐怖世界添加了「生力軍」呢！……」

## 阻擋去路的黑影



我們並沒有惡意，街上雖然沒有車輛的來往，但是馬路邊却停留了好多好多的轎車……我們爲了代步選車了，放在路邊的車子，都一流廠牌的……

但是爲了準備，將來“預見的工作，儘量選出，堅固耐牢，而且裝滿汽油的車子給找出來！……”

我把引擎試試看！不錯！立即爆發了！我把車子給駕駛著向“帝恩街”馳去！

在這個時候，街道上的“瞎眼行人”逐漸造成了人潮，緩緩地在移動，漫無目標的！我爲了不要傷害他們，不要去撞上拋錨街道上的車子”徐行“著，

費盡了苦心，終能走上李夏德公園的快車道來。我到此，才鬆了一口氣……這廣大的公園，如果是假日，人山人海，車水馬龍，寸步難移的……今天却沒有一個人在這個地方……如死的世界……

這“無人的公園”裏，我却發見了一個令人擔心的情景，……

那是“得利非德”的群體，成了一小撮地，兩個、三個，向南邊緩緩移動著……我記得……這裏的“得利非德”是被“兩層”厚厚的小格鐵網圍住，而且以“鐵鏈”鏈著，釘牢在地面上……

怎麼有這麼一回事……但是定神一看！在“腳部”還繫著鏈子，看樣子，這是自個兒斷了鏈子衝破“鐵網”而來的……我這樣推論之外，沒有辦法去想別的！

穿過了公園，車子在馬路上，再飛馳五分鐘左右，到了姆蕾恩家前面了！下了車，我爲她推開了大門！到客廳的通道，有個高而尖的，假山花園，擋住了視線，圓型的大假山，大廳的那邊是無法看見！必須繞左右道才能走到客廳前面。

我們繞過了小道，將進大廳的當兒！姆蕾恩，忽然尖叫一聲！「啊！……」就跑上前去。

只見沙石路上面，一個人俯臥在地上，側著臉兒，看了這一邊來，他的臉上浮腫的靜脈管，清晰可見。

……一定是“它”它下的毒手！……

「停！停下來！……」

我大聲喊叫姆蕾恩！她也許因我的雷霆似的聲音，停下了腳步，停止下來！

在這個剎那，我發見一“棵”“得利非德”，它把身子巧妙地給躲藏在“灌木叢中”這個灌木叢，離那個沙石路，人倒著的地方，相去不到兩公尺！「它」躲在那個距離，要



襲擊”人“是最適當沒有了！”

姆蕾恩，現在的位置，正是被攻擊的最好”位置“

「回來呀！……快一點！……」

姆蕾恩看著死屍，還躊躇著……

「可是！……」

說了，她立即掉頭過來！在這個瞬間，接不下，下一句了！把眼睛瞪著大大的，只聽得她的尖叫聲！

我被她的尖叫聲，本能的回頭一看，後面不到一公尺的地方，一”棵“得利非德給站立著，採取攻勢。

我防禦的本能，使我把”兩眼“緊緊地壓下，得利非德把它的”毒刺長鞭“向我抽過來！

「咻！拍！……」

得利非德的這一鞭，抽中了我的脖子和手臂，……說也奇怪，平常而言，我不是暈厥過去，就是被打得神經也麻痺了！但是卻沒有這個現象……這是”為什麼“我也說不

出其理由。

得利非德，看”第一下“沒有成功，採取了第二步攻勢……在它的第二步攻勢之間，這一二秒之時間……我給想起”對付“的方法。

”想到“不如說，反射出來的反射本能，我勇敢地向「它」猛撲上去，作個”肉搏戰“。

這個勁敵被我猛衝過去的力量，給衝倒在地上，我趁著這個”空擋“把它的”毒刺長鞭“中間給抓住，盡平生的力氣，把它「拉斷」。這樣，如何恐怖的得利非德也無法再攻擊了！因為失去”武器“。

美遜把這猛毒而尖銳的”毒刺長鞭“給「碎成萬段」後站起來，否則”它“是還會作祟的呢！

姆蕾恩，給這個情景嚇壞了！嘴巴開著，瞪大了眼睛，臉色都失了！

「姆蕾恩！回到這裏來！……妳的後面還有一”棵“呢！」

我還是氣喘如牛……

姆蕾恩，心猶餘悸，彎個頭就向這邊跑過來！







「那個」得利非德「向你猛抽過來……你為什麼身上毫無膚傷，安全無恙？……」她以不能相信的口吻問。

「這個！我也不知道？本來」它「的一擊，我也該暈厥過去，或者該」死「的呀！它的力量太大的呢！」

我向牠回答，邊看那倒在地上的「得利非德」我看危機，還沒過去，爲了慎重起見，從口袋裏取出「水兵用刀」把它碎死萬段，毒刺袋也「粉碎」了！

「哈！我知道爲什麼了！……」

我把刺破的「毒刺囊」展示給姆蕾恩看：

「裏面是空的……如果裏面還有些毒汁的話……」

其他的事，不待贅述了！但是被打中的脖子，手臂上却浮腫起粗大的「兩條紅條」癢起來了！

「奇怪？怎麼？……」

我不想向姆蕾恩說，不如說，向自己說話，但是我的「自問」似乎給她聽見了！……她立即反問我：

「什麼事？奇怪的？……」

「怎麼它的」毒刺鞭囊「裏的毒汁是空空的，它一定用這個來打死很多人畜了！不然……」

姆蕾恩並沒有把我的話聽得進去，如把全部的精神給集中於倒在沙石路上的男人身上，草叢裏，還有個「得利非德」站著，似乎想相機進剿……

「我到底怎麼辦？……」

「已經不可救了！既然死了，死不能復生！……這個人？妳認識他嗎？……」

「他叫比亞遜公公！是我父親的司機，也是園丁！……做起事來很負責……我小時候就在我家做事的……」

我不知從何說起，使用什麼字眼來「安慰」她，我的確沒辦法要她「節哀」……在這時候必須留意身邊是不是有「勁敵」——「得利非德」的夥伴潛伏著，相機向我們進攻而來……我依著她走路的方向走。

由房屋的左側通道走去，在通道的盡頭地方，忽然見了穿上黑色長襪，紅皮靴的女人似的腿，從草叢裏橫放於「通道」口……



我們警戒了四下，小心翼翼地向前進，一個穿上黑色衣裙的可愛女孩，躺在花園裏氣絕了！那可愛的蛋臉，被“劃”上一條紅線。

「啊！在我家幫忙家事的」安妮「小姐呀！……」

姆蕾恩的熱淚奪眶而出，心緒幾乎不能控制似的。

「真可憐！倆人都很好！連一句話都沒有說就……就這樣死於非命！真是！這個」畜生「此仇不報豈可干休！……」

姆蕾恩悲憤交集……我們從側門走進屋子裏去。姆蕾恩喊叫，似乎在喊叫他的父親……五、六下……但是沒有人回答來！大大的豪華邸宅，竟如「無人世界」

走過走廊向裏面的會客室去，到了門口，我們把它開了！裏面一片昏暗，過了兩分鐘光景，略可看見裏面的情景……定神一看！姆蕾恩又看見什麼似地……

「啊！……」

尖叫一聲，把眼睛給閉下來！用手掌去掩住它，蹲下去！我也給這個情景嚇住了！屋子的樓梯，中腰附近，一「棵」——「得利非德」兀立著，向著這一邊來！

它比普通的高大多了！二公尺五十公分綽綽有餘……

它「軀幹」邊，穿著淡綠色大睡衣的老人躺著，姆蕾恩在第六感裏，感到自己父親已被這個可惡的傢伙害死了！姆蕾恩立即向她父親躺著的地方衝去，我爲了免她再受害，出勁地抓住了她的手臂……

「他是妳父親？……」

我爲了確定其人的身份，問她。

「是！我爹！……」

她依然把兩手給掩住於臉兒……身子的戰慄越來越大，這個「大變故」對她的沖盪太大了？或是剛剛「哭夠」的？她見父親的死屍，卻沒再流淚了！

在這個當兒，我發見「窗戶」的那邊，好像有東西在移動著，我回過頭去……只見一「棵」得利非德，又草叢裏，給現身而來，向著我們這個方向邁開腳步而來！

它的走路，其方法，還是和介紹的方法相同，把兩隻前面的大腳，以後一隻來支撐之後，向前推……

雖然看去，似乎走立不穩，其實一分鐘百公尺的速度是有的。說也奇怪，一走動，身上硬硬的「圓筒型葉子」卡啦卡啦地叫著。



「啊！糟糕！背腹受敵了！……」

面臨險境，我防禦本能，使我立即把姆蕾恩的手拖著，向外面衝出去……趕緊跳進車裏去！把車門闔得緊緊地，坐下來！但是忐忑不安的心緒，還是無法鎮靜下來！

我手抓住駕駛盤，注意「它們」的行動……這個利那，姆蕾恩不知想到什麼？忽然大哭起來！我在心底下，却想了「此後該如何做法」！任姆蕾恩去放聲大哭……也許這樣，可以消除她的「哀傷」。

——到底，這個大倫敦裏，有多少「得利非德」？在公園裏所見的，為數尚少，但是「它的」鐔頭上都具有「毒刺長鞭」在家庭裏的花園種植的「得利非德」它們都還留著「武器」……

想及於此，不覺地毛骨悚然了！一種恐怖感，向我襲擊而來。

那個沙石路上，一棵「得利非德」邁開了脚步，步步進逼而來！我的思路被打斷了！

「快！快開車呀！」

姆蕾恩喊到，這個聲音已抖著……

「不會！你安心好啦！我們在此地，絕對沒有問題，看看！——它們到底要搞出什麼鬼來！」

得利非德，向門這邊邁開大步……我提高警覺，隨時準備開車，……它走到門口，忽然站立了！聳著耳朵，好像要聽什麼似的，我壯了膽坐在車子裏，看它的動靜……

我看！那個「得利非德」好像要向我這邊撲來……但是，不知想到什麼，忽然掉頭……似乎看破什麼似的……向屋子那邊折回去……

它身上，那三隻「接力棒」似的棍子，一搖一擺的時候，又出了「卡拉卡拉」的聲響走了！看去，雖然不穩定的脚步……但是很快的步伐，這是人類所不及的。

姆蕾恩，放下了心似地……

「那個」東西「要掉頭走來以前，我們該快離開呀！」

我立即把車的鎖匙一開，踩滿了油門，向倫敦去！

再見吧！！文明世界！！



「我們要到那裏去？……」

姆蕾恩恢復了鎮靜，向我問話過來。

「我想先到」克拉溫市「去，然後再去搜索些衣服啦！和生活必需品……」

「爲什麼要到克拉溫去？……啊！比爾！你看！」

姆蕾恩吞下了一口不小的唾沫，喊到。

前面，又五十公尺的拐彎角地方，一群瘋狂似地群眾，衝著我們這一邊來……因眼瞎跌倒的，一個人倒，後面的也跟著倒下……哀叫聲，號啕聲，交叉在一起……幾乎成了人間地獄……

我仔細觀察前面的情況，即時領悟到前面發生的事，……原來，人群の後頭，有一群「得利非德」把鞭子揮得高高……向他們撲了過來！尋仇一般地……難怪，一群人之中有一人喊，萬人就從了！在廣大的馬路上橫衝直撞！

我們想盡辦法，把車子駕到另一條馬路去，躲過這個「危機」！……

「你有沒有看過現在的恐怖情形！好像」得利非德「正把地球」大清掃「一般地……」

姆蕾恩已經陷入極端的恐怖深淵中。

「妳說對了！所以我們得馬上到」克拉溫市「去，那邊有世界聞名的」得利非德鎗製造廠「……」

前面的任何一條馬路，都是人潮洶湧……一個人要穿過去就難，何況是一輛車子……總是得想盡辦法，穿了過來，到了「克羅斯王火車站」的廣場……這個地方也人山人海，把左手壓在警笛——喇叭——的紐扣上面，一直鳴叫，沒有一個人要躲開……

要躲過這一關就難了，但是接著發生恐怖的事情來，我們給追過去的人們，起了一陣騷動，竟想辦法擋住我們的去路，有的坐在馬路上，有的拍打我的車子……鬧個不休！……我感到非爲他們解決不可的時刻……

「我們下車爲妙！他們想把我們抓下車子呀！……」

我把姆蕾恩坐著的一邊的車門給推開！……

「但是……」

她的口吻，有如一不願下了車似地，

「快一點！已經面臨危險的這一刻！……快！」



我把她輕輕地推，接著我也下了！我們跳出車子的同時，一個大男人，竟把車子後頭的門給打開，似乎在摸索「抓人」的樣子！……

我們雖然走出了車子，但是，却站立於人潮的漩渦中，寸步難行。我鼓起勇氣，把姆蕾恩的右手握緊了，打算一股作氣，衝出重圍去！

又一個大男人，把駕駛座的門打開之後，”暗“中摸索，已知摸索不到之後，他就狂叫起來！

先進去車子的男人，給摸索到”手臂“他以為這個就是”車主“給揪住了衣服。

兩個”瞎子“吵起來了！大夥兒愈集愈多，大家集結在車邊，騷動不已。在這混亂的時刻……我們只好想辦法逃避這個混亂的漩渦了！

事情到頭來，只好再想辦法找出一輛車子！我們倆，邁開了腳步，向前走……約一刻鐘，一輛車站的”運輸用中型卡車“停在馬路邊……看樣子，比普通的小包車的空間大得多，我心底下想，這樣，也許可以擔當”重任“？主意拿定，倆人就決定”借“用它！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到達克拉溫市的工場，工廠裏也人去樓空。我和姆蕾恩，到裏

面選擇去……從倉庫裏選擇出十支”得利非德用鎗“及”特殊子彈“六大箱……還給取出”鐵網製“”防得利非德用面具十餘支……全給載上車子的後頭。

把這些武器載上之後，感到”天下無敵“了，如果不掉以輕心，一定可以把”它們“擊潰，我得了這些武器之後，膽子壯了！感到添了無限的力量。

這一股”力量“如給我添翼在身上，往後如何做？現在該做什麼？……這些計畫，……都一一湧上我腦海裏來。

我認為目前必須辦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我認為首先找個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養精蓄銳，同時計畫我們的行動方針。

其次，就得去搜索一些”衣著“包括內衣、內褲之類，準備”長期作戰“最後就是要搜集”吃“的東西了！

我駕著車，尋找能住得舒服的地方，想來想去，決定要去倫敦市中心區的”高級公寓“三樓為”休息場所“這邊的建築物林立，沒法兒”飼養“”得利非德“。

我們發見的屋子，裏邊的佈置，非常豪毫堂皇，一定是大富豪的房屋。裏面的設備



不但齊全，而且盡豪華爲能事……可惜！這些設備，如一盞幾萬美金的大廳的美術燈，沒有電力，這就完全失去效用！瓦斯，自來水皆同，如果廠方不供給，又奈何？

我們爲了節省時間，各別採取行動，我要姆蕾恩去尋找些，她生活上必需的物品，衣物……我就身邊需要的必需品，衣著之外，爲了準備於一旦，找來了一個“石油爐”和固體燃料，蠟燭等……

我們分頭出發去，費了兩個把小時餘，我把“想要”的東西都給搜集回來，我拖著輕鬆的脚步回到「公寓」的時候，姆蕾恩已經先著一步，回來做「晚餐」了。

說「晚餐」也只不過是把沒有通電的「冰箱」裏的東西，給取出來之後排排餐桌上面吧了！

我看她忙著，有些過意不去，決定把“油爐”點上了火，燒個開水，泡咖啡……好在“自來水”是還有“生命”但是“它”何時要斷水就沒有人可料到的。

我在泡咖啡的時候，姆蕾恩給走到鄰房去，我坐下來等著她出來……約五分鐘光景，她從那邊走了出來，……

我看了“她”這判若兩人的姆蕾恩，給發呆半晌，她身著有青色絲綢裁成的長袍似

的薄衣，項鍊是鑲著好多鑽石首飾來配襯著，如從婦女雜誌的封面，跳出來“一般，妮娜多姿的仙女……

我看了她超俗的氣質，不知怎麼說話了！

「我不太合適嗎？……」

她看我一言不發，姆蕾恩失望地問我過來！

「妳這樣說，我不知怎麼說了！美如仙女呀！要我怎麼形容就不知道了！……君的漂亮，真是和嫦娥、西施相媲美的呀！……」

我這個時候，我頓時領略，所以姆蕾恩要如此的“裝扮”的理由了！她所以如此“裝扮”入時“爲的不是要我看，並不是爲我「招枝花展」的，是想“告別文明”而作最後的裝扮，因爲“得利非德”的橫衝直撞，“鞭下毫不留情”的情形而論，往後的世界裏，金錢，珠寶，首飾，及一切的有形，無形財物都對人類毫無是處了！

我們想及於此，覺得這個世界的末日將面臨目前，不覺地走到窗戶邊，眺望倫敦的“暮景”

外面一片紅霞，白色的建築物都輝映成紫紅色，原是漆黑的建築物則成了“濃紫色



“而浮於空間。

白天裏，我並沒有感覺到，到是在這個時候，發見到處著火而燒燬了！火焰把建築物燒得整個天空都焦紅，清晰地可以看到十數處，冒著黑煙往上沖。

並沒辦法聽到消防車飛馳的警笛聲。

眺望過去，四下的建築物都沒有燈火……但是燃燒中的火焰却益加發揮它的威力，把天空焦紅了！天愈黑，亮度愈增，和空中的星光相互輝映。

我想：如果讓這些火焰任其蔓延，不加以控制，這個倫敦，在不幾天之間，一定成為廢墟，有如埃及的大沙漠或東南亞的高山叢林一般中，古代城市”。

這樣，我們人類，剩下的人們，如果沒有趕緊想個辦法，那些誇稱世界大都市的，諸如美國·紐約，有花都之稱的法國·巴黎，太平洋東岸的美國·舊金山，日本首都·東京，印度半島上的孟買……等等……不僅是這些大都市，地球上的一切都市都被”得利非德“攻得「體無完膚」在瞬間，隨時可成了廢墟是無可置疑的。

而且各都市裏徘徊著，無辜而成瞎的人們……沒有一個人，拿它們“有辦法，如果地球上僅存了幾百人，幾千人……這也是無濟於事的。不僅不能維持，而且終於支持不

住而自個兒滅亡，這是無待證實的。

我在此以前，曾看過幾本描述「世界末日」的漫畫或小說，電影……雖然有幾次過了，總以為「它」是人類的“幻想”到底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但是，今天却自己要體驗那些小說裏，電影裏所描述的事情呢！

我自己也不能相信的事情，却變成恐怖的事實，呈現眼前，正要考驗我呢！我臻今，始終不能認為這個將成事實，有如在夢裏的……站在我身邊的姆蕾恩，不覺地嘆了個大大的口氣……我也被誘導一般，隨著嘆了大氣！

「我們吃飯去！……」

我爲了給姆蕾恩“打氣”催她到膳桌去！

「好哇！……」

她非凡的氣質，在任何危機，還是不會有紊亂跡象。

她向我點個頭之後，看我這邊來，而且變得一本正經地，把我的手拉住，說道：

「謝謝你呀！比爾！我還沒向你道謝過呀！如果，今天沒有你，我不知變得如何了



呢？……」

「我也一樣呀！該謝的是我呀！如果說，今天我沒有遇上妳，得力於妳的鼓勵，幫助……我也許在酒巴裏酩酊大醉之後，放聲大哭，坐以待斃也說不定……」

所以要道謝的該是我了！是吧！

肚子裏，已經嘖哩咕嚕叫著，我們吃飯去吧！」

我們倆，爲了，表示合作「來個」握手「就位於膳桌邊，吃了一餐，從未有的」滋養晚餐」。

## 一線希望的光

吃過了晚餐，我們倆把碟子，碗具收拾之後，在沙發裏，喝了咖啡……中東，摩加咖啡的香氣漂然於整個屋子裏……眼前坐了個「絕世美人」喝杯咖啡，我幾乎飄飄欲仙，幾乎給忘了今天世界將面臨滅亡的事。

過了片刻，忘了我，決心向她提出今後的計畫。我明知不該把這「黃金時刻」給投

下暗影，引起她黑暗的一刻……但是爲了我們自己的「前途」決定向她提出明天起的「工作方針與計畫」。

「姆蕾恩！怎麼辦？明天起！……我們該……」

很遺憾！這一生曾未過的「美好時刻」雖然不願給這句話打斷……想到安全，救人類，救世界……只好這樣做了！已經不許我們多耽擱。

姆蕾恩開口了，道：

「我們不能在此地再多耽擱一段時光嗎？食物還多的是，而且很安全！……」

由姆蕾恩的說話裏，十分可以體會出她的心境，我只好破膽直陳於她！

「這沒有辦法的呀！我們最好早一刻，逃出倫敦去，妳自己也已经體會得到的……」這個誇稱世界的大都市，將會變成什麼樣的情形！

今個兒晚上，雖然還有「自來水」可用，但是這在什麼時候要「斷水」就妳也不能遽斷的呀！整個倫敦市的排水系統將開始腐臭，加上……街道上，或屋子裏……無數的，沒人收埋的死屍……一旦發臭……妳想……」

我的話題，對姆蕾恩的刺激，似乎反應了！很明顯地看她的身子，正戰慄不已！我



懊悔我尖銳的話題，面對著今朝死了父親的一個女孩兒家來說，沖盪得太大了！

爲了沖淡這恐怖，悲哀的一刻……我立即把話題給轉了，道：

「我們必須逃出這個險境……在這種環境下，最容易發生的是窒扶斯（傷寒），霍亂……這些恐怖的傳染病，當然，會不會發生是不可料的，我們爲了預防起見，必須逃出這個地方……」

「好哇！你說要逃出這個恐怖的地方，那到底要逃到那裏去？比爾！你有什麼好計畫？……」

姆蕾恩的問話帶著十分不安的心緒。

「是呀！妳這樣提醒我，我也不得不注意在這種未曾經驗的環境下，該到什麼樣子的地方逃難去……」

不過，我的看法而言，似乎該逃到高燥，空氣清新，沒有可能被侵襲的地方……我在口裏說著，心裏却想著該「逃避」何處？頭一個浮現我腦子裏的是「威爾斯」和「孔渥爾」兩地，但是衡量之下，這距離，太遠了！

姆蕾恩，開口提議了！她說：

「薩克斯，那個地方怎麼樣？」

那個地方的北邊一帶是綿延著丘陵，起伏緩和的山巒上有個叫「巴爾波露」的小鎮！那個鎮上，我有個青梅竹馬，現在在那裏過著耕稼生活呢！

我記得那邊有「發電用風車」而且可以自動汲水……這樣的地方正是我們目前渴求的地方？」

「妳的建議，我完全接受，不過妳是不是知道那個地方附近有很多人家住著……如果是人口密集，這就不方便多呢！妳說是不是？」

「比爾！你能不能估計，到底費了多少時間，我們就可以回到街上來？」

「這！這種」估計「我也沒有辦法呀！不過依據環境來推算，也許最少也得費了一年……這當然是我的臆測，兩年……三年……或者是……？……」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最好不要接近「街上」但是這個到有個困難……因爲維持生命的「食物」告罄了，不得不到鎮上去尋找食物來餬口呢！

我爲了達此目的，決心想辦法「搜索」一年間，兩人「足用的」糧食。這才是我們的首要工作。



我和姆蕾恩的“意見”一致了！決定先寫個「一年間生活必需品一覽表」最先是些零碎地用品……但是愈寫愈多，幾乎成個“百個公司”的「貨品訂購清單」！

兩人竭精殫慮，把“搜索一覽表”寫完的時候，外頭已經三更時分了！依照計畫，我們是先“尋找”先人遺留下來的卡車，然後靠它來“搜括”生活必需品。如果要把它“一覽表”的東西，給搜邏無遺，恐怕一天的時間是不夠的，我決定看看情形，如果不能完成，則順延一天，再多耽擱一天，做搜括工作，不然不能活的呢！

我把一覽表再給瀏覽一番……這當兒，忽見姆蕾恩打個“漂亮”的哈欠。到底氣質非凡的她，不輕意地把自己的倦容露於外……我也不覺地，被她“漂亮的呵欠”引誘

“上，不覺地打個呵欠，……被見自己也因一天「忙碌」的工作而疲憊不堪了！我向她道個“晚安”各自走進自己所喜愛的臥房去，整天的疲憊，躺上軟綿綿的彈簧床上，幾乎立即消失了一天的疲勞……

正想閉上眼睛的當兒傳來了敲門聲……  
「比爾！快點來！快點！我看見外頭有一束光線，向上空放出光芒！不知誰放的！

我聽她的報告，不由得，一股勇氣湧上心頭來，她拉著我的手，走進她的臥房，把我帶到窗戶邊去！……睡意因此一蹴而飛！

我向窗外一看，果然不錯，有如探照燈的明亮燈光，向上空放出「異彩」但是這光芒却只有「一束」

姆蕾恩興奮地道：

「那個地方，也許有和我們一樣，眼睛好好的人們在活動著？你說對不對？……」我把那「束」光線看在眼裏，想“目測”出它的位置所在，依據“目測”那個地方，似乎離此不太遠，不過，唯一可以遽斷的是，那個建築物是一所“摩天大樓”這一點是可推斷的了！

我們，目前的心境而言，能夠的話，想即時給馳騁而去，那“發光”的塔邊！但是，以冷靜的頭腦夾思考之下，這種想法，做法，幾乎是胡鬧……以生命拿來開玩笑的……

在中途有什麼東西，埋伏著的，這絕不可逆料，為了安全，為了慎重，決心以「三角」的定理來，把「發光處」給做個記號於窗子上，作明個兒早上「探訪」之用。



我採取的方法是這樣的。

先把臥室內的桌子給搬到窗子邊，在其上面展開一張“白報紙”，然後在紙上，和窗邊平行的部分，畫成一條平行線……（不過這條“平行線”是在最近於窗邊之處）

一條平行線畫好之後，把光線的“發光點”及平行線端頭，再畫成各畫一條線，這樣，以“發光點”為頂點的“等腰三角形”就成了。

我就蹲下去，把眼睛持於桌面之高，透視光線方向去，在其交叉點地方，把窗子給畫個記號。

這個用意，當然不待贅述，在明天要尋找「它」的時候，不致於迷失方向的呢！

我在心底下想，看樣子，這發光的屋子是一所“摩天大樓”大概不致於失去了方向

！

！

我不覺地，以「老大」的口吻向姆蕾恩說道：

「明天起，我們的工作是會加倍忙的呢！該早點睡，養精蓄銳，才能應付不可逆料的各種事件！……」





雖然向她說道，其實也是正在“勉勵”我自己，我再向她道個“晚安”就旋踵，向我的臥室去。

但是，一進臥房，躺在軟綿綿的彈簧床上，眼睛却“很爭氣”勉強把眼睛合攏來，却沒辦法入睡。

偶爾從遙遠的那邊傳來令人恐怖的“哀叫聲”一聽之下，心臟幾乎給裂開。這樣在恐怖中，翻來覆去，大概過了兩個小時，才睡着呢！

睡著之後……今天所發生的事，如走馬燈一般，出現於夢裡，無法安睡……天氣雖然不太熱，我的內衣却濕了！冒著令人厭惡的“冷汗”。

## 集結地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算是一覺醒來……從廚房那邊聽來“咯！咯！”的聲響，起來

開門一看，那氣質非凡的姆蕾恩小姐，穿著“炊事衣”在做早餐。把手錶一看，七時五分鐘前，我本想到廚房去道個“早安”給分勞一下，忽然在腦

海裏想了。

在這訣別父親，又失去依靠的她，不如給“活動”一下，也許可以“忘憂”決定把心“一橫”留在臥室裏，剃長長的鬚鬚，換件衣服……從廚房那邊飄來的陣陣芳香，似乎是咖啡，牛排的氣味……

我一番“打扮”之後，走進廚房去……我由衷地感謝她，從後面，向她道個“早安”！

她也露著微笑，向我打個招呼……就“孜孜不倦”地煎個“荷包蛋”她的臉上，已經沒有昨個兒晚上，那“恐懼”的心緒，溢於言表“精神鎮靜多了！”

昨天的事兒，如年久的往事似的！

我不知不覺地又“欣賞”這位氣質非凡的姆蕾恩小姐炊事姿態，身段漂亮的她，雖然穿著“炊事衣”但是那露出的小腿，白如雪的手臂，手指……純熟的炊事技術……不由得欽佩她是個“文武兼備，允文允武”的文學家，小說家，……老實說，幾乎被她“迷”了！

「我這樣行嗎？」



她似乎爲了打破寂靜的「空間」向我問話來，我正爲她的妮娜多姿而發楞……我立即恢復意識「似地」：

「這樣太好了！……」

我把自己給看了一下，心裏覺得慚愧……在這緊急的情況下，打扮入時「也不知如何去幫忙她……我深深地省察自己，小時候，師長熏陶時，必須把自己鍛鍊成個「雙手萬能」的允文允武的人才。

我雖然在治學上沒有辜負父母，辱沒師長，得了生物學的「博士頭銜」混著飯吃，……眼見文學家的「姆堇恩」我就遜色多了！

「啊！對！昨個兒晚上的光芒是？……」

姆堇恩充沛的聲音……

「喔！對！……那把向上的光束，我」猜想「那個是倫敦大學的大學塔放射出來的

！

我早上起來之後，把昨晚的「記號」測量過了！它的周圍並沒有高出它的建築物……

……我想，那個地方一定是大學塔！……還有一個理由是！……」

她邊說，邊把我的手拉上去，帶我到昨個兒晚上，窗邊，說明道：

「你看！塔上飄揚著旗子！……」

我眺望過去，一隻旗桿上，懸掛了「兩面」信號旗，這顯然是表示一種「信號」的旗子，無可置疑了！

住在那「旗幟」下的人們，一定是還「健康」的人們，我能確信了，不覺地心驚肉跳。

——

在興奮不已的當兒，姆堇恩要我吃早餐，我立即進入廚房裏「就座」以最愉快的心情用了早餐……邊吃邊想，這樣一來，要「遠離人煙」孤獨地到空氣新鮮的山丘上享受……這種做法我感到有「逃避現實，逃避責任」的！

我決定到「大學塔」那裏去看看究竟，再作決定，……我不會舉旗不定的了！

吃飽了早餐，我倆，就把那些搜集來的「傢伙」給載上昨天換來的車站用運輸卡車，向著「大學塔」去！

也許時間還早，馬路上的「行人」還很少，眼睛的不幸的一群，因早晨的寒冷天氣



……都還躲著屋檐下或屋角，還沒有人走出來”活動“

我們走過”寧靜“的一段路，很快就到達”大學“的正門來，一看，校門附近聚集了一大群群眾，我隨時隨地提高警覺，小心翼翼地停下了車。

「好像在騷動！怎麼辦？……要調查看看？或是掉頭回去！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我向蘇蕾恩爭求意見，有頭腦的她，立即決斷道：

「我想，我們來調查一看！……」

我立即回答她：

「好！我也讀成妳的做法呢！」

我們倆，立即下了車，尋找個能掩護自己而得以安全觀察的地方。大門前的廣場東南隅，有一所房屋……我想那個地方，正符合了這個條件，我們認爲可行之後，立即從屋子的側門——鐵製的小門——到裏門去。

這個地方，有很多樹木，枝葉茂密，以樹陰來掩護身子，可以清晰地看正門方面的動靜。

當然，我們先探測得知，那個地方並沒有”得利非德“這個東西躲藏著……

大學的大門那邊，還隔著一道”大鐵柵“有一群群眾徬徨著，最保守的估計，男女大概不下五、六百人。大門的裏面，有四個大男人，除了最靠近”門旁“的人之外，三個人都持著鎗，嚴格戒備著。

沒有執鎗的那個男人，好像隔著”大鐵柵“跟群眾的領導者談判著，很明顯的，在鐵柵內側的四個人，和”談判“的領袖，眼睛是”好好的“。

我們從這個遠地方看去，可以由他們的手勢，臉上的表情得知，”談判“是沒有順利進行的……門外的”群眾領袖“他的聲音越來越大，幾乎變爲吼叫聲了！

「在這裏的人們，和你們一樣，有”活下去“的權利，眼睛瞎了，這並不是”願意“的呀！不能怪任何人呀！

但是，如果他們餓死了！這樣，你們就無法推却責任的，推辭其咎的！……」

但是在裏頭的人們却噤若寒蟬，不予作答，任其”領袖“咆哮！

「我是爲了這群無辜的人群，不幸的一群，尋找食物的呀！如果說，我一個人，問題倒很容易解決，但是這一群人的食物，我就沒辦法的呀！



我在這不得已的情況下，要求你們伸出援救之手！

你們，看了這些不幸的瞎人，還是無動於衷，這也算人嗎？你們是不是已經失去人性了呀！

我再一次求你們！只要告訴我們可以拿到食物的地方就夠了！……」

這個年青的「領導者」喊出來的口號，的確是「言情並茂」有抱負，有理想……他的口吻，已經咆哮的程度。

在裏面的人們，似乎為此，態度也有所轉變，在口裏講了些什麼似的，但是却不能知道，他們竟說些什麼東西？

「什麼？你們自己的糧食，不知能持續幾天也不可料！你們說，給這些正在飢餓的人們分享，你們就會減少了糧食，那絕對不理睬我們的苦境就是吧！……」

鐵柵裏面的男人們，不知向「群眾的領袖」說些什麼？但是外頭的群眾都譁然了！「好！我們明白了！你們既然膽敢「見死不救」我們也有我們的法子呀！……」

聽了，領袖「的喊叫聲，眼睛的群眾，立即附和上去，立即變成了一陣「暴動」了

這位領袖，把那個手無寸鐵的柵內男人，趁其不意，緊緊地揪住他的手臂，向背後扭轉過來，他爲了工作方便，大聲喊叫，請站在他左右鄰的「眼睛」群眾，抓住他的手臂，使之動彈不得，這：

「把他牢牢抓住，千萬不要放開他！……」

眼睛的有力男人，把他緊緊抓住的當兒，領袖「則想把」鎖頭「用石子給砸壞……被抓得把身子緊貼於鐵柵門的他，雖然渾身解數地掙扎著，但是」兩隻手臂「都給露出門外，毫無辦法呢！

在這兩方相持不下的情況下，忽然來個鎗聲……原來在後頭，持著鎗的一個，開了「來福鎗」他的鎗口，向著上空，顯然是「警告鎗」

在柵外的不幸的，無辜的眼睛群眾，聽到的鎗聲，他們的防禦本能，立即反應了！一陣騷動……

正想把鎖頭給砸壞的群眾領袖，給發楞了，不覺地把鎖頭給放下……那些抓住那個男人手臂的人也給放了！

大夥兒被這個鎗聲嚇住了！毫無防禦能力的他們，似乎看破了局勢，在譁然中……



這一陣騷動的情景推斷之，眼睛的群眾，似乎決定“打退堂鼓”又可看到有些人正在合力推大門！

正在陷入混亂的當兒，忽然又聽來；

「噠！噠！噠！……」的機關鎗聲，響徹了寂靜的空間……定神一看，鎗口還是對準上空……但是眼睛的人們聽來，既不能了解其意，又手無寸鐵，這樣沒有攻防能力……

在這瞬間，鎗聲，在他們的耳朵裏，竟成了風聲鶴唳的田地！一個喊了“哇！”的一聲，可憐的瞎人群，向四下逃散，如蜘蛛之子兒逃散似的！

那位群眾的領袖，勇敢地站立在柵門口，繼續地，不知咆哮什麼？但是已知「無能為力」了，他帶領的一群散了！逃了！孤掌難鳴了！

他知難而退！掉頭向這邊跑來！

我們倆，只好躲在這個屋角，不敢發出“咳”的一聲，靜靜地看“事情”的演變！那些值得伸出同情之手的人們，逃亡的情景，盡收眼底……

姆蕾恩把事情看在眼裏，不由得道：

「那個人的主張是對的呀！……」

我對她的自言自語似的，問話“不得不回答”：

「那當然！凡是有血性的人……但是，同時他的咆哮，他的主張也有錯處……」

他們所儲存的糧食，只能供給這些人們，一些日子，可以維持之用……兩天或三天……如果說儲存的，最多可維持之兩、三星期……但是糧食告罄了以後怎麼辦？要大夥兒坐以待斃嗎？……」

「真是！想及於此！令人恐怖的呀！

「沒有比這個恐怖的事吧了！不過我們冷靜地，把事情想想看！我們目前只能採取兩個方法。其一，是專心一意來救濟他們，另一道辦法是好像剛剛的青年一般，爲了延續他們的生命，把自己給奉獻群眾！……在此兩種方法中擇其一實行吧了！……妳說對不對！……」

姆蕾恩，只有點頭，却沒有回答我。

鑒諸事實的情況，兩種方法都不是最優良的辦法，這事情的演變是不難推想得到的



……到糧食告罄的時候，我們豈有能力養活他們！

我的腦海裏，幾乎混亂了！舉棋不定，進退維谷，到底該把僅有的糧食給大家分享之後，全部坐以待斃？或者是留下我們眼睛還健全的人來重建世界？

該選擇那一方法？我給站在十字路口了！

「比爾！你是不是已經胸有成竹了！」

姆蕾爾問我。

「在這生死的邊緣掙扎，彷徨……我們當然要選擇，求生。這一邊的，這是人類的本能！」

現在不能就，正與邪，善與惡之間做個抉擇的時候，只要能求生，然後再做打算！是不是這樣才對！」

「我也同感！不過眼巴巴的看了那些眼睛的，無辜地，不幸的人群，任其命運去擺佈，有些不忍心！……」

「但是，把話說回來，我們如果和他們一樣，給他們合流，很明顯地，一定會和他們一樣，同遭『坐以待斃』的厄運！能得救的地球，也許真的！……」

「好啦！我立定決心！同你一道走，共生死呀！」

姆蕾恩的回答聲，簡潔而有勁。

那些可憐的眼睛的群眾，從廣場中很快地消失而去！剛剛的四個人，只剩下三個人吧了！我拉著姆蕾恩的手向大門那邊走去！

那三個人，似乎是受命看守的，守兵。他們看我們的眼睛是健全的，就很快地爲我們把大鐵柵門開了！引導我們到叫做「上校」官階稱呼的人辦公室去。

這位「上校」可能是他們一群的「領導者」。

「上校」先生，一見面之後，在我的印象裏是個五十開外，具有強健體魄的軍人型初老的人，從他的言行，可以窺伺其爲人的全豹，講話，不會拖泥帶水，從問話中可得知他是能幹的「軍人」。

他問我們的年齡，名字，職業之後，要我們去見了個名叫「必得利」的男人。上校先生告訴我們，一切事宜，他可以詳細地告訴我們。

那個看門的「守兵」又把我們帶到「必得利先生」那邊去！我們倆在一個屋子裏，拜見了他，這個好像部隊裏的指揮官，把一切該辦的事情告訴我們！



這位，高個子，略感到瘦一點的必得利先生，貌溫順，語誠懇，毫無架子，平易近人，使我們倆放下了不少心……使我們有“得救之感”。

「我簡略地介紹我們這裏的情況：」

到目前爲止，我們這個地方——收容所——上校以下共有三十五個人，其中二十八個人的眼睛是健全的，餘下的七個人是不幸的“被害者”“不過都是他們的家眷”。

我們很希望，今天裏再來了幾個“健康”的人們，這就給我們添加了“生力軍”了！

不過我們知道，衡諸目前的情況，這裏並不是我們可以久居的地方。可能的話，立即完成了準備，要轉移“陣地”“移轉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們對他的說明感到滿意，點頭贊成。

「我們也同樣想法！這是不謀而合的！本來嗎！想在今個兒晚上想離開倫敦而去！……」

「你們有代步的車子嗎？……」

我看他們是有組織的，有主義的一個正義的團體，我坦誠告訴他們，我暫時“借用

“來一輛車站用——運輸車”而且告訴他們放車的地方。

我認爲他們可以信得過，就把我們身邊的攻“得利非德用鎗”及子彈，防禦面具，……等裝備……都一一向他透露。必得利聽了我的報告，以奇異的眼光問我道：

「你那來的這些武器？……」

我把我的“簡歷”介紹之後，再給說明了得利非德鎗之威力。但是這位“門外漢指揮官”却好像無法了解我的說明，反而露出“這倒無所謂”的表情，把話題轉了過去道：

「我希望你們立即到各地地方去“尋找“生活必需品及糧食來……至於車站用運輸車，最好能找到，大型而性能優良的”大卡車“來！……」

在我身旁的姆雷恩插上口問道：

「這樣說：我們最好去搜集什麼最好！……」

「對！對！關於這個問題……我想，我們目前還缺乏了“罐頭”這一類的食物，又因這個東西，在運輸上，儲藏上都有莫大的方便……」

我這裏有那些東西的“一覽表”所以你們給做好做一件事，最好沒有了！……」



必得利，從口袋中掏出一疊用迴紋針夾住的小型備忘紙寫的「一覽表」他翻了一下，把其中的一張，抽下來遞給我……我看裏面載著「罐頭類」的名稱，茶壺，鍋，煎板等……詳載著很多日常必需品。

比得利先生，看我在詳看內容自個兒補上了一句：

「最好能依照這個單子上的東西給蒐集回來，不過我希望不要和這個單子的東西太離譜了！因為我們這裏的人，已經分頭去找些其他的」必需品「去。」

對！還有一個！希望要蒐集的時候，儘量能得到「高級品」可以用得久呀！……」

必得利先生，邊說又邊翻「單子」集，他又從那個裏面，抽出一張，遞上我手中說：

「這個單子，載明了倫敦市的糧食大倉庫，大批發商的住址，到那裏去，十之八九可以隨心所欲地，可以取到我們必須的東西……」

我希望你們立即採取行動，在天黑以前回來！不然行動是不方便的，而且我們打算在今晚九時半左右，凝於在大禮拜堂集合一下，討論各種事宜！……」

## 禮堂上的集會

我們「受命」於危機四伏的時候，立即和姆蕾恩把自己運輸車上的「貨物」給卸下來，開了它，向四方「尋找」新車去！茫無目標的……

我小心駕駛車子，一面請姆蕾恩留心「找」車子，已經八時過了一刻，就平時而言，倫敦的街道，現在這個時刻是車水馬龍，水洩不通的時候。

馬路上的行人是寥寥無幾的，顯得很寂靜，在馬路上的行人，其行狀，已經和昨天不同了！手拄拐杖……

但是這個「拐杖」却不是店頭裏買來的，看樣子，把路旁，林蔭的樹枝給拆下來，盪秋千數「吧了」！別開生面的「社會」已經形成了！

我把喇叭試鳴一看，他們，不再向我這一邊撲過來，自個兒躲到行人道去……這個動作「使我不由得心痛了！爲什麼有這個今天？我又無能爲力？……」

我的心底下想，我似乎「賦予我個」神聖使命「把這些無辜的，不幸的人們，盡量給



他們”延年益壽“最好能還他們健全的”身心“

我的腦海，又如走馬燈般地旋轉著……但是這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毫無意義的，我自己心裏明白！

結果，我還是回到現實的世界來……爲了自己的生存而努力……這是我目前可以想到的事吧了！

恢復”知覺“似地我，再向一個目標前進，尋找”大卡車“——我在五、六條街頭，緩緩地駕著車子，費了一個把小時了！……還不能遇上”理想“的卡車。

我正在擔心的當兒，姆蕾恩叫道：

「比爾！你看！那前面的一輛！……」

我緩緩的駛進附近去，停下了車子，走出一看，一輛嶄新的「五噸卡車」其外型，一瞥之下，令人喜愛的。

貨物臺上，沒有一點東西，我們回到看那”運輸用車“搭上這部”新卡車“開了引擎就揚塵而去。

我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單子“上的”食品儲藏庫“了！把堅固的鎖頭砸壞，進去

一看，我不覺地大叫起來。

原來！倉庫的門給一開，三輛卡車停住於裝貨車起重機邊，而且其中的一架，已裝滿了貨，升火待發“了！”

我感到自己的幸運……平時而言，這是”強盜行爲“不知被判了坐幾年牢，但是在短短的一天裏，却變得不堪回首的世界！

我從倉庫裏再去翻找「貨單上」的必需品……鍋子，煎板，菜刀，暖器機，油爐……盡量把它蒐集來，然後再加以選擇”品質優良“的”上等貨“……

選擇好了之後，給載上貨臺上，把錶一看，已經午後一時又過了一刻！

精神的緊張，加上心緒的不穩定，生活在恐怖的”社會裏“不知如何形容了！

但是工作完畢，頓時感到肚子的”虫兒“在暴動，噁哩咕嚕叫個不停，爰之，駕著車找個”飲食店“去……

並沒有費了多少工夫，在第一條街的拐彎角就給找上一家”料理店“這個地方，似乎”經濟實惠“的地方。和姆蕾恩進去之後，隨心所欲地，取了喜歡吃的”食物“給取來，吃個一頓飽！



又免費，又實惠，我們倆把”肚子“裏的餓虫給壓住了！感到很有滋味的一餐！我們吃飽了之後，又把車子給駕回食品倉庫去！我求得姆蕾恩的同意，請她駕駛那一輛滿載”罐頭“的卡車，我就自己來駕「載有日用品的五噸卡車……不一會兒，我們把兩輛卡車給停住於大學門口。

能滿載而歸，心底下却喜憂參半，我們眼睛健全的人們而言是”幸福“的，但是那些”貨主“呢！一切的努力都歸於水泡了！想及於此真令人感慨萬千！

但是，捨此，也沒有其他的好辦法？只好把心一橫，再”蠻幹“下去！

我們依必得利之”命“卸了貨之後，再去載回了兩大卡車的罐頭食品來，在回家的途中，忽然見了一家”獵鎗店“的陳列櫥，陳列著”得利非德鎗“我們停車進店裏去全給取出來，算來是一種”廢物利用“了，我取在手裏，却痛在心裏……我希望”店主“原諒我們的盜竊行為。

第二趟車，回到大學裏”指揮官“必得利先生走來我們的卡車邊，詳查那些貨物。他一輛一輛地，逐輛檢查，每一輛的”貨色“看完了之後，似乎很滿意，只見他微笑著，點點頭，但是看到的最後一輛，載有”得利非德鎗“與子彈的一輛，即問道：

「這是什麼東西？……」

我立即回答他：

「這是得利非德鎗和它的子彈！……」

他看我的回答，很自然的，就又露出詫異的眼光問道：

「對！對！你剛到此地的時候也帶來了”得利非德鎗“子彈……還有什麼”防攻面具“嗎？……」

從他的口吻來判斷，他好像認為我的「作為」是”瘋狂“似地，他似乎要求”你要帶了這些不倫不類的東西，不如多帶些糧食來的聰明些？……“我感到這位”必得利指揮官“語詞裏帶點諷刺的意味！

必得利先生也沒有再說些什麼，掉頭就走了，我跟姆蕾恩，有點感到身心疲倦，找個樹下坐下來！

我不由得告訴姆蕾恩：

「那位必得利指揮官，似乎把我們的「作為」特別是”得利非德鎗“給取回來的事，……以為這是多餘的！把我們當瘋狂的人似地……」



「他們馬上可以得知我們是好人呀！……但是說也奇怪，我們來到此地，未曾看過一棵得利非德呢？……」

「這也許……因為此地是市區中心，我到這個地方也還沒」看見「過一次得利非德！……」

「但是！我到現在也還不能了解……昨天出現的得利非德，到底用什麼方法，恢復它的自由身？……」

「這也許，它自個兒想辦法，把鏈子拔去了！至於拔去的方法至爲簡單，就是把身子一直給東西，南北搖它，使它」鬆「下來，就拔掉，溜走了！

被」釘牢「在」柵內「的集體的，大夥兒合力來做這件事，就簡單，是個輕而易舉的事兒」

「那麼？怎麼不把」圍柵「堅固一點？……」

「原來，不必那樣做的！這個」得利非德「被撒播到地球上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它們起來騷動……如果說有了」走動的事實「最多也自個兒走，我們工作人員，可以把它趕回原地，再給釘牢它們！

得利非德的行動，絕不是有計畫性的，我們可以斷言它。由它們的習性而言，必須有」土「才能生長，所以都市而言，這是」它們的沙漠「一樣，由此推斷，它們是會向鄉下地方」擴展「他們的根據地的呢！」

我向姆蕾恩，以輕鬆的口吻說明」得利非德「這個殺人畜。植物人的」發展傾向「。其實在我自己的內心裏頭，被有一層烏雲籠罩著……

——  
晚餐過了，有一個眼睛健全的人，來通知要我們到禮堂開會，這個禮堂却很狹窄，……我跟姆蕾恩一道進去。

把會場一看，說也奇怪，大約有一百人集合此地，聚集一堂……仔細一看，幾乎一半的人是眼瞎的。但是這些」不幸的瞎子「好像態度沈著，沒有」新患「的感覺，爲什麼能集了這些人，就不得而知了！

講臺上面的座位上，坐著」上校先生，指揮官。必得利，穿著牧師衣著的白髮鬍鬚的老人及一位荳蔻年華的小姐，計四個人，……圍著不知談些什麼……但是約五分鐘光景，那位上校先生請各就各位。



”指揮官“必得利要大家肅靜，同時宣佈開會。

必得利先生站起，把雙手輕壓於桌上，以誠懇的口吻，侃侃道來：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集合在這裏的諸君，在前天，忽然被不測的災厄所侵害……失去了健全的身心……

大家在此次所受的沖盪，可怕的情景，一定記憶猶新，心猶餘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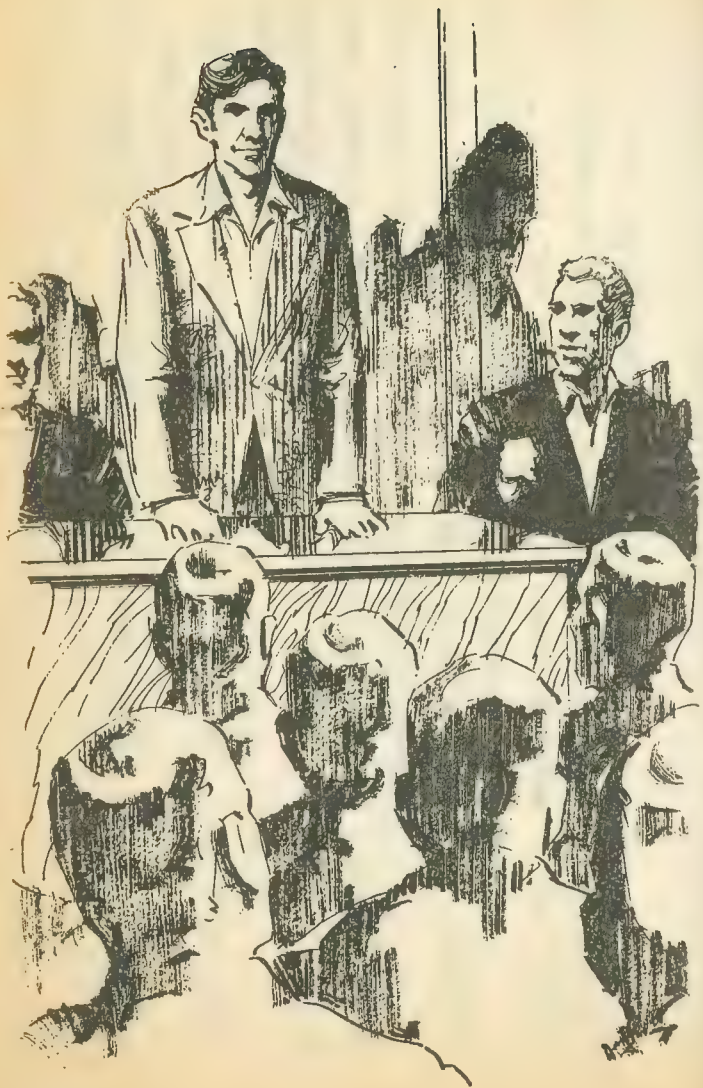
我們的世界在一夜裏頭，起了前古未曾有的大變故，因此，人人自危，以為這正是地球的末日來到人間，

但是我們深信絕不會有這麼一回事的，不過大家不願眼睜睜地看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人類在內，亡於這古里古怪的“得利非德”手上，只好待我們去奮鬥，抵抗吧了！

從歷史上，我們可以得到了證實，不管如何大的災禍，我們的祖先也給克服過來的。

如使上所記載的無數次的洪水氾濫，瘟疫的大流行，……人類不知幾次遭遇了，不可救的災殃，但是，我們的祖先，却以無比的信心，克服一切的困難，重建家園……

由此可見，我們目前，雖然面臨前古未曾有的大災難，只要我們堅強起來，我們是





可以生存下去的呢！而且我們人類有很大的“適應能力”。

因此，我們並不是悲哀，自憫的時候，換句話說，該把悲憤化為力量的時候，我們大家還能在此聚集一堂，商談我們的“生存計畫”甚至“反植物人計畫”這正是證明我們是“幸運的一群”。

我們當勇敢地面對現實，站起來，反抗我們未曾見過的大敵人，恢復我們“人類”的世界，這才是我們應該採取的途徑。

我們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六日（世界有史以來，第一顆原子彈，轟炸於日本・廣島。此後，地球上的人類，以為不知何時，被這個恐怖的“殺人利器”給一“顆”殺絕！人人陷入恐怖的深淵裏去。

其後，世界各國則競相比賽，擴大軍備，製造了恐怖武器。如氫彈……依據統計，世界各國的核子國家，目前擁有的核子彈，就可以把整個地球給摧毀掉。

只要那個“野心家”按下了電紐，那可不得了，地球被摧毀殆盡……但是，說也奇怪，這個二、三十年來，大家却相安無事，真是可稱之為“奇蹟”的呢！如果說，地球上，沒有留下一個人，也並不是奇怪的事。

從這一點來說，這次的災害，並不是全人類都滅亡了，更不是地球給摧毀了，所以地球本身還能為我們提供最好的糧食“資源”由此可見，我們還有可以自救我們生活的地球的呢！……」

必得利，他文情並茂的一場演說，給我們臺下一同，打了不少氣，我也不由得，想勇敢的活下去……更使我感到，這不是末路，正是一個“新的開始”般。

必得利，這個“指揮官”說完了，接著“長官訓詞”那位「上校先生」站起來說話了。但是他的說話是關於一些「事務性」的話頭，並不驚人，也沒有人“反應”。

必得利等上校講話之後，再站起來說道：

「我們擬定於明天中午，從倫敦出發，到郊外，尋找個適宜的地方來居住……」

我們必要的生活物質，已經蒐集不少了，至少可以維持我們一年生活之用，我們在這期間，回不得的，絕不許再回到這個都市裏來……」

大夥兒，聽到他的「補充」引起不小的騷動。但是那位上校先生，看了情形不對，立即站起來，想說服這些將起了騷動的群眾道：

「明天起！我們將開始，我們的“新生活”並不是把各位帶進絕境！請各位安心聽



指揮！……」

大夥兒，果然被他的話，鎮「下來，接著開始討論，明天起「新生活」的方式了！結論是這樣的，從今以後的生活方式而說，也許是因社會結構的變遷，社會道德方面，也許會帶了一陣沖激，不過他們一切呼籲，互助合作，「互為照顧，作為本團體的最高準則。」

大家認為，只要合作，共同貢獻智力，體力……這一定可以由這一百人創造一個新天地——新世界。

經過一番集會，大家似乎對自己的「前途」充滿了信心，溢於言表。

但是，把這些百人，給「職業」分析一看，竟沒有一個「大夫」不過有個「護士」聽說，剛剛坐在講臺上的那個人就是了！大會中決定，請這位年輕貌美的護士，為大家一個個地打了所有的「預防針」以備可能蔓延來的恐怖傳染病。她也很樂意地完成這件工作。

集會散了，各自回到自己的屋子裏去。但是我的腦海裏，却旋繞著一件事……這就是上校先生，必得利指揮官都沒有說明，明天要去的「目的地」只說明了離開倫敦市，

，那個男人，把一個用鐵絲綁成的小罐子，端在右手，給端進來，左手則直沿著壁兒，較遠的地方……

他們到底，爲了保密或別具用意，或是未定？不管如何，要去的目的地沒有給說出來，如果一旦有了變故，大夥兒分散了怎麼辦？又要如何集結起來？

這雖然是行動上的一個小節，但是這似是而非的「報告」我不由得擔心起來……

果然，不到一個把小時，我的想法，不幸而「想」中。

——

這個「突然事件」發生的當兒，我正做個甜蜜的夢，浸潤於夢鄉裏，我獨個兒散步於寂靜的街道上，沒有一個行人，從遠遠的那個地方，聽來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鐘聲」……在這個當兒，忽然有個尖叫聲：

「喂！得利非德！逃了！它們跑了！……」

我從夢中驚醒過來……但是鐘聲却真地被敲響了，幾乎衝破人家的鼓膜似地，房裏一片漆黑。

在這利那，不知怎麼的，不能想起自己到底在那裏？這個當兒，從外頭傳來，有人喊：



「失火了！失火了！」

這個喊叫聲把我驚醒過來，我一躍而下，向門那邊摸索而去，終能把門打開走出走廊。

走廊上，已經瀰漫了煙霧，多人在走廊上橫衝直撞，四下一片漆黑，但是看樣子，大夥兒都向「鐘聲」的方向跑，我也跟著那個方向跑了！……

摸索到走廊的盡頭，上弦的月光投射於大地，在此才發見「樓梯」口，下面有人跌倒的樣子，有人大叫。

我自己，也因此提高警覺，自己警惕自己，不要跌下去，以免受傷，心底下，雖然這麼想，但是爲了「保全」自己生命的一念，不得不加快我的腳步。

幾乎下到地面了，我不覺地被什麼東西纏住似地，向前面倒了下去……這個時候，在瞬間又消失了！又是一片漆黑……奇怪！我就從此昏迷下去，不省人事。

## 第二章 人類的末日

### 被俘之後



昏迷不省人事之後，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忽然醒過來，首先感到的是劇烈的頭痛。

徐徐地打開了眼睛，忽然遇上強烈的一道光芒，我嚇了一跳，立即把眼睛給閉下來……我爲了「冒險」再徐徐地打開，眯了眼睛……偷看「似地，窗子在我的眼前出現，從透明的玻璃上射入陽光來。

頭痛一直加劇，稍無退去的跡象，目眩神搖的田地。

想揉揉頭部，把手抬高，在這個當兒，才發見，自己的雙手，却被綁在前頭……定神一看，把我的手給綁在一起的，並不是「繩索」它是「吉他的絃一般細小的牛筋線」他們毫不講理，把我狠狠地捲了幾十圈，而且把打結處給緊結於「手臂」外側。



這樣一來，要使用”牙齒“來咬斷它，却無能爲力了。

我只好，又躺下來，凝視了天花板……

「我怎麼，被捆綁之後，給丟進這個屋子裏……我是不是在做夢的呀！……」

但是，我自己的四下環顧一下，這並不是在做夢，我被”丟進“的屋子，相當窄小，放了一個小床之外，並沒有其他任何東西！

「喂！有沒有人呀？……」

恢復了”元氣“的我，竭力叫人了！

過了一會兒，好像從走廊那邊，有人的腳步聲，向這邊走來。那個足聲，果然在我的屋子前面停住下來，他並沒有敲門，自個兒開了門，把頭探了進來……他頭上戴了帽子，一副髯兮兮的臉上，鬍鬚也任其長著……

這個男人，好像眼睛是沒有看見，並沒有看我這裏，向別的方向說道：

「喔！先生！你醒過來了呀！等一下！我爲你打了一杯茶來呢！……」

那個令人厭惡的人，說著，就把門”咚“的一聲，向那邊走去，過了三分鐘光景

徐徐地，小心翼翼的走到我身旁……

「喂！你在什麼地方？……」

那個男人，向我問來！

「我在此地！你可以一直向前面走來！……」

那個男人，把小床踢上了，沿著走過來，摸到我的腳之後，把端在右手裏的”茶罐“遞到我的手裏來，我的手臂被綁住，不容易接住他的”茶水罐“。

我總是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接過來，雖然不能自由自在動著，但是還可以勉強喝它。

茶的裏面被沖些”白蘭地“我把它一口氣喝下。

「謝謝！我名叫比爾·美遜！叫我比爾好啦！」

男的也自我介紹叫：「阿爾佛」。

恢復了心緒的我，我向他問過去。阿爾佛侃侃地道：

「先生！您還記得昨天早晨的事情嗎？在大學門口前，有過一陣騷動！……你記得嗎？」



我直截了當地回答他，我在當時也在場。他道：

「那時候，把我們帶去，使你們慌亂一場的是名叫「科卡」的男人。科卡是先利用「鎗」先把大夥兒驅散之後，再一次，秘密地把他們的一夥給集合來。

他們的一夥，手段是毒辣的，他們認為我們對他們是礙手礙腳的，決心把我們幹掉，或是奴化我們！……」

「你這樣說來，那一場火災是」科卡「的鬼計？……」

「那裏有」失火「這種東西？他們要我們在樓梯下層地方張了」牛筋線「之後，然後在大廳裏，燃燒些紙啦！木屑啦！叫一個人去敲鐘！

他們的看法是這樣的，如果喊了失火，眼睛健全的人們，一定衝著門，先跑出來……這個時候，最先上了」當「的人是眼睛好的人們！他們的計畫……說也奇怪！一次就成功！

看有人上了當，躲在兩旁的「科卡」和另一個同夥的，把倒下的，從頭狠狠地打下，使之暈厥……然後就交給我們去處理！

他就要我們把你們這些「傻瓜」扛到卡車，送到被指定的地方。我們以為這種方法

，沒法兒得逞……但是，却輕輕鬆鬆地完成了一件「大事」！

奇怪！這位「幫兇」——阿爾佛先生，笑嘻嘻地把事情的經過全盤「托出來」他的說話聲很輕鬆，似乎忘却了自己沒有前途的「眼睛生涯」對我這「光明」的人，好像沒有嫉妒，也沒有怨言般地……

我依據他的話來推斷，在這一次事件，被「逮住」了三十人左右……阿爾佛再說明道，這個叫「科卡」的傢伙，擬定的計畫是這樣的。

「他們想把眼睛健全的和眼睛的分爲兩大組，再給分爲」若干小組「由眼睛光明的人，一人至兩人，給帶眼睛的八、十人……這樣，小組編成了，就要眼睛健全的人領頭去，找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

換句話說，眼睛光明的人，必須爲眼睛的人服務就是了！……」

我從他的口裏得知他們毒辣的鬼計，……心緒漸漸穩定下來……不由得想起「姆蕾恩」的安危！

我想，姆蕾恩！到底和我同命運，給抓住，被丟進這個附近的房間？或巧妙地躲過



這一場厄運？……

我下了床，走到窗戶邊去……從窗戶探望外頭……給看下去，我的房間，有四樓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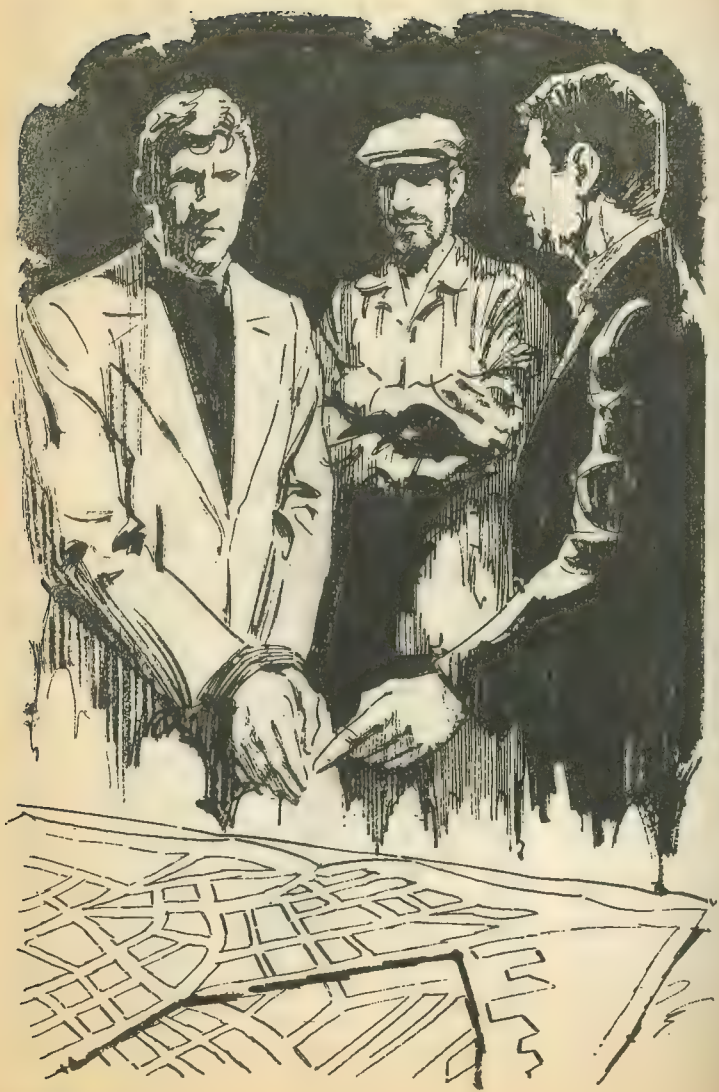
建築物的外面，貼了，塘瓷，這樣就無逃亡了！

我只好兀立一會，回到床邊坐下來，想想自己，往後到底怎麼辦？……“我想，我的手，雖然被這種東西網住，有必要的時候，是不是把那個”看守——阿爾佛——給打倒在把上！

但是……他雖然眼睛，我至少要有個防備，他的身上，也許懷有，利刃，如尖刀或其他攻人武器……那批人，毫無血性，什麼事都敢做得出手的呢！

所以，決心逃亡，沒有相當的，心理準備，是會把事情弄糟了！所謂「弄巧成拙」是最要命的事。

我想，最好「敵我」兩都安然無恙，能各走各的路，最好沒有了！如果要做到如此，妙“的地步，只有一條路，那是”乖乖地“按照他的命令去行事，等”機會“的到來，捨此並無他法！





。

我再此地仔細地想，因為我的眼睛是“健全”的，這一點，我是勝敵，最大的資本

過了一個把小時，“科卡”這個傢伙帶著“阿爾佛”到我的房間來，一看“科卡”似乎精疲力竭，無精打采的，手腕上抱著一堆紙，不知什麼用的，放到床鋪上後道：

「一切的情況，從阿爾佛聽到了吧！……」

他邊問，邊把那張紙給打開，這是一張“倫敦”市的地圖，我一看，倫敦市北區“哈姆士提德”的一部份和瑞士·科貼吉一帶，用藍色筆的“粗線”給圍起來。

科卡指著這個地區道：

「這個兩個地區是你的負責區域，你的一個小組在這個區域工作，絕不許“侵犯”別人的地區！……」

你們不得侵犯其他小組，而且其他小組也不得侵犯你們的小組“換句話說，就是要採取，互不侵犯的態度就是。沒有這樣做，一定會鬧個不休！

你得好好兒為他們尋找食物，生活必需品……供給他們，養活他們，等到，有人來協助你們為止……」

我為他的“訓話”不覺地無名火冒了！

「如果，以後沒有“協助”的人來，怎麼辦？……」

我的直覺上，已經沒有可能再有人來了！假使說有人會來，老早就已經來到才對！因為“大英帝國”的首都，倫敦，一個英國的國民，豈有不救它的道理。

科卡却自信地喊叫道：

「一定會有人來？……」而且補充一句說：

「你好好兒去幹，我命令的事兒就夠了！」

科卡，把那幅地圖再摺好之後，想走出我的房間去。我立即把他叫停了！

「喂！等一下！你們有沒有看過名叫“姆蕾恩”的金髮女郎，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左右，眼睛略帶灰色的……碧眼的……」

「我呀！我到目前為止，連一個人的名字也還沒記下來，你說，金髮，碧眼，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好像有看過，……我現在夠忙的，無法清楚地記得！……」

科卡說著就連歪頭也沒有，直走出去。

我只好把這個“尋找“——姆蕾恩——的事兒，向阿爾佛相托。阿爾佛告訴我一個秘密



。他說：

「這種找人的事情是被禁止的！不過我會為你效勞！」

他的態度，算來是誠懇的，我謝了他，請他轉告給她，我在此平安無事，而且希望她能告知我，她的行方就夠了！阿爾佛也不知怎麼的，滿口答應。

我想，如果能得知她的「監牢」以後才再進一步，「設法」連繫，假便得知「她」安然無恙，心底下就感到堅強多了。

但是，把話說回來，我是不是能把眼睛的人們棄之不管，自己溜走？想及於此，我的心又軟下一般。如果沒有被「拘禁」起來，現在，一定和上校及必得利先生，站在「同一陣線」——「聯合作戰」！

在目前的情形而言，假如心「一橫」自個兒逃亡出去，把那些無所依靠的「瞎人」置於死地，到底難抗衡了良心的譴責，而遺憾了一輩子！

在心底下想，我的所作所為是「正」的，「善」的，但是無法拯救那些可憐的人們，於良心是不安的了！

在旁晚時分，阿爾佛來開門道：

「喂！比爾先生！你想找的人，在「西門士達」地方，在一個會議室裏頭！……聽說，那一組的任務是「尋找食物」的一組，……這個任務，不是簡單的呀！……」

## 尋覓糧食

他走了之後，我躺下來，但是「百感交集」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直注視著天花板……整個腦子裏却「擠」得滿滿的，……但是不知過了多少時間，身心俱憊的我也睡着了！

隔天，一大早，有人敲門「守衛」阿爾佛把我叫醒過來，他的後面跟著一個看來就令人可怕的，露著「猙獰面目」的大男人站立著，以手指玩弄著亮亮的刀子……

那個狡猾的眼光，把我從頭上打量到腳下……這個大男人，顯然，眼睛是健全的。在這個人的看守下，阿爾佛用剪刀剪去我的「牛筋線」但是換來的是「手拷」卡薩的一聲給扣上了！兩人走了以後，大約五分鐘光景，阿爾佛爲了端飯來。

吃完了早餐，阿爾佛敦促了我，下樓去，不知下了幾道樓梯，終於來到室外了！也



是馬路。馬路邊有兩輛卡車載滿了人停在那裏。車旁站著”科卡“和他的同夥兩個，投以我兇狠的眼光！

科卡看我來了！兇巴巴地喊了我過去。我走近他身邊的同時，他掏出”鏈子“穿於我兩手之間……這個鏈子的兩端還繫著”皮帶“那個一端，已經被繫在他身邊的男人的手腕上。

”科卡“又把另一端給緊緊地繫上另一個人的右手腕去。結果，我被兩個”大男人“夾住於中間。這個科卡的作爲只能咬牙切齒，但是也無可奈何呢！

科卡的”把戲“我只好眼巴巴地看著，他做好了，以嚴厲的口吻道：

「如果我是你們，我絕對不會去動”歪腦筋“的呀！假使你好好兒幹，這些人們也會聽你的！……」

我被推上卡車之後，車子就開了！不到半個把小時，車子就到達”瑞士·科貼吉“區，車子停下來之後，那個兇巴巴的守衛，又把我們趕下車來。

我算來是此隊的負責人——隊長了。回頭把他算一看，大大小小，一共有五十二個頭，其中十四位是女性，可惜的是全都是不幸的”後天性瞎子“

我的腦子裏，首先想到的一件事是，要先給找出”棲身“的處所。如果說，有機會”逃亡“把這些可憐的一群，棄之不管，這是於心不安的，昧了天良的事，到底是做不得的。父母從小的教誨，猶在耳邊……父母的耳提面命豈可忘了它！

想及於此，先給找個地方做”根據地“然後盡我的所能，爲他們服務，這就是我的”義務“！

本部——根據地——我首先想到的是”大飯店“——旅社是最理想的地方。既不必再爲床鋪或棉被而操心，又”隔間“方面做得很適當，給這些一群”瞎人“很快地能習慣了，適應之後，就不必太麻煩了！

爲此還得考慮的是房間多，又免爬樓梯之勞的旅社最好，很幸運，這個事情，很快就解決了！

把全體”隊員“給安頓好了之後，大家睡了，我聽到了到處打鼾的聲響，不覺地緊張起來”從明天起如何來養活一群沒有生活能力“的人？但是頓時領悟到，現在想了這些也無補於事呀！決心遇了事兒再做打算！……

早晨，五時頃，一部份早起的隊員”卡塔！卡塔！“走了！洗刷了！說話了！我也



不得不起來，……

吃過了早餐，我就要大夥兒，準備出發”狩獵“去。我本來想，要給這批不幸的人群適應了”新生活“大概兩、三天的功夫就夠了，但是做起來，毫無進展，因為每一動作都得以指導呢！大約一個星期過去了，他們才能把”動作“做得快些！

我們隊裏，被分配的地方，是個”貧瘠“的地方。如果，這個地區，有食品工廠的”大倉庫“又有人能出來指點的話，最好沒有了！把到處尋找，踏破鐵鞋，只能找到一所小型的”超級市場“

這樣”貧瘠“的地方，我們的工作當然”吃虧“很多，事倍功”半“，吃力不討好就是指此而說的了！所以每天得出去”打狩“否則明天的”麪包“在那裏，這就無法保證的！

這種”打狩“——尋找食物——工作，假使不是一個身心健全的人，工作是沒辦法完成的。就一端而言，如果說找到”罐頭“還是得由我替他們辨別，而且必須為他們打開……

……我這個”隊長“要把一切工作給包辦下來。看了這個情形，一部份的人們，在”摸索“中訓練自己的人也不在少數。

我和他們的生活，一句過去了！要把他們棄置不管，私自逃亡而去，這件事如果把心一橫，給做下去，感到昧良心，而且憐憫之心油然而生，就目前的情形而論，他們沒有”我“到底無法活下去！

但是一想到，糧食是有限的，因為食之者衆故也。有人吃飯，但是沒有人生產呢！在彼時，我該如何辦？我就說不出所以然來，心頭給一塊大石頭壓住似地，沉重下來，愈想愈可怕……如果，走上霉運，我也是得參加他們——不幸的一群裏頭去……這是說不定的！

但是，又面臨了突然從天降下來的事件。

第十天的早晨，大夥兒又要一道出去作一天的”作業“——尋找食物去的當兒，大家整隊將出發了，有同伴來報告，在二樓裏，有兩位急病患者，請及時去看他們！

我心底下想，我也去無補於事，我雖然也是學生物的，但是在這緊急的一刻，却毫無用處，這時候，我感到”學然後知不足“的道理了！

我因”隊長“之職責所在，總得走一趟。

我上去之後，一看，兩個人都和”普通“的病患一樣發著高熱，柔腸寸斷似的絞痛



，正逼他們，痛苦呻吟在床上輾轉著。我雖然在這醫學方面是門外漢，但是一看就知道，他們也不例外，被嚴重的傳染病感染著……

但是應該如何來“治療”他們，我就束手無措了。我的唯一辦法，只能想到的是把他們兩人“隔離起來”防止其“蔓延”吧了！不是我的不對，在這情況下真是無可奈何？

我自己本身而言，雖然都打過種種預防針，但是看樣子，不能掉以輕心。如果身體衰弱，一定是危險的了！

我不由得焦立不安，也許要比計畫的時間早一點從這裏轉移“陣地”去。

不僅是對抗“瘟疫”還得馬上解決的事情又跟在後頭了！因為附近的“家家戶戶”工廠，倉庫，商店，市場……所有可能找到“食物”吃的地方，已經“竭澤而漁”這種情形下，非走不可呢！

沒有把活動範圍給擴大，或移轉本部不可呢！

我決定這樣做了！我要“收拾殘部”向另一條街，約距“現住址”一公里的“商店街”去。

我在前面領頭，但是在第一個街上的拐彎角，在前面出現了一個想像不到的景象。在那小型的“超級市場”前，一群群眾，把“箱子”給往卡車上搬。

我看情況不對，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是可憐的一群。

似乎爲了“尋找糧食”而遠征我們「區域」來的。我要我們的隊伍給停下來，採取“對策”首先在我腦海裏想到的是“我們爲了「息事寧人」先打退堂鼓忍讓他們，否則一場打仗是免不了的！何必互相殘殺……”

我下定決心的當兒，從“超級市場”裏走出一個“紅髮”的男人，他看了我們，臉色都變了，似乎向我們挑畔。立即從口袋裏拔出手鎗，連看都沒有，毫無瞄準地“盲目射擊”來。

這一顆“盲目子彈”發著吼叫聲，打進我身邊的牆壁上去！聽了這“鎗聲”我的隊員及他的“隊員”都“呆立如木雞”不知如何是好！

那個男人，一不做，二不休，再把手鎗舉起來，向我瞄準過來，這一顆“兇彈”却打中站立於我左側的男人，可憐的他，尖叫一聲，應聲而倒，臥於血泊中。

我定神一看，那個男人，正是把我“監視”的那個人，我把我身邊的男人和我的“



看守“給連拖帶拉，退到街上的拐彎角去，命令似地向他道：

「喂！事情到頭來，請打開我的手拷好嗎？這樣的話沒有辦法做事呀！……」

他却露著令人厭惡的苦笑，道：

「喔！你想欺騙我呀！……」

我知道了！他既然這一種想法，以為我會騙他，作逃亡之計，我只好“對不起了！把双手儘量揮高，狠狠地由他的頭部給”一記“

這位”看守先生“吃了我這不意的一記，連喊叫的”工夫“也沒有似地，把頭碰上牆壁，立即倒地，暈厥過去。我連忙，從他的口袋裏，搜出”鎖匙“打開我的”手拷“然後向我的”隊員“宣佈：

「好啦！現在要大家向後轉，然後一直前進，但是前後接踵而行，千萬不要脫離隊伍呢！快！快！……」

我立即爬過那個圍牆，跳下寬敞的院子裏去，這個邸宅的規模相當大。我馬上躲到建築物的大門門柱旁，隱身起來之後，看看裏面的動靜！看看他們到底是搞什麼鬼？剛剛向我射擊的人，並沒有即時”追擊“而來，從這裏看過去，似乎在指揮他們的





一群人工作著。但是，他把他們的隊員”指揮“之後，向這一邊”從容不迫“地走過來，……

他所以能如此地”從容將事“這個理由是很明顯的，首先，他已得知，我們既然沒有還擊，所以我們是沒有武器的一群，是可欺的一群，而且，隊員“都是眼睛的，動作是”快不得“的呢！難怪，他那麼地從容。

他看見”兩個看守手“都倒地暈厥過去，而且手臂上鏈有鏈子，察覺出那一個是”隊“裏的”眼睛“之後，把手鎗自個兒收進口袋裏去！但是他，看了我也一言不發，以徐徐的脚步，向我的隊伍那邊走去。我的隊伍，還是依我的”命令“默默的向那邊走去。

我看他，要迫我的”隊伍“去，最先，我無法了解他的用意。但是，在這個刹那，我的”第六感“領悟了！

甯說！他是跟著我的隊伍走去，發現我們的”本部“之後，想把我們的”糧食“給搶個淨盡。

但是從這一點來看，這是沒有可能的，如果沒有我來帶隊，他們”一行“是沒有一

個人，有辦法回到”旅社“——本部——去的。所以要搶劫我們的糧食，這不是能做到的事，我自己心裏明白的。

我躲在裏頭，把他們的”動靜“給偵察一陣子，然後折斷了一枝大大的”樹枝“跨於牆壁上，順著它跳出牆外來。我也把樹枝給再斷個小枝的，當做拐杖，學瞎人，拄著它走起路來。那個紅髮的男人，還是”不厭不倦“地跟在我的隊伍後面。

在這個當兒，又來個”偶發事件“我的隊裏的一個隊員，忽然把拐杖給掉下地下，蹲下去，雙手去壓在腹部，哀叫起來，……然後，立即倒在地面上輾轉呻吟，痛苦不堪！看了令人鼻酸的呢！

從後頭”跟蹤“上來的”紅毛人“小心翼翼地走近倒在地面的男人，仔細地看，”哀叫“中的男人，紅毛人，把脚步往後退，似乎怕被染上的樣子……

約一分鐘光景，這個紅毛人，忽然把我看了一眼，不發了一言，向那邊掉頭就走了！

他走過我的身邊，我有些”膽怯“”緊張“我深怕被他看出我是個”眼睛健全“的人。但是，他却變了臉色，好像被什麼東西”嚇壞“一般，連我也不顧一看，邁開脚步



走過我的身邊去！

我趁機，走近倒在地面上的我，隊員“身邊去。我這幾天來的經驗告訴我，在這種情況下，已經不可救了！真拿它毫無辦法！

## 蔓延的瘟疫

我只好把”他“棄之路邊走了！痛在心裏，却想不出個好辦法來。我跑到”伍頭“去，領頭帶他們回到”本部“旅社來。但是可怕的事兒，接二連三的又發生。

回到”旅社“本部裏，有人報告，這邊一個，那邊一個，發著高燒，肚子絞痛的人們增加了！不到十分鐘，計三個人，約五分鐘後，頭兩個人立即”暴斃“了！

我爲了別人的”安全“請隊員來，把他們三個人移屍到別的屋子裏去。想到這裏，我不覺地”憐憫“起來，爲什麼眼巴巴地看了他們”撒手歸西“呢！就目前的環境下，我也無可奈何了！

雖然，我能脫離了手拷，還我自由之身，但是，擺在眼前的情形一看，凡是有血性

的人，豈敢把這些無辜的，不幸的一群，拂袖而去！

我在這此恐怖的”傳染病瘟疫“流行猖獗中，唯一的辦法是留意”清潔、衛生“兩方面的”消極預防“方法吧了！請各”隊員“把身邊，四下的環境，給保持清潔，罐頭也留意，沒有腐敗的，檢查之後，才送到他們的手上去！這是唯一防止瘟疫的方法了！隔一天，我決定改變”尋覓方向“因爲，如果遇上別的”一隊“爲了生存，爲了爭食物，不免發生一場爭鬥，在求生存的路途上，這種近乎”自相殘殺“的行爲，打鬥是不值得的。

我留意了這一點，我把隊伍給向”哈姆士提德·喜斯“方向前進，盡量躲避他的”一群“來碰面。

我們一行，費了一個把小時到達了目的地。但是一看，附近的情形，未被”動過手“呢！沒有被搶劫過的跡象！不過在馬路上可見到幾具死屍！整個馬路上，沒有一個行人，連瞎子也包括在內，鴉雀無聲！

這個情景，靜得令人可怕，令人不覺戰慄起來，就這幾天的情形而言，街上，還偶爾可見一些瞎人拄著拐杖走路，又偶爾從屋子裏傳來人們在動！



目前可以聽見的是我們一群人的走動聲和講話聲吧了！但是，我們目前而言，沒法兒想到「它」是爲什麼？

最要緊的是趕緊到“食品庫或食品店”給找出來之後，把食物搬回到本部是最重要的。

我們又碰上一次好運，打開一所“食品店”一看，裏面的“陳設”還原封不動，我從櫥中把乳酪，麪包，餅乾，罐頭之類，給一包包，一箱箱卸下來，請“隊員”各自帶好，到馬路上準備“回本部”。

十天來，他們的眼睛，真是值得同情，但是其“動作”却純熟多了！

我利用他們在“搬運”的時間，走到地下室去，地下室有“冷藏設備”我想走進一看，想打開蓋子的當兒。

「哇！……」的一陣尖叫聲，由一樓那邊傳來，接著聽到幾個足聲，衝進屋子裏來的……一個男人——我的隊員——不慎失足，掉下地下室……這樣，他連動也不動地，倒在地面上。

暈厥過去？或摔死了！我已經沒有勇氣去看他。

我的第六感，又把我引導到“兇”的方面去解釋，一定在上面遇見“他隊”“發生”互搶的結果吧了！我這個“隊長”不得不把陡峭的階梯，跨個大步往上爬！將到梯口處，看見了好多隻腳，站立“著，無法看到前面去！這些腳，把我的視線給擋住了！

我趕緊爬上一樓去，要大家立即停止，不要“妄動”在這個當兒，前面那三公尺左右，四方的陳列窗被打破！三個“大男人”給丟進來似地，摔倒於地板上，三個人幾乎同時丟進來，却很巧妙地疊著……

在這個當兒，長而綠色的“長鞭子”發著低而利的聲響，向那個倒在地板上的男人給抽過來。被抽打的男人發著未曾聞過的尖叫聲……令人毛骨悚然。

在旁聽到這種聲響的人們，慌忙了！爭先恐後地橫衝直撞了！有的向門，有的不慎失足，掉下地下室的……有的竟向“長鞭子”的方向奔去……

什麼事情發生了！不待我去說明了！那個長而強韌的“毒刺鞭”正是這次大災禍的禍首。這幾天來，爲了搜集糧食關照不幸的“瞎人”“生活，得利非德，這個”傢伙“已不在我的腦子裏了！

眼睛的情景得知，得利非德，已經進入倫敦市內來，耀武揚威！……



我只好暫時躲在「箱子」的後面，看看外面的動靜，三棵「得利非德」，在馬路上站立，似乎再在計畫「攻勢」路邊，倒着我的同伴，四個人「都死得好慘」。

在這個時候，我才領略到，這一帶「寧靜」的理由！如果說，剛來的時候，給察看一下，馬路上的死屍，絕不會有這麼悲慘的一場面出現也說不定，……但是後悔也來不及了！

我爲了把損害欲止於最少限度，趕忙跳出地下室的梯口，大聲叫道：

「喂！全給停下來！不要動！……」

我接著以柔和的口吻，下令「道：

「大家不要慌！跟著我的後面來！……」

我想辦法，想從後面的門給帶出去！剛剛騷動不已的他們，這個當兒，已經恢復了「冷靜」一個個跟著我的後頭來，……這個「寧靜」的時刻，在不到十秒之內，又被打破了！從破裂的陳列窗，又有一棵「得利非德」，揮下了它的「毒刺長鞭」來！

這狠狠的一擊，隊伍最後頭的「隊員」又倒霉了，上了「毒刺長鞭」又哀叫一聲倒地。大夥兒聽到了這恐怖聲，又東奔西跑，……在屋子裏橫衝直撞。

我被後面來的「衝力」把後門衝開了！用力過猛「我和幾位隊員給衝倒在地面上。這個利那，從屋子裏，又傳來了，恐怖的鞭打聲……兩下。

我們不敢掉頭了！被衝出院子的人們，給數數看，共七個人，早晨出「門」的時候，共二十人，現在已經短少十三人！有的也許掉在「地下室」裏，暈倒而未死的，也說不定，……但是爲了他們，回頭去拯救他們，這……我們七個人的命運就沒人敢「保證」「福星拱照」了！

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最要緊的是，先逃離這個地方，維護自己的安全，最爲重要，我走到這個屋子後院的後面打開一看！

「哇！……」我不覺地叫起來。在馬路的那邊，民屋的院子裏，兀立了一棵「得利非德」，採取了「攻勢」隨時隨地，想進攻人類似地！……

在後面的八米小巷道，並沒有發現「得利非德」但是我們的「卡車」却停住於大馬路那邊，大馬路邊有得利非德，想要脫離這個「險境」必須有「卡車」無法動彈，但是那裏却有得利非德守著！

我拿出勇氣，告訴「隊員」



「你們大家聽著！現在向我們攻擊來的就是」得利非德「我現在想辦法，一個個地給帶你們上卡車去！但是特別要留心，……千萬不要發了聲音，上了車子之後也得保持肅靜，「！不然……」

我的六個「殘留」隊員，要給說服就費了一段時間，他們對於我的「行動計畫」似乎不太「信任」。

我也對他們了解「得利非德」到底有多少深度，不覺地發生猜疑，……但是現在是一分，一秒也得爭取的時候，不待他們的了解，同意，我立即付諸行動。

把在我身邊的男人，給拉住手，我就走了，我低聲向他低語：

「爲了不出聲，把腳步盡量減輕！最好是蹣手蹣腳地！……」他好像了解我的意思，輕輕地……

我們出了後門，順著「壁牆」一步步地走去，在第一個拐彎角地方給停下來，把頭伸出「牆角」偵察一看，並沒有發見「得利非德」這個馬路，不過也是大約九、十公尺之譜。而且四周都是高高的建築物，在這樣的地方「前進」感到安全多了！

在不安的當中，終於走進「大馬路」的拐彎角來，我看，最後的目的地到了，小心

翼翼地，謹慎地，把頭給探出去！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左方的「食品店」。

定神一看！糟糕不糟糕！我的車子十公尺前，有三「棵」得利非德，威風凜凜地站立著！這三「棵」得利非德都把「毒刺長鞭」給伸入破去玻璃的陳列窗裏……

我想，在這極度危險的情景中，我決定把他背上來。七十公斤足足有餘的他，有很輕鬆地背上他就跑向卡車那邊疾奔去！

我蹣手蹣腳地，邊留心得利非德，終能接近卡車去！得利非德也一點沒有掉上輕心，似乎聳著耳朵，聽了四下的動靜，……把大大的身子給搖幌不已！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回到有幌子的「卡車」來，「好在」今天還沒有「收穫」我把他放到運貨臺，請他盡量靠近裏頭去！而且不要發出聲音！

我的「隊員」還有五位，在那個地方，總是得做，一定得做！我來往於「兩地」之間，背負他們到車子來。

全員計六個人，共費去多少時間，我也不知道，把最後的一個人送上卡車……同時，我的手脚……不由得顫抖起來，精疲力竭，疲憊不堪！

得利非德，好像在「窺伺」附近的情形似地站立不動，我感到，它們似乎「洞察」





我們的行動計畫了，……想及於此，我的疲憊，給恐怖蓋過了！

我爲了爭取時間，開了「車門」跳進駕駛臺就開了鎖頭，把引擎開了……我不由得把「得利非德」看了一眼！

果然！不出所料！「得利非德」給這「卡咕」的關門聲，醒過來似地！三棵「得利非德」都向著我的卡車這邊，大搖大擺地走過來，三棵「得利非德」都加緊腳步似地，……很快地逼進五公尺前面了！

車子已經啟動了，但是「引擎」沒有給「暖和」些，一開車是會停住的，我焦立不安的當兒，把引擎繼續地給發動著。

那個身子大得，幾乎有二五〇公分高的「得利非德」逼近三公尺前面來。已經不能再等待了！我深深地踏下油門，車子向前滑動了。

在這個利那，「它」把它的武器，毒刺長鞭給向我的車前窗揮下來！「譬咻！……」這個聲響太可怕了！我的防禦本能，使我把臉兒向右邊躲過去！

好在「得利非德」的「毒刺長鞭」無法把卡車的玻璃打破！我的卡車掠過「得利非德」的身邊，加速向前跑！



我的車子跑了！

「啊！……」我的車子前面約五十公尺地方，又出現一個「大型·得利非德」擋住去路，而且揮動了它的「毒刺長鞭」好像在向我「示威」。

我決定「事不成便成仁」了！把油門踩到底，開足馬力，想向前衝出「重圍」而去。

得利非德把整條馬路「塞滿」了！我不顧一切向前衝，一個二百五十公分左右的「它」被我的卡車撞倒了！

得利非德倒在地面，我的車輪給輾軋過去，……只聽見「破！破！」兩聲，這棵得利非德，被我的車輪給輾平了，「碎屍萬斷」……

我在心底下！不由得喊個「萬歲」！

## 回到大學裏

那個「夜晚」就我說來是倒霉的一個晚上，受了得利非德的攻擊，失掉了十三個「

同伴」而且，回到家裏——旅社——一看室裏，又有兩人，不知患了什麼病的，倒在床「下

「……四個人，開始病了……吃完了晚餐，又有兩個人人生起病！

如果說，我有些醫學知識多好，一定會替他們想出些辦法來，現在的我就無可奈何？

我失望之餘，坐下來反省自己，這幾天來，我到底做了那些事？……我果真，盡了我的所能，為他們延日益壽……但是因自己的無能，把自己的同伴給失於其他「集團」的攻擊，死於不知名的「瘟疫」，更有人死於得利非德的「毒刺鞭」下……

想及於此，愈感到我對我的「隊員」歉疚多了！為什麼自己是缺少了「能力」的！在這面臨危機的時刻，姆蕾恩的臉兒，忽然呈獻在我的眼前……姆蕾恩，現在不知在什麼地方？安全乎？是不是和我一樣，遭了厄運……

不！不！也許因一個女人，纖弱的女人，遭到更可怕的命運也說不定？……想到這裏，很想立即「插了翅」飛到她被分配去的「西門士達」地方去！

但是，又給想回來，現在，想了這些事情都是「多餘的」無濟於事，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好好兒「照顧」這些無辜，不幸的瞎人，才是我的「第一要務」睡吧！睡



吧！睡了，可以把一切的憂慮給拋於雲霄之外，我躺下床去！

也許昨天一天的工作，夠辛苦了！一睡到天亮，才給醒過來！睡眠足，精力充沛！但是把四下一看！在我的本能下，發見了“情形”有些不對勁，在這個七時時分，沒有一點兒人家走動的聲音，也沒有到廚房做菜，也沒有人在洗臉刷牙，更沒有人拖著沈重的脚步在走路！當然沒有聽人家在說話的聲音了！

我感到有異，趕緊穿上了衣服，看看情形去，把那一間的房間開了，都沒有人，走到不知“第幾間”開門同時，發見阿爾佛，躺在床上，輾轉呻吟著，沒有一個人走進來“看護”他，看臉上，痛苦已達極點，因痛苦不堪了吧，額上冒著汗！

我趕忙走近他身邊去，喊道：

「阿爾佛！你怎麼啦！提起精神來呀！……」

我這個“隊長”這是唯一的“精神安慰治療法”了！看他的情景，不必尋他“訴苦”也得知，他患的是那“不知名”的瘟疫！他勉強振作精神道：

「你……你……比爾先生……是嗎？我以為你也逃出這個地方去了呢！……大夥兒

都異口同聲地說，已經沒有看守的人“他一定跑了！……」

他的這幾句話，相當吃力，我趁機問他：

「大夥兒到底怎麼啦？……」

「大家以為，你一定一走了之，決心走了，雖然，茫無目標地，但是……人人是……是有……有求生……求生的本能的呢！所以在夜裏……全給逃走了！……」

我……我……也好像……好……好……像，被那個……那……病魔……病……魔……  
……纏……纏……住……了！……」

阿爾佛，爲了講了這幾句話，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反過來說，我！我這個身心健全的人，不知以什麼方法來治療他，安慰他……都不知道……很希望爲他做個“最後的奉獻”……

阿爾佛，自己似乎其“期”之將至，再勉強支撐著，奄奄一息的身子，喘著氣道：  
「比爾！……你……你……是……是……是個了……了不……了不起的……的人……我們……我們……能……拖到……到……今天……這……這都……都是……你……你的……的功勞，我……我自己……也知道……結……結局是……是這……這樣……的……但是，我們……能……能……多延……



說到這裏，阿爾佛又被一陣劇痛襲擊似的，臉兒都歪了！把身子在地板上翻來覆去……又開口道：

說到這裏阿爾佛，已經幾乎支持不下去！但是還奄奄一息。我看，他是否能再維持一小時……這是沒人可以預料的……我決定爲他守住到最後的一口氣……不管他是否還知不知我爲他……

但是，另一方面，把話說回來，自己雖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不能保全他們的生命

我回到”大學“裏來，在大學塔的上面，依然如故，那兩面旗子，飄揚於空中……和以前不同的是，約二十輛在院子的卡車，如今僅剩下四輛……這四輛却還未被人”動過手“似地。

我看”阿爾佛“吞下了最後一口氣：想依照他的”遺言“到西門士達區，找看看，姆蕾恩是不是還在那個地區……費了一個把小時，把車子給飛馳而去……但是，又一次落空，這個地區的人們，似乎也被那種可怕的”傳染病“襲擊……又是人去樓空！我不覺地爲姆蕾恩的”行方“給擔心起來，找了幾個房子……

我不覺地爲姆蕾恩的“行方”給擔心起來，找了幾個房子，敲門進去訪問看看還留在這裏的人，結果，從他們的口裏得知，這樣“長相”的女人，似乎聽過，但是在兩、三天走了！



我聽了他們的報告，心安多了！至少由消息裏得知，她還生存在這世界上。

我所以會回到這大學，原來是想，回到這裏來，可以遇見她。但是落空了，遲了一步。我心有不甘，決定走進大學的各角落去走走看看！是不是可以發見新消息。

我拖著“沈重”的脚步，走進會議室。

走進了會議室，前面，可移動的黑板上寫著兩行大字，表示“一個地方的名字：

「帝夏姆莊（帝夏姆鎮）」

威路德夏，帝拜斯近郊」

我看了這兩行大字，給猜測了，那位上校和必得利指揮官，在那個晚上“未宣佈”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這樣一來，姆舊恩也一定跟他們去？

既然知道，他們的“行蹤”我的心又焦急了，跳出外面，把那被留下來的四輛卡車給查查看，我就不知道，到“帝拜斯”地方，距離此地，約有二百公里的路程，爲了載“日常必需品”怎麼會把卡車給留下來。

留下的四輛中，一輛是我“搜集”來的，這一輛裝滿了我蒐集來的“得利非德鎗”和子彈，面具那一輛“武器搬運車”

上校和必得利“指揮官”却把它留下來不用。在他們的觀念裏，也許這些裝備是“毫無用處”的，所以給“棄之不用”……這個卡車上面，不但有武器，而且載有些算來，爲數不少的糧食和日常必需品，我決定駕這一輛車去。……但是看了外面，已經昏暗……要到二百公里外的那邊，也許帶有些危險性……

到此時此刻，再也沒有必要再“冒險”了，決定在此地住了一宿，明天早上纔採取行動。

我爲了看，我曾經被“分配”的房間，打開房門一看，剩下的半包煙，打火機……還掉在床邊……

！  
回想起來，那一天“以來，只不過是”旬日“但是這個世界，幾乎走進”末日“了

## 帝夏姆山莊

我的旁邊，並沒有人來打擾，我睡得好甜，眼睛打開，把錶一看正指著六點，趕緊



收拾停當，檢查油箱，還有足夠的油量，跳上駕駛臺走了！

要走出倫敦市外，還是沒有那麼地簡單，拋錨在路心的車輛，因相撞橫阻去路的車子……爲了躲了這些“交通上的阻礙”整整費了兩個把小時，但是出了郊外，情形就“逆轉”了！如去無人之境。

我爲了補足“市內”的損失，踩滿了油門，開足馬力，飛也似地疾馳而去，……把路面，給看看，似乎已經有人”走過”了！

車子馳騁於“鄉村”的公路上，林蔭廣道上的蘋果都熟了，農作物都長得綠油油的。在倫敦發生的“事兒”好像是一場“夢”令人不能相信！

我看這情景，不由得給想，如果再過了半個把月，沒人整理，這些田園都會變成“荒涼的原野”呢！

在蔚藍的天空裏，偶爾有幾朵白雲，在我的車上掠過，要告急去似的……我沐浴在這未崩潰的環境裏，不知不覺的哼出歌兒來。

說也奇怪，偶爾出現在遠處有一些“得利非德”在走動，但是明知是“健全”的人，駕著車疾駛而過，但是它們毫不在意似地，我也毫不懼怕。

這樣，費了一個白晝，從倫敦出發，在旁晚時分才到目的地“帝夏姆莊”真是一次愉快的“郊遊”！

“帝夏姆莊”顧名思義，它是借用“帝夏姆村”的村名命名的，它位於村子的中心，面積幾乎占了全村子的三分之二大小。過了數間民家，可以看到沿著道路，有一道高牆，在前邊有“大鐵門”

在門口地方有個“武裝”的女孩兒家，手持卡賓鎗守衛著，我看了她把車子駕近去問她：

「對不起，這裏是帝夏姆莊嗎？……」

我明知的事兒，故意問她，用意甯說了！

那個“守衛”的女兵，臉兒給扳起來，輕輕地點個頭道：

「是呀！……」

我看她，那持鎗的方法，一見就知道她是“未曾訓練”的女兵！在這緊急時期怎不叫人勾起惻隱之心！

但是，這個女孩却以嚴厲的口令問話來：



「你是打那兒來的？你獨自一個人？是吧？……」

我看，情形是溫和的，告訴她，我的卡車上滿載著日常必需品，而且帶來了攻擊，得利非德用鎗“及子彈，……而且告訴她，曾經參加“必得利一行”的行動等等……一告訴她！

我老實的臉兒，她看了之後，她開門走了出來，但是她並沒有立即“准許”我走進裏面去。小心翼翼地，把我的車子細查了一遍，下來之後，才准我駕車進到裏面。

她告訴我，順著右側的林蔭廣道，直走可以看見一個大大的庭院，庭院的右側就可看見一排排的建築。

到了，指示“的地方，有各色各樣的房子，構成一個小村子，其中有一所，較大的房屋前面停有幾輛”卡車“我就把車子駕到那邊去給停下來！

我想：姆蕾恩“住“在裏面！這樣，不知怎麼的，心臟的跳動加速了！焦立不安！打開門一看，裏面是間寬敞的沙龍，約十公尺長，寬一二〇公分的大會議桌似的擺在屋子中間兩張。

圍著這個大桌子，有五、六十人坐著，大部分是“眼睛“的，一見他們的動作就明

了！其中只見五、六人是健全的，但是忙著爲他們“服務“

在這大桌子的那邊，有個小桌子，三個小姑娘，忙著切“雞肉“有的忙著給盛於碟子上。我走到她們的旁邊向她們開口道：

「我是剛從倫敦來的！我來幫忙一下！好嗎？……」

「這好極啦！當然！現在我們正是人手不足的時候！……這就不客氣了！替我們把碟子端上去！……」

一個“老成“的要我端碟子上去。

我義不容辭地，把盛有菜餚的，雞肉的碟子……一一端上桌上，趁著這個機會，尋著“姆蕾恩，是不是混在這“人群“中，……看了四下，到底沒有辦法找出她的“芳蹤“來！又落空了！

圍著桌子坐著的人們，以男人居多，穿的大都是“工作服“女人的穿著也沒有一個“入時“打扮的，……我猜想，這些人都是土生土長的，村子裏的人。從倫敦方面來的人是寥寥無幾的。

我的心底下，起了一陣不小漣漪，在大學裏，會議室的活動黑板上寫著“帝夏姆莊







傢伙襲擊後，事情怎麼演變，我已領略其梗概了！她說的大意是：

原來，那個夜裏，襲擊大學的科卡一夥，除了眼睛健全的數個人，以外都給他們逮住了！鄭蘭德女士就是這不幸的一群裏的一個！

過了兩天之後，夜幕低垂時分，必得利帶著兩人回到大學裏，到隔一天的中午時候，再回來了三十來個，必得利問那些人，能駕駛汽車的人……

竟有十二、三人都能駕車的，他告訴他們，爲了避免“歷史重演”趁著沒人來攻擊的時候“逃離”這“虎口”似的地方。必得利把主意拿定，收拾停當之後，把“回來”的人們，載著就走了！

這樣說來，遲遲回來的人們，包括那位“上校先生”都沒有趕上“班車”到那裏去？並沒人知道。

首先決定的“目的地”是二百公里外的“帝夏姆莊”到了帝夏姆莊的第一個晚上，在“會議廳”裏開會，本來在這危機四伏的時代裏，應該是團結一致，共赴災難才應該。

但是在會議中，却分成兩派。一派是“必得利派”另一派是“鄭蘭德女士派”了。





兩派經一番舌刀唇劍之激烈辯論後，分成兩隊。

支持鄭蘭德女士的，五個身心健全的女孩兒家和眼睛的男女數個吧了！

必得利看情形不對，就把沒有健全“的男人的一行，留給鄭蘭德女士去”指揮“把”占領“的帝夏姆莊騰出給”鄭蘭德女士“管理，這樣，他們的行方也不知道了！完全斷絕了消息。

鄭蘭德女士的不得不“瞻養”這一群不幸的人群，自個兒擔當“隊長”的大任來！跟鄭女士的對話來推想，他最怕的是“得利非德”的襲擊。雖然在這幾天中，已經制伏“了二十來”棵“得利非德，但是附近的得利非德，不斷地增加，所以他們爲了安全起見，把窗戶給“釘牢”而且規定，除非必要之外，絕對不要到外頭去拋頭露面，並告訴大家，不得已出門，也得“三人一組”結隊而行。

鄭蘭德女士接著透露一個“消息”這是這樣的。

必得利先生一行走了之後，約一個星期過後，有個小姑娘帶著“眼睛”的姑娘三個人來到“莊”裏。但是他們聽了鄭蘭德女士的“說教”認爲到必得利的隊伍去，較有意思，掉頭就走了！

鄭女士說到這裏，在我的第六感裏，立即給反應出這一行“四個人”裏頭，也許姆蕾恩是那位“司機”……

但是，這一切都是“猜測”又給衡諸實際情形，說不定那位司機就是“她”因爲必得利一行，回到大學之後，在隔天早晨就“動身就道”這樣說來，姆蕾恩，被逮去之後，在“西門士達”地方關照那些不幸的一群，所以她從西門士達出發的時間，幾乎和我同一時刻？

——  
我想，這些猜測都是多餘的，待時間去“揭曉”了！

這個晚上，我分配到一個“單人房”上床時已經十二時時分了！雖然身心俱疲，躺下床來，翻來覆去，……腦海裏擠得滿滿的……到底明天起“怎麼辦”？

越想，越想不出“答案”來！在這個當兒，忽然在眼前浮現出“初遇姆蕾恩之夜”那甜蜜情景……兩人喝著咖啡，道別“文明”的那個“甜蜜之夜”。

……纖弱的姆蕾恩，現在到底如何？……我想著她的“安全”？她是不是也想念著我？是不是被那可怕的得利非德襲擊了！……

“多餘”的事兒，如走馬燈一般，旋繞在我的腦子裏，……我爲了逃避現實，儘量想做個“甜蜜的回憶”但是思路却一直把我拉到“兇”的一面去！勉強說，喝咖啡的一刻……這一刻才是值得回憶的一刻！

我雖然不能承認我是墜入“情網”的……愈想，愈給陷入“泥淖”……在這刹那，我忽然想起“姆舊恩”的一句話！我想起來了……

「薩克斯地方的山丘？我記得山丘的北邊有個漂亮的農村，令人嚮往的地方？……」

我的心底下，自個兒決定了！她一定“跑到那個”農莊“去的，不可思議的力量，逼我這麼樣地想它。我終於決定了！

## 死亡的村子

翌朝，我的一顆心，已馳騁到“薩克斯”去！起來之後，簡單地洗臉，漱口之後，向鄭蘭德女士道別去，鄭女士，再三要我留下來幫忙，但是我“大膽”地向女士表明了

我的決心！

今天又是晴空萬里，風和日麗“郊遊”的好日子，向薩克斯的一路上，各地方都是

“千篇一律”的好天氣！

不過車子到了村子或鎮上，臭氣冲天，一股難聞的臭氣撲鼻而來……未曾嗅過的“死屍臭氣……”

我改變了路線，除了不得已之外，不再經過村鎮裏去了！但是有時候是不可避免的

。有一處，過了小橋就進入村子……這刹那，一陣北風吹來，那開始腐朽的死屍的臭氣，撲鼻而來……我不覺地“空嘔”了一下，吐出了不少唾沫。

過了小橋，進入村子裏，這個村子，以“教會”爲中心建築著，建築物的屋頂都是茅草所蓋成，但是……這裏是個“和平、安樂”樂土似地。

那個“惡臭”陣陣撲鼻而來，却不知這個“臭味”到底發自何處就不容易地發現它來？草叢中？或牆角下？

我的車子，走過了村子的一半過了！突然間，從右側的二樓上，有個男人，探出



身子來，揮著手喊道：

「喂！救命呀！等一下？……」

那個男人嘶啞了聲音，叫「救命」那個男人立即把身子縮進了屋子裏去。我決定把車子給停下來。因為想：帶他同道去，雖然平添了「負擔」但是想到「道義」上，我不得不接受他的「要求」呢！

那個男人開了門，向這邊衝過來，在這利那！只聽得：

「譬咻！」的尖銳聲！我馬上領悟到「得利非德」呀！它那具有猛毒的「毒刺長鞭」把這個男人的頭，打個正著，這個「不幸的男人」在「它」的狠狠一擊，應聲倒地，不再也「哼」的一聲了！

原來，這個屋子的院子裏躲藏著「得利非德」我不得不憤恨填膺，我抓住了得利非德鎗，下了車，決定接受「挑戰」我看去，它又躲在「樹幹」後，採取了「攻勢」。

我舉起了鎗，瞄準過去，我知道，它們的致命傷是「頭部」我扣了扳機，「咻！」的一聲，它果然「砰」的一聲，被我打碎了「頭部」應聲倒地。

我把它「打死」之後，把四下給小心翼翼地偵察一番……看樣子，沒有「第二棵」

了！

我走近那個「男人」的身邊，給翻一看，已經氣絕身死！我旋踵，走到那個「一鎗即斃」的得利非德邊去。說也奇怪，這種植物，和普通的植物不同，如果「頭部」被打碎，它就死掉了，一如動物！

由它們的「攻擊行動」來觀察，它們——得利非德——似乎具有知能的，不然為什麼能「對準」跑出來的男人的身子給狠狠的一擊，把他擊斃！

正在想的當兒「軀幹」上的三枝「接力棒」似的東西，突然卡啦！卡啦叫起來！定神一看，把「三枝接力棒」給摩擦著，不如在耍什麼花樣？

我爲了「出奇制勝」舉起鎗，很快的扣下扳機「咻」的一聲，這次果真的「倒地不起」了！

我想掉頭走了！又從屋角那裏聽來「卡啦！卡啦！」的叫聲，我認爲防不勝防，想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望前過去，兩棵得利非德，向倒在地上的「夥伴」那邊，邁開大步走了過來！我看了「它們」向這邊走來，心底下不寒而慄！剛剛被我「殺死」的那棵似乎向這

個兩人發出連絡”信號“……這個不能認為，偶然的事。

我目個兒認為這“卡啦！卡啦！”的棒聲，是一種它們之類中的「通信器」臻今，在我的心底下是謎的，這個像“接力棒”的東西，原來就是「通信用」棒“”？

換句話說：它是發話器，同時也是收話器，我從它們的行動中，只好這麼解釋它了！

如果，我的話，不幸而言中，此後人類（照目前的情況下，不足以說人類，已經少了又少……）之前，產生了另一種“勁敵”來！

想及於此，我的背後，有如通了一條冷水，我從事於得利非德，這個東西研究多年，我深深知道，它們繁殖力的旺盛程度，……它曾為人類帶來了財富，現在“它們”却成滅亡人類的最大敵”人“此後，我們人類將把”得利非德“為敵，過另一種日子了！我的心底下，只能這麼地想著，現在我更進一步地了解「它們」的真面目，愈了解，我愈陷入恐怖之境。我決定早一刻脫離這可怕的地方“跳進駕駛臺。

立即開了車，踩足了油門走了！我留意四方，可能來的“勁敵”我一面前進，一面給“看到”了人間地獄，在每一家的院子或樹下，草叢邊都橫臥著，已經腐爛的「死屍

「死亡枕藉……這個附近的屋角，草叢裏，幾乎都有”得利非德“埋伏著！……

過了狹窄的馬路，到了寬敞的馬路，忽然“冒”出一棵，得利非德向我猛抽它的“毒刺長鞭”來。

「譬咻！……」一聲響，那個帶有猛毒的“刺毛”打在我車前窗，裂開，毒液被撒布在窗上。但是窗子，還能抵得住它的“鞭子攻擊”加上我已留神到這一點，窗子四方都關得緊緊的，我並沒有“受傷”。

終能平安地通過這窄狹的馬路。

我的車子進入寬廣的柏油路面，我安心多了！得利非德“它們”那柔軟的腳，似乎不適用於這硬石路面。但是我又把它想回來，如倫敦的大都市裏，它們也能橫衝直撞，攻擊人類，從這一點來推斷，如果“慣”了，也能適應了！

我的車子，進入山丘上，我把“双筒望遠鏡”給取出來眺望一下，看看有沒有新情況發見。

這風和日麗，鳥語花香的初夏季節，到處野花盛開著，鳥兒自由自在的翱翔於空中，這不是“和平之世”又要叫做什麼？



但是，這畜牧業發達的地方，牧場到處可見畜牲的死屍，有時可見牛隻在掙扎著，有些羊兒誤撞鐵絲網，”出入不得“作最後的掙扎，……怎叫人不鼻酸，熱暈？

有時看到”活活潑潑“的活動的就是得利非德，有時則二、三棵，有時則成個”大隊“大概五、六十棵是有的吧！以”大隊“正移動著……

以前，在電視裏看到”得利非德“的走姿，大家都捧腹大笑，……但是，現在把它們的形態看在眼前，不覺地生氣起來，無名火不知冒了多少丈。

看它的走路，並不輸給人的速度。

我看了三、四個地方，得利非德，似乎喜歡”腐朽“的東西，……看了它們的態度，不得不咬牙切齒。

我看牧場上的一角落，堆了一堆”堆肥“以牛糞，羊糞之類堆高的。在其上面，坐著一大堆”得利非德“在一直”啄“其上面，……再把眼睛放遠一點，動物的死屍上，有了”幾棵“得利非德，在上面，一直”啄“它，似乎吸收”營養分“

在這此時，我再來個”新發現“得利非德，喜歡吃”人的死屍“它吃了，順便躲在那個後面，準備攻擊人畜，我幾乎嘔吐了！

出了”帝夏姆莊“以來，我還沒看過”活人“不過，剛剛的一個人，雖然算是看見”活人“但是立即被”得利非德“殺了，這又是不算遇上活人了！  
不能遇上”活生生“的人，竟是這麼的恐怖、寂寞……我再拿出”望遠鏡“來眺望前面。

我在一公里遠的地方發見一縷縷的煙，看了這縷煙，我決定靠近去看看！這原來是一輛”火車“將要燃盡的煙，在這火車附近，仔細查一看，並不能發見任何人畜。

在路旁的房屋，屋頂上有旗桿，有時可看見”旗子“飄揚，但是走近一看，這個”家“都已經人去樓空！

再仔細查看裡頭，有了兩個人倒在地上，我只好把將來襲的”得利非德“給打倒之後就溜走了！

又把望遠鏡轉到田園裏，田野裏站了一個男人，但是用”望遠鏡“那是”稻草人“

## 一個幸運的少女

我走出了帝夏姆莊的第三天早晨，頭一次遇上“活生生”的人，這個人不但是“活著，而且是”健全“的人，又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

可是，真是不巧，這時候，我的車子正跑於「林蔭廣道」上，……我進行的方向，有一架直升機，向我這邊飛來，先給聽到了機聲，但是它却飛於上上，隱約可見，我爲了想辦法，給對方得知我的“存在”把車子給馳騁於廣道上……

我直鳴喇叭，要它注意我的“存在”結果“落空”了，我穿出廣道的時候，那架直升機，已經向東南的方向飛了！

我想，雖然給飛走了！但是也有個安慰之處，因為我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同伴”！想到這裏，我忽然湧起一股不知那來的“勇氣”來！

遇上“直升機”之後，約過了十分鐘光景，車子的米達表也比剛剛多十公里！前面又出現了一個小村子，看樣子，又因道路的關係，得穿過村子去。雖然知道，又要穿村子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沒辦法了！

這個村子，不是草屋就是唐蓋的小屋子居多，鄉村的人們，好像很愛花，幾乎每一個家庭的院子都有“花兒”盛開著。這美如畫的风景，我不得不給把車子緩慢下來，

欣賞它的野景。

這樣美如畫的“美麗村子”如今已變成了死的世界，因爲看了“佇立”在院子裏的得利非德就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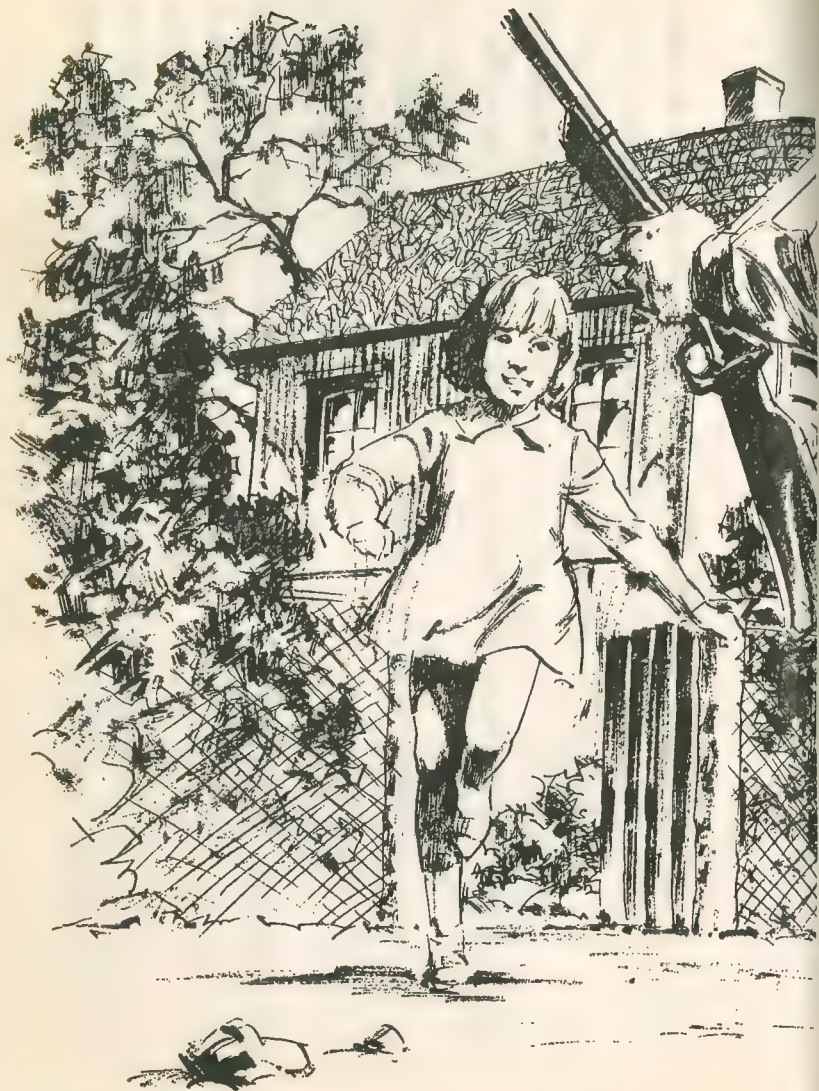
我的車子要穿過村子的時候，有個小小的“人影”由院子裏那邊衝出外面來……而且向我揮著雙手，高喊什麼似的……我的“第六感”裏，想「他」一定要我幫忙……

我爲了警惕自己，把車子停下來，同時我的“防禦本能”及時去抓住“鎗”把四下給警戒一下，是不是有得利非德，這個東西埋伏著。我爲了防止“不測”下車同時把鎗的“扳機”按上，小心翼翼的等著事情的演變。

我定神一看，是個“女孩兒”大概九、十歲左右的女孩子，那棕色的頭髮，大概多天沒有梳了，幾乎是“蓬頭垢面”的程度，但是已可說“髒兮兮”的地步，臉上，似乎因流淚而擦拭它去而留下的痕迹，……在這世界裏，他是“難得一見”的女孩兒了！

他的身上著有長白襪，鞋子是涼鞋，木棉的洋裝，很合身，……那個女孩兒，似乎陷入恐怖一般地，一口氣跑到我的身邊來，毫不思索地投進我的“懷抱”中。





我給這個場面，逼得胸膛感到一陣疼痛，想，爲什麼這個地方，還有這麼一個小孩，能維持生命“至今日。不知不覺地想，她到底有什麼‘秘訣’？”

這位少女投進我的懷抱裏之後，哀求似地道：

「叔叔！我有一件東西！請你看看！托密不知怎麼？」

我給這女孩拉著，她想走的地方跑，……在這時候，我幾天來的“戰場經驗”“手中的鎗，已經不離身。”

「你看！托密在那裏呢！」

這個雖髒兮兮，却滿可愛的女孩兒，指著花園的草叢下。果然，一個四歲左右的男孩子橫臥在地上。

「那個！那個！……不知什麼東西，它把托密一抽，他就倒地了！我想跑去一看，它也向我抽個它的鞭子來！……」

我把一切情況都了解了，告訴她，用手去掩手道：

「妳用雙手把耳朵掩住，叔叔現在要給它“砰”的一聲，好嗎？……」

她乖乖地把手掩上耳朵，我舉鎗瞄準過去，扣下了扳機「砰」的一聲，它“倒地了”

，它的頭，被我一顆得利非德鎗彈，一彈打碎！

「叔叔！它這樣就死掉了嗎？……」

這個小女孩放開了手，把眼睛打開，很怕似的，抬高了臉兒看著我。

我想回答道：「是呀！」這個當兒，它的三枝「接力棒」又卡啦卡啦叫了！

我要“小姑娘”再把耳朵給掩住，我必須爲它“補”了一鎗，使它完全致於死地。它果然“動彈不得”

「好啦！它完全死了！不必擔心了！……」

我爲了給她安心，再一次強調之後，拉著她的手跑向那男孩子的身邊去。成鐵青臉色的他，被刺上那可怕的“毒刺長鞭”射出的毒，那個痕跡，太明顯了。

「啊！托密！已經無法可救了！」

我說著，把手給放到她的頭上去……她的眼淚立即奪眶而出。以顫抖的聲音問我：「托密！他真的死了嗎？……」

我處在這個情形下，不知以什麼話來安慰他，說“節哀順便”“用辭恐怕太難。只敦促她說：「



「托密是無辜的！可憐的呀！我們爲他給埋葬他，好像埋了死的」小狗“小鳥”這樣才可以使他死也得於瞑目！……」

這個小女孩，只還我一聲：

「是！……」

我這個旬日以來，已經看過無數的死屍，但是這一次才爲了死屍給「埋」了！自己做起「掩埋隊」工作來。

我們倆人，把托密給鄭重地埋於「花園」旁邊，是個小小的塚。這個少女，似乎在日常生活裏有個「看」的經驗……邊擦著眼淚，邊去摘了些野草，立即給成花束……跪下來，把花束，放於墓邊，叩了頭！顫抖了聲音道：

「訣別了！托密！……」

我看她哭夠了！叫她揩揩眼淚，上車，趕路去！

我們爲了避免「勁敵」的襲擊，把窗子給關得緊緊的……沉默的一刻——約半小時光景過了！她的「話匣子」開了！她問我：

「叔叔！你要到那裏去！……」

我爲了穩定她的情緒，不從正面回答她：

「喔！郊遊去！順便找朋友去！……」

「叔叔！你要郊遊，找朋友……爲什麼載了這麼多的東西……又帶著鎗……」

我想沒有從別的角度回答她，恐怕勾引了她的心思，我就問她：「小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她却把一切「煩惱，仇恨」都給忘了似地！

「我！我叫斯仙！……我……我的爸！媽！在流星墜落的那個晚上，眼睛給瞎了！

我和弟弟，在一天的遊戲，疲憊不堪，很早就洗澡，上床睡覺……根本不知道什麼事，我起來的時候……爸！媽！都瞎了！

我的爸爸，在隔一天早晨，我想上學，我的爸說「不必」上學了，世界大混亂，大家都瞎了！我到外面請醫師來看！「但是我爸爸，一出去就沒有回來了！

到第三天的早晨，我的媽媽說「要出去一看！」「但是她也是一走就沒有再回家來。我媽，要出門的時候，一再叮嚀我說，不要出去，出去的時候一定有可怕的事發生！

我們聽了媽的話，不敢出門一步，在家裏，等著媽媽回來！一天……兩天……看媽沒回

來，我和托密弟弟兩人，把冰箱裏的東西，菜櫥裏的東西……給“挖”出來吃。

但是，五天……六天過去，這些東西，都給我和弟弟弄光！四歲的弟弟好頑皮呀！我叫他要聽媽的話……幾次，聽了我的勸誡，我勉強“拉住”他！但是……

到了第七天！就是今天，家裏可吃的東西，沒有了！我弟弟，一直喊了肚子餓，我不得以，違背了媽的“約束”從媽的衣櫥裏找出幾個錢，一把抓，向外跑！

跑到村裏的小店舖，威爾頓叔叔那裏，想買些東西來充飢……店裏是開開，卻沒人在！

我餓極了！從櫥裏，搬出些“餅乾”來了！決定改天再告訴威爾頓叔叔——我生來，頭一次做了“小偷”似地心裏很不安！但是我有機會一定還他錢……

跑到家裏的五十公尺前面左右地方……忽然看到那個東西……到處走動……

我起初並沒有介意，它是什麼東西，但是，到“它”的旁邊，它忽然把“鞭子”似的東西，向我拍過來，我向前衝去！因為和我相對面，它並沒有把我抽上，拍打在地面上……我拼命跑回家了！

我把可怕的一場經驗，告訴弟弟，托密也聽了我的話不敢到院子裏去！和我在家中

，玩著！吃著……」

我想插嘴，講了幾句，她講了太久……

「斯仙！妳說，妳的弟弟，很聽你的話，為什麼最後又跑出院子來呢？……」

她很感慨似，淚珠又滴下來，道：

「我沒辦法，他只有四歲，家裏的東西，全都沒有了！他說要到外面走走，拉也拉不住了！……他一出去……竟被那個“壞東西”打中！……」

我看她的“不幸遭遇”梗概都講完了！勸她不要哭了，因為世界上幾乎全滅了！我們很幸運，給留下來，而且，眼睛是還好好的！

“斯仙”似乎很快地領略了我的話，不再說了下去！我們向“目的地”的途中慢慢地談，不如說，我聽了她的「演說」我看前面，四下漸漸地被夕靄暮嵐包圍住了！肚子也覺得餓了！決定下車去吃飯，住宿一夜……

我們要選擇一個最安全的地方來住。這所謂“安全”就是房子的周遭，沒有草叢，樹木的地方……這才是“安全”的地方。不然，在它的隱藏下，得利非德是隨時隨地會襲擊我們而來。



我們找個適合我們條件的房子給進去，我勸斯仙“盡量吃，說吃，也只能吃些餅乾，罐頭”之類，如吃雞筋似地，但是斯仙，却如餓狼一般狼吞虎嚥！

難怪！她幾乎一個星期，沒有好好地吃了一頓。

吃飯之後，我雖然沒有帶過孩子的經驗，但是看她的頭髮散亂，臉兒鱗兮兮的，決定爲她梳洗一番，時間又充足，並沒有事可辦，我費了半個把小時的時間，爲牠作最好的服務！

斯仙，給這段“溫情”感動似地……我爲她梳洗的半個把小時，諜諜不休，把過去的事兒拋去九霄雲外似地。

我們兩人，說了很多，她把她的幼兒時代，學校生活的鱗爪……一一告訴我，我因身心俱疲，有時只爲她“噲！噲！”一聲回答她。

十一時過了！我勸她，該上床睡覺的時候——我把她帶到二樓去，找個有床的臥房，要她好好兒睡，我爲她蓋了棉被，向她道個“晚安”……我就下樓去。

下樓之後，我也找個地方睡，躺下來不久……我聽到啜泣聲……聳著耳朵聽聽，無可置疑的，那是由二樓傳來的，斯仙的啜泣聲……

我爲了安慰她，跳下了床，跑到二樓，安撫“她”。

「妳不要再哭了！托密，他死了，已經不知道疼痛了！妳也跪下來爲他求冥福了！……」

我說了安撫她的話，她却“嚎啕大哭”邊哭邊道：

「不僅是托密的死，他死了之後，我感到世界都沒人了！我再也沒有同伴可玩！……我怕！……」

「我知道，你的意思呀！叔叔也和大家離開了！變成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感到又寂寞，又怕！我也一樣！……」

斯仙聽了我的一段話，忽然抬頭，瞪大了眼睛向我道：

「叔叔！你這樣說，現在就不怕了！是吧？……」

「當然呀！妳也是吧！因爲我們倆個人在一起，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她——斯仙也立即回答我：

「是呀！和好心的叔叔在一起，我就不寂寞也不怕！」

看，斯仙“的臉兒是一本正經的，向我點點頭之後，打個“大哈欠”躺下來，把我

的手握住之後就睡了！

## 再會合的晚上

「叔叔！我們今天，要到那裏去？……」

我正忙著收拾的時候，伶俐，可愛的斯仙“向我問話來。我告訴她，要找個女人去。

聰明的斯仙，立即問話來，我只好把“姆舊恩“的一切給“混淆“其詞，但是她却鏗而不捨地“追問“。

「叔叔！那個人住在那裏？能不能找到她？……」

我只好回答道：「大概？……」

她聽了我的回答，似乎不太滿意，再問說：

「叔叔！那個女人漂亮不漂亮！……」

「喔！好漂亮呀！……」

我不由得給回答她，這個回答却感到“驕傲“。

斯仙，對我的回答好像感到很滿意，拍手叫道：

「這！好極了！……」

經過了四個把小時的“行車“到中午時分，四下被濃雲籠罩著，過了一會兒，下起毛毛雨來。

我不能管這些雨，不管如何艱苦的路程也得“克服“因為“姆舊恩“在那“薩克斯“地方。

把車的窗子關得緊緊的，以時速五十公里馳騁於馬路上，……到傍晚五時時分，看到了“薩克斯“的里程碑。我在直覺裏感到，這個地方就是“姆舊恩“曾經提起過的“巴爾波羅“地方似的。

外頭的雨，愈來愈大，……這個陌生的地方，要晚間行車，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我乾脆來個停車，把精神給集中起來“思索“一番，我把車子停住的剎那！

斯仙又問：



「叔叔！怎麼停車？我們要到那裏去？……」

我對這個天真無邪的女孩兒，無意欺騙她，直截了當地告訴她：

「問題就是在此呀！我也未曾到過這個地方，依照她的話，大概就是這個附近？但是……」

我把回答給丟下了，一半「我又勉強指著南邊的方向：『大概，那個丘陵地帶，現在給雲霧籠罩著，沒有辦法指出正確方向來呀！……』」

我自己也陷入「五里霧中」想給回想姆蕾恩告訴我的地方。但是沒辦法給想起來……許久，許久，才想起那丘陵的北邊有個「農家」

今天來到這個「巴爾波羅」地方，是個東西綿延幾十公里的「丘陵地帶」向北延伸的丘陵，更是難以數計。

我不覺地自言自語道：

「我想：最好上了丘陵上去，看看有沒有炊煙或燈光，這樣才是辦法呀！……」我的自言自語無意說給「斯仙」聽。她却立即道：

「在這煙霧瀰漫的雨，要找出煙或燈火是很難的！」

我並不是不知道，這件事「殆不可能」是出於要「安」下了斯仙的心為前提的。聽了斯仙的回答，我安心多了……帶著斯仙回到車子裏去，吃晚餐「邊吃晚餐，邊看看外面的雨，是不是會歇下來。」

吃完了晚餐後，三十分光景過去了吧！我們走出「卡車」走到最近處的丘陵頂上去。我把「双筒望遠鏡」給取出來，把四下的丘陵給一一細查……

我把望遠鏡交給斯仙，看看是不是有煙或燈光，但是她銳利的眼光也無法找出任何東西「來！在走動的，只有在牧場裏或農場裏的得利非德，旁若無人地……」

看了一會，又下起雨來，我們的心情，和這個天空的情景一樣，暗淡下來。「啊！……我好餓了！……」

我從後頭搬出糧食來，給斯仙吃。在這個當兒，我想，該如何做，才能把姆蕾恩找到，不僅如此，如果，給對方能「顯示」我的「位置」最好沒有了！要這樣做，到底要怎麼做，才能做到！

這時，在我的腦子裏，閃出個「辦法」來！爲了實現這個「找人」的目的，得走到有「民屋」地方去。

村子裏的情況，我是很明白，想把她帶去，心底下十二萬分的不願意，但是把她留一個人在此地，更不是好辦法，決定帶她一同去。

我們走了一段路，進了村子裏，但是，斯仙對村子裏的情況，似乎「司空見慣」了！沒有一點懼怕的表情，爲了幾天來的恐怖情形，嚇壞了的倒是我，心底下忐忑不安，戰戰兢兢地對付隨時隨地可能發生的「突然事件」。

斯仙，爲了這件新奇的情況，瞪大了眼睛，放著奇異的眼光……很高興地參與這冒險工作。

到了民家之後，她發見了一件「女孩用外套」她雀躍不已，穿上來，雖然尺寸大了一點，不太合身，她却已「愛不釋手」了！

我來到這個民家，終能達到我的目的，這個房屋的主人，過去也是一個過著「豪華生活」的人吧，在屋角上裝有小型的「迴轉式探照燈」這是我正想要「入走」的東西，我很快的拆下來，帶回來卡車。

我把車子駕到丘陵的腰部，能夠眺望的地方給找好位置，把車子停下來，我把帶回來的探照燈給裝於車頭，給旋轉，把電線繫上「電池」。

但是，雨還是不斷地下著，只好等著夜的到來。

四下漸漸昏暗下來，雨也歇了，……我把「探照燈」試用看看！電鈕按下去，一束強烈的光線，射進黑暗中！

我把「探照燈」向左右搖擺一看，效果「很好，一來回即熄它，……我心底下，很想立即有一反應」數分鐘之內，一亮一滅，在黑暗中凝視著，但是……

經過十二、三次，耐心地給忽明忽滅，……一旦熄了電源，四下的漆黑，令人恐怖。

在這當兒，又來了一陣大雨，我把燈光給直射出去，回到駕駛臺上……大雨點，打在「屋頂上」聽了音樂，只好耐心地等著放晴。

斯仙，這個可愛的女兒，不知不覺地依偎在我的身邊睡著了！我也被睡意侵襲，不覺地睡下去！

我們倆，不知睡了多久，忽然醒過來時，雨點也不多了！我再把「探照燈」給照射出去，給左右探視。

我這樣做了，六下「完畢的利那！剛醒過來的斯仙喊道：「你看！你看！那邊！有



燈光呀！……」

斯仙指著我正斜對面的方向……我也把眼睛轉過去，定神一看，果然有一個「光點」。

我想留神去看它，討厭的雨開始下了！四下又給煙霧包圍住，望遠鏡，完全失去了效用。

我只好等著雨歇的時刻，我抑制自己的心懷，坐下來，以一刻「千秋熬熬著這」  
「痛苦的一刻」。

大約一個把小時過了！雨點小了，我把「前燈」給熄掉，凝視黑暗中。斯仙很興奮地道：

「還是不錯！那邊有人家的燈光呀！……」

我在此時才認得出這「光點」所在。這樣，前面有「燈光」已無可置疑的了！

既然確定了，我爲了取得對方的「回信」決定送個「摩爾斯」信號去。我所知道的是「V」字信號和SOS的兩種摩爾斯信號吧了！

大概五、六分鐘過了！果然，對方也放回信號來，也許也屬於「摩爾斯信號」的一



種，但是我這個學然後知不足的人，完全不知道，對方的信號是什麼意思。

我爲了尋找的方便，把那個“發光地”給畫於「地圖」上，不過正確度就不知道了！

「叔叔！那邊住有叔叔說的那個女人嗎？……」

斯仙問話過來。

「是呀！一定是她！一定是她！……」

我出了力氣，很肯定地回答她。再一秒也不能等下去，……外面的雨，還是下個不停！我決定不待明天才“找”人去，願冒著風雨，立即動身。

——

要到那邊的山丘，必經“低地”再爬坡，才能到達那邊去，要到那邊，這一段距離是個艱鉅的「旅程」道路既窄又滑，路上不僅坎坷不平，而且積著水，……

在這種“艱險”的路程，如果沒有小心翼翼地，集中精神駕駛，一旦陷入泥澤，這就不能自拔了！

下到低地，又跑到丘陵下，終能脫離“浸水”之境，我循著“路”向上爬，但是把

近燈開一看，泥濘不堪，而且是“急促連續轉彎”如果東張西望，車輪就給陷入路邊的水溝……弄得不堪收拾的局面來！

我把全精神給集中，徐徐前進！沒法兒開足馬力！

在這艱苦的旅程是向“發光點”那邊去的……我以爲“這條路”是向前走的，必能可到目的地，……但是兩次弄上“礦山入口”三次弄到山壁，都得退回原路才再前進！……

這樣，計費了兩個把小時，全部的精神給集中灌注，這種緊張的駕駛，終於精疲力竭了！……我不知不覺……失去了自信……也許沒辦法了……

在這個當兒，坐在我身邊的斯仙高喊道：

「啊！那邊！你看！叔叔！……有燈光呀！……」

斯仙雀躍拍手道：

我向前看去，右手的樹枝間透出光線來！再循著崎嶇不平的道路走，拐個一次彎，就開始上丘陵之坡了……順著坡道一直上去，約走了一公里的泥濘路……前面出現了“四角窗”由裏面透出光線來。



我的這輛“重型”卡車，這種馬路是承擔不了似的，左右搖幌不已！

又過了幾分光景，路的盡頭，有個人把“蠟燭”的火緩緩的揮動成圓圈，向這邊示意而來。我向著那“揮火示意”的方向把車子徐徐前進……

終能到「大門」我把車子穿過大門，到了一所大邸宅的大廳前面。那個“信號者”也把蠟燭火給熄了，我也熄了車子的火，跳下地面去。

在這個當兒，忽然來個手電筒的強烈照射光線，我被這不意的一射，用左手去遮在我的眼前，凝視前面去！在這光線的後面，浮現出一個穿著“大衣”的人影！

「啊！比爾！好久沒見了……」

這個說話聲，若無其事似，沉著……但是略帶顫抖的聲音……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只兀立在她的旁邊，如木雞似地……

我不覺地伸出雙手去，那個人向我撲過來，投進我的懷抱裏，……喊道：

「喔！比爾！……真的比爾！我也想！你一定會來的！一定不遠千里找著我來！……」

我在這一刻，不知怎麼說話了！眼前有健康的姆蕾恩……我在心裏頭喊道：「我嘗

了千辛萬苦，走了艱苦的旅程才找到了妳……絕不再離開妳了！……」

從車上有說話聲……我在這一刻，把斯仙的事全給忘了！

「叔叔！全都濕了！爲什麼不到裏面去親親她！……」

## 第三章 植物時代

### 夏寧克農場



我把斯仙給抱下車子，走進他們的廳堂裏去，他們所住的地方是“夏寧克農場”二十五年前是一片農場，但是近幾年來就大部分被倫敦的大富豪給“買”去蓋別墅了。在這薩克斯或附近的州，這類的別墅，小住宅，到處散佈著，便都市人遠離塵囂，作個休養之地。

這些屋子，從外頭看去，和普通的建築是沒有兩樣的，但是，裏面的設備却不遜於倫敦一流的「豪華住宅」以前的主人來看，他也沒辦法辨認出其「原來的面目」了！

這裏有“自用發電機”“汲水用風車”等設備，看樣子，水電都不虞缺乏。

農場的中院，小倉庫……都倫敦郊外的住宅一般，整理得很整齊，大概幾年沒有“帶進”動物了。雖然還稱之爲“夏寧克農場”但是已經沒有“農場”氣息了！外面的院

子，如高爾夫球場，鋪滿了朝鮮草，而且修剪得非常的漂亮！

農場周圍的田園，都被農家耕得很好，成了綠野田疇。但是農具室都被整理得一絲不苟。

依據他們的說明，得知這個農場的“主人”布連德先生有個很好的構想，他想把這個地方恢復“原狀”在限定的土地上，作有限的耕作。

——  
我們到農場的時候，農場裏的人口四個人，那是姆蕾恩及三個人，這三個人都眼睛瞎了！這三個人就是布連德和他的太太——瑪莉，一對夫妻，及瑪莉太太的密友，蒂拉小姐。

據他們的自訴，流星降下的晚上，他們都到外頭去“欣賞”那「可怕的美景」，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却什麼都不見了！最先想用電話叫醫師來……但是試看了幾次，都無法叫通……

在事到蓋頭的當兒，渴望著家裏的“臨時傭工”來到，但是，過了一天，兩天……三天……都陷入絕望了。



蒂拉，看情形不對，想到外面探個究竟。

蒂拉，這樣”自告奮勇“把雙手伸在前面，摸索到門口去，在這刹那，左手給大大的一把”鉛線“打中一般……她喊了”啊“的一聲倒地了！

蒂拉，不用說，這是給”得利非德“攻擊的。所幸，布連德先生本身懂得”治療“方法，而且被打中的也是在”左臂“……雖然還沒十分治癒，但是一命總能”保住“。布連德的太太，肚子裏，已經有”小寶寶“將是臨月的時候，大腹便便……身不由己，蒂拉的傷也未痊……在這種環境下，我怎麼好意思，帶著”姆蕾恩，斯仙“兩個身心健全的人，走出這個農場去。

當然，我的意思是想回到”帝夏姆莊“或尋找”必得利“一行去，看情形沒辦法了！

依據姆蕾恩的說明，我才得知她別離後的生活。

姆蕾恩，被科卡，那個壞蛋捉去之後，和我一樣過著同樣的命運，她的”一群“人也被得利非德打死的，瘟疫而死的……全給死翹翹了！一群人全沒了！她首先回到大學去看看！

但是，那廣大的大學，已經人去樓空，自己在這走頭無路的當兒，心想，此後一個女人的力量，能躲過這個空前危機的唯一地方是在曾被招待的”夏寧克農場“吧了！

她主意拿定了，駕著車，到這”夏寧克農場“來，她說，這個地方也就是她，曾經向我提起過的地方……還存著一線”希望“在有朝一日，希望”我“——比爾找到這個”地方“來。

這樣說來，姆蕾恩，並沒有到過”帝夏姆莊“去，她說，回到大學裏去，看情形不對，大聲喊了十幾下，但是喊得嘶啞了！也沒有”反應“她掉頭就”走“了，那”黑板“上的字，當然沒看過。

由此推斷，我到帝夏姆莊之前，帶著三個”不幸的瞎人“那個人並不是姆蕾恩，已得了證實了！

姆蕾恩紅著臉說道：

「我到此地的那一天，把我嚇壞了！

這裏的主人”布連德先生“從二樓的窗戶探出頭來，提醒我，要小心四下情形，不要被”得利非德“突擊，

我把四下細察一看，果然有五、六棵得利非德向我這邊走來。我靈機一動，立即跳上車子，把車門，車窗都關緊了，把車子發動……

向著它們“猛衝過去，果然有效，把它們一棵棵被我”輾碎“給碎屍萬段！……”

她說著似乎心猶餘悸，但是接著又告訴我：

「我到這裏的幾天，都爲了打死“得利非德”而忙碌，緊張……布連德先生，從農具室裏，取出一“噴霧器”裝上“汽油”給噴上得利非德身上，然後，點上了火一趕走」它們，得利非德，這些傢伙，說也奇怪，很討厭汽油這個東西……

我們這樣做，竟奏了奇效……它們好像有“智能”不再來侵擾我們……

但是，這也只不過數天之內有效，我們一方面怕汽油給用盡……我在心底下想，你如果能早一天到來多好！一日千秋，等著你來援救……」

姆蕾恩的說話撒謊著……她說完；

我把“歷經艱難”的一段生活告訴她，她的臉上時予浮現著無限感慨，恐怖……

我跟姆蕾恩提議道：

「我想，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我們必須留在這裏一段時間……但是……現在的」人口“已經增加到六個人……要維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就目前的環境下，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

因爲有看見東西的是我、姆蕾恩跟斯仙三個人，斯仙又是一個女孩兒家，該分擔那些工作……這也有自然區分了……

姆蕾恩，擔負起家事，雜務……而且得照顧受傷的蒂拉，懷孕而將臨盆的瑪莉太太……其他的一切“家務”就由我來擔當……

這個斯仙就請她擔任“看守”得利非德的事。

此地的“得利非德”意外多，比其他地方多了，在早晨時分，一定一、二棵得利非德走了進來。

從第一天起，我的「工作」已經上軌道了，最先是先把來襲的得利非德的「頭」給粉碎，去除工作上的阻礙之後，才能進行其他的工作！

聰明伶俐的斯仙，第一天，只能看守得利非德的來襲，但是她看我把得利非德打碎之後，要求自己也想“扣扳機”試試其滋味。



應她的要求，我告訴她如何射擊，她很快就領略了！加上爲父母，弟弟的仇恨，她的「射中率」是百發百中的，敵愾同仇，她很快地成了優秀的「狙擊手」。

每天打碎了十來棵得利非德，但是看樣子，有增無減，這也許因死了一棵，另外的就能接到，通知「似的來爲它們同類復仇般地……」

我們爲了自己的安全，在住宅的周圍，給圍起堅固的「木柵」這樣就安心多了！

經姆蕾恩悉心的照顧下，蒂拉的病，日漸有起色，過了五天，她就能下床了！……蒂拉是個堅強的女人，雖然眼睛不見，但是看她堅毅的意志，不管大小瑣碎的事情都自己「親手」練習操作，不願假於他人之手。這偉大的生活本能，怎叫人不欽佩。

五、六天之後，能跟著我們，到處去，搜括糧食去，而且能背負「重物」回來。

我們來到「夏寧克農場」的第十天早晨，我們這個「小社會」裏，再誕生了個「新生命」——瑪莉太太，生下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寶寶。

我們聽到瑪莉所生的是個「女孩」大家雀躍三丈。

雖然瑪莉太太，生下一個女孩，這個意義是重大的，這無疑是表明，這世界是還沒徹底給改變的，這個世界是還可救的！……

已經證明，我們的世界是還有傳宗接代的能力呢！

## 變得狹窄的世界

這樣……打「得利非德」……搜集食物……吃、喝的無意義生活……反轉著，一天又一天，……不覺地過了四個寒暑……這樣枯燥無味的生活，就平時而言，令人生厭，但是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沒有時間給考慮這些了！

起初的日子，每隔一天就到附近的鎮上去「搜集」些我們日常必需品的衣著，藥品，廚房用具，工具，石油……等，盡我們的能力去搜集它。

我們知道，這些都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因爲這種搜集的方法，生活的資材是「取之可竭」的，竭澤而漁是很明顯的，爲了有補充的來源，我們一家六口，不！不！和新生命，一共七個，開了一次家族會議。

決定要來個「自力更生」。

在這自力更生的方案中，我們首先計畫建築了兩道防線，這兩道防線，無疑是擴大

木柵工作。在這計畫中的木柵內耕耘田地，飼養家畜……得過著魯賓遜式生活。

首先被考慮的是，爲了合乎我們的人口與消耗之間必需的面積了！我們把木柵給分成“兩道”換句話說有內層，外層之分！外側一層，我們則立下了粗大的木材來做“樁木”再以大鐵絲纏繞它。

內側則再以一道籬笆圍住，使靠近的得利非德，無法發揮它的攻擊威力，即是那“毒刺長鞭”給不予發生攻擊力量。

爲了建築這個兩道防線工事——如萬里長城——的這工程，足足費了半年的時間……在工程未完之前，時有得利非德來偷襲，但是都被我們優秀的狙擊手——斯仙——一擊斃，保護我們的安全。

我不得不因需要研究“農業”這一門學問，我從來是研究生物的，忽然要轉變爲農，沒有下個功夫，當然收成是無法可預卜的。

爲此從街上尋找來的農業用書，它所載的內容，都以有「農業知識」的人爲準所寫的，所以念起來，感到非常吃力，爲了念一句“術語”還得查個字典。

所幸，我們已經有十足的糧食可供我們自己食用，所以如果失敗，也得以趕上我們

的消耗。

在一年之後，我這個門外漢的農夫，逐漸變成「半內行」的農夫了！在膳桌上，有時可看到新鮮的蕃茄，甘藍（包菜）佐饌……而且也有溫牛乳可供應。

我建議姆蕾恩，我到倫敦一趟，看看“歷史”如何地演變。一年了，我駕著車到倫敦去，我認爲一個年頭過去，曾經猖獗一時的瘟疫，一定自個兒「退去」決定動身就道，看變後的慘狀。

我費了一天半的時間回到“倫敦”來，街上一片荒涼，在街頭的汽車，日曬雨淋，已經生鏽了！到處散亂著白骨，骷髏，這種有如人間地獄的，幾乎成了廢墟的倫敦，看在眼里，不得不令人鼻酸，但是……有一種微妙的感覺，襲擊了我，……「有著一天，一定有恢復它活力的一天……一定……」

我看了倫敦的情景，酸在心頭，另一面湧起了微妙的感覺來，反而充滿了“信心”“我把倫敦”巡禮“一番，不覺地回到現實世界來，必須”搜括“一些生活必需品回到曼寧克農場去。

進了一家大商店，店裏的每一個角落，蜘蛛結網了，沒有先給清除，寸步難移，不



管是棚上，商店上，被一層厚厚的塵埃覆蓋著……

我趁著這「遊覽」的機會，努力搜集這些「免費供應」的東西，舉凡得利非德鎗及子彈，布連德用的「點字讀本」，小寶寶用的玩具……只要想取之，隨心所欲，能取到它。我最喜愛的是一家工廠裏找到燒死得利非德用的「火焰發射器」了！

因為它是保衛我們的「利器」

我在第一年，遊歷倫敦的「收穫」給大略計算一看，如果去年的價錢而言，必須化了一筆龐大的錢去買它。

回到夏寧克農場，受到「家人」英雄式的歡迎。

一年之間，我們在学习上，毫無擔憂，過著美滿，快樂，無欠缺的生活……

一晃，一年又過了！我爲了探求歷史，爲了「搜括」一些生活必需品，再做一次「倫敦」之旅。

這第二次「倫敦之旅」把我楞住了！街上，幾乎成了廢墟，曾誇稱世界第一大都市，人口上千萬的大都市，成了斷垣頽壁的都市，煙窗斷了，馬路上的水溝，填滿了沙土，長著青草，建築物的上面，覆蓋著不知名的蔓草，幾乎不能看出它的「餘韻」。



屋裏的豪華裝飾，斷的斷，脫的脫了！濕氣很濃。

公園，廣場，花圃，馬路……到處雜草叢生，連馬路邊的“棄車”裏也已經長著草了！植物，它們似乎取代人類在這世界耀武揚威……

我們在窮鄉僻壤的鄉下生活，還不會痛感“文明的墜落與破滅”但是一到倫敦，立即感到“世界末日”之來臨，而想掉就跑了呢！

我們在夏寧克農場的生活，算來是舒服的，不過爲了“補充”生活必需品，時予往倫敦跑。

有一次，姆蕾恩“也因好奇，要我帶她走一趟，但是去了一次，把「恐怖的倫敦」看在眼里，我要再倫敦去”搜括“財物，她就不敢再提起要參加「遊覽」了！

在我們生活的鄉下，偶爾見了“野性”的野貓，野狗。但是倫敦則無法見了，牠們的蹤跡。如果說“動物”也只有些麻雀和幾棵得利非德吧了！

我來倫敦，搜括了“財物”數次，我發見了一種現象，從店舖或住宅中，我得知“搜括財物”的不只我一人，我記得未曾動過手的地方，給人冢「捷足先登」

但是未見其人的行踪。

這樣“混飯”的日子，過了十年，一晃，四個年頭，彈指之頃過去，倫敦的街上，已成了“脆弱”的街上。

說也奇怪，如果一所房屋，沒人居住，竟是如此脆弱。有一次，我把車子馳騁於倫敦市內，忽然在後頭聽到“砰”的一聲響……

我停下車子，下車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家房屋，因年久失修，我的車子給震倒，它“下來，它崩潰了，倒塌下來，一陣”白霧“揚起空中。

我給這情景嚇壞了，房屋，竟因車子的震動，倒塌，可見倫敦要成了廢墟，已“指日可期”因此，我要到倫敦“搜括財物”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

——  
提起了帝夏姆莊，那“女教師”樣的，曾挽留我的那個地方，我也在瑪莉夫人生下了寶寶之後，去過一趟。

我到的時候，大門是敞開的，院子裏，有十來棵得利非德兀立著，下了車，立即有一種“怪味”撲鼻而來，我爲此進退維谷了！進去的好！或打退堂鼓的好！我正在舉棋不定的當兒，我的後頭，有棵得利非德，侵了進來……我被迫進去。



把我四周的得利非德打碎之後，進去裏頭一看，沒有一個人在此生活著呢！面的情景，那豪塵的程度來推察，大約半個月前，一定還有人在此生活著呢！

把裏面的四壁給看看，並沒有爲後人表示行方，我只好掉頭走了！

在我到夏寧克農場的四個年頭裏，除了我們一家七口之外的人都未曾見面，但是在第四年的年底裏，我在一次搜括財物的時候，到過布萊恩鎮，去這時候發見了一件怪異的事。

我把車子駕到布萊恩鎮的村頭，左右牆壁用兩行黑大字寫道：「請勿入內」

我看了這個旅客警告牌，被裏住了！想，爲什麼不歡迎人家入內，正發呆的當兒，忽然來個鎗聲，子彈掠過我的耳邊，射擊相當準確！

但是那位射擊先生，却不顧身說話，……我在第六感裏，立即感到，他們把我當做搶劫者呢！我認爲這批人無法給他們打交道了！立即駕著車走了！

這種遠人的態度，使我悲由衷湧上心頭，我緩緩地駕著車前進，爲了他們祈福呢！往後，取之可竭的糧食，如果不加以生產，豈不是倒了嗎？甚至必須到鄰村去搶劫。

在這時候，我深深感到，得利非德的危之外，另一個危機正襲擊了我們。

## 戰爭的世界

這四個年頭裏，我們對得利非德的戰鬥，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一件事，這是每天必須做的課題之一，因爲每天一大早起來的第一件事是打倒它們之後，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們的生活上，有個要到農場耕田，必須戴上一鐵絲網口罩，和特製手套，以防萬一。

有個晚上，大夥兒吃過了晚餐，在大廳裏聊天，天南地北都說盡了，姆蕾恩，忽然把得利非德的事兒上口。那個晚上，在遠遠的農場外，聽來了卡啦！卡啦！的棒子碰擊聲，這本是一件平常的茶飯事，但是，不知怎麼的，今個兒晚上，姆蕾恩却繫念在心頭道：

「奇怪！那些傢伙，最近愈來愈多……」

「我並沒有感覺到呢！……」

我爲了主持這一家，必須沉著應戰。

姆蕾恩却接著道：

「雖然沒有什麼變化，但是數量却一直在增加！」

姆蕾恩的臉上，浮現出一片愁雲，我只好爲給她們「吃顆」定心丸道：

「我們明天再看看情形，才來採取對策呢！」

隔天早晨，我起得特別早，從二樓的窗戶，眺望出去，果然不錯，姆蕾恩的話，不幸而言中了！在我們的萬里長城——第一道防線——的木柵外頭，有無數的「得利非德」群集著，爲數可觀，令人恐怖。

在早餐時候，把話題轉到它們身上，斯仙嚇壞似地道：

「叔叔！還沒感到這件事嗎？它們在最近增多了！」

「我忙著做別的事兒，無暇顧及這件事！……不過不必憂慮的呀！我們把」定根

木柵內外的得利非德，給修理掉「就不構成威脅了！」

爲此最擔心的是姆蕾恩，她聽了我的一段話，還是沒有祛除她恐懼心理，焦立不安地道：

「你看！那邊群集來的得利非德，令人可怕呀！不知爲了什麼！……它們一直向我們這邊進軍。來呀！……」

這時候，斯仙的臉上浮現出一種「訓誠」的臉色！

「這是」比爾「把它們帶來的，比爾」引狼入室呀！」

「沒有這回事呀！那有帶敵人進來的道理！」

「這是這樣的，比爾發出了聲音，它們就會循著那個聲音的方向來的呢！……」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是不是我在睡覺的當兒吹了」怪笛「把它們引來的呢！……」

我聽了「家人」——姆蕾恩，斯仙——的對話，幾乎要冒火了！斯仙也把兩頰給膨著：「叔叔！沒有把它當一回事，吃飯之後，我可以把那個事實證實給你！……」吃完了早餐，斯仙立即到裏面去，取來了一隻來福鎗和雙筒望遠鏡來。



我們一家人，走出院子，斯仙把這裏望望，那裏望望之後，遞給我望遠鏡，而且叮嚀“我特別留意觀察”得利非德“移動的情形。

「快！叔叔！您仔細觀察看看！……」

斯仙說著，向空中放了一鎗。

過了二、三秒……得利非德，竟轉了方向，向我這邊進軍而來。而且說道：

「叔叔，這樣就可得證明了！是吧！……」

這樣被證實“之後，我好像忘却了得利非德的習性了！它們對於”聲音“是特別敏感的。

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在木柵附近的得利非德，發著「卡拉！卡拉！叫的聲音……這個聲音，很快就傳達到前面的那一群去，相互呼應。

他們之間，似乎已傳達成一個“集”命令“不知要採取什麼行動似的，我們可以察覺得出呢！

斯仙看著道：

「它們，這些得利非德，好像對音響特別敏感……它們會循著聲音的方向，一直走

來……好像”耕耘機的聲音“最敏感，聲音又大，而且在長時間裏吼叫……」

我再把木柵的那邊給看過去，不知幾百棵得利非德蠢動著，把身子一搖一擺前進，有時把身上的“棒子”給「卡拉！卡拉！」叫著……

我已感到事情的危險性了！我決心利用它們的這種習性——對音響敏感——來撲滅它們不可，否則我們是會死在他們手裏的……為此首先想到的是利用“風車”了，我決定試試看！

在距離木柵約一公里的地方，我去“建”了一架大風車，我的意思是利用風車發出的聲響，把它們”引“來，而進行“集體屠殺”的。

我和斯仙驅車而去，趁著它們集中的時候，利用“火焰放射器”給向它們猛噴過去。果然，我們的方法和武器奏了“奇效”全給殺死了！

這樣，一個星期之間，算來相安無事，但是第八天的早晨，說也奇怪，風車的“鉤子”脫了，自個兒轉動起來，我和斯仙也帶著火焰噴射器去，又把將“變亂”的得利非德征平了……

又成功，但是到第三度……這是又過了十天之後的事吧了！看它們又集合來，我把

“風車”放了，但是沒有一個“聽從“風車的聲音而合攏來。

這樣的情形下，我們不得不再想辦法，風車下的「集體屠殺」法，已不能應用，我們就想利用“發電機”最先把發電機旁的「木柵」改造成一凹形的，然後發動了發電機……果然，這新的玩藝兒，使它發生了興趣似的，很快地合攏了幾百棵得利非德，我們又來了一次“集體屠殺”的大勝戰。

但是，第二次就無法發揮它的功能了！

我們的“戰爭”永無時日似地，不知多久才能完成了「討平」得利非德呢！……

我們被弄得黔驢技窮了，此後只有採取“零星戰鬥”利用火焰放射器，把走到我們木柵外頭的得利非德，給殺掉。

但是這種工作，夠辛苦了，時間又多，手續又麻煩，而且加上“貴重”的燃料，幾乎要告罄了！

我們就目前的情況而言，火焰噴射器是最好的對抗武器，但是這個“燃料”的做法，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如果說，有了原料，我們也沒法兒給敬出來。

爲了準備於一旦的時候，我們盡量少用它。

我們深知“得利非德”這個“傢伙”具有植物的“繁殖力”如果砍了它，一時可減少，但是一個星期過後，它們又湧上來似地，又集合來……

所以，在日常生活裏，我們得一面耕田，又得一面防禦他們來偷襲……這樣過著不安的日子！……不知多久了！在一日早晨裏，又來個大轉變。

## 被追窘了！！

「比爾！起來呀！起來！你看！得利非德，打壞了我們的木柵，衝進來了！……你看！……」

姆蕾恩把我搖起來，我從夢中驚醒之後跳下床一看外面，……姆蕾恩道：

「早上我起來之後，到下面去看，四下還是一片漆黑，把電燈打開一看！哇！窗戶上都是被得利非德的身子黏住，我馬上發現，這些東西是“得利非德”！」

我把姆蕾恩的話聽了一半，跑近窗戶邊去一看，屋外全是“得利非德”似乎向政府示威的群眾一般群集屋子四周。







我知道，這些“大軍”以得利非德鎗或來福鎗來對抗，這是沒有辦法的。只有火焰放射器才能「奏效」這個利器，平時是爲了安全，放在前面的倉庫裏，但是沒有給取來，又不是辦法，房屋會被推倒的，或被挖洞了！

在進退維谷的當兒，我決定“衝出重圍”去，要衝出重圍，必須穿上得利非德也得「無動於衷」的裝束不爲功。我把較厚的皮夾克給穿上，腳穿長統馬靴，套上皮手套，頭上戴上鋼盔，又帶上防塵用眼鏡，最後又戴上鐵製防敵——得利非德——的口罩。

我爲了去倉庫裏取了“火焰放射器”全副武裝，已經妥當了！我認爲這樣萬無一失，但是沒有把“利刃”拿在手裏，奮殺出去，沒辦法把它們推開，造成“出路”。

我從抽屜裏，取出一把“海軍用刀”向門走去。我告訴姆蕾恩，我衝出去的刹那，必須把門立即關起來，以免它們侵襲。

到外頭的我，一直揮動了海軍用刀，這個利刃，向前猛衝過去。

得利非德，看我“勇敢”地衝殺過去，有的發呆，有的則向我猛抽它的「毒刺長鞭」。

「譬咻！譬咻！」從四下向我猛抽，如雨的鞭撻聲，毫不留情地，向我打過來。

毒液噴撒在我的“鐵製口罩”上，那個液體，噴上我的眼鏡，我沒辦再看上去。我渾身解數，向前衝，揮動海軍用刀，似乎要輾轉般地向衝……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跑近「倉庫」打開了門，立即給關上來，……這個時候，我有如疾跑百公尺賽跑似的“氣喘如牛”幾乎目眩神搖了！

我把口罩取下來，擦去“毒液”用說！

把鏡上的毒液給擦拭之後，從架上取下「火焰放射器」到倉庫門口來，小心翼翼地，不要把火燃上屋角，向它們的下方給一放。

「喔！……」火焰放射器發著怒吼，在我眼前的那些得利非德開始燃燒了！在其後方的得利非德，看樣子，危險了！自個兒退去！

我利用它們退却，殺開出路來，向庫外衝出去，跑進家的方向，終能毫無阻礙地回到家裏來。

我馬上跑上二樓，打開窗戶，把群集院子裏的得利非德給用“火焰”掃射了它，被火焰掃射的得利非德，應聲而倒……毫無抵抗似地。

它們好像有“智能”看前仆了，不敢“後繼”，其他的不再做“犧牲”了，掉頭退



却而去。我和斯仙，看攻擊成功了……開門猛追而去。把“殘兵”一個個地燒死它。

我看，農場內的得利非德死的死，退却的退了！得去看看，被弄壞的木柵處。被破壞之處，立即發見了，約二十公尺左右的木柵，被毀壞，它們就是由此處侵入而來的，它們所以能進來，這是因為「木材腐朽」是一個大原因。

我先攻擊在眼前的得利非德，把火焰噴射出去，它們就全給停住腳步，兩側的得利非德，給放火過去，以外的就立即掉頭紛紛向原路逃竄了！那個步伐相當快。

我們費了大半天的時間，清理得利非德，救平，趕走之後，趕緊修理「木柵」以防它們再來襲擊，我想，它們在此次的攻擊，豪害甚大，也許不敢再不舉來攻。

但是，我的想法錯了！

約四個月過去！它們又組成個“大隊”來犯，它們以人類戰爭一般，先派來「先鋒部隊」毀去木柵的一部分，給決潰之後，才再派上「大隊」湧進來！

這次，我親眼看過他們的毀牆法，結成一大群的得利非德，利用壓力，把木柵給推倒，後面的得利非德就不管如何，踐踏它們的同伴，如洪水般地湧進來。

因為，眼看他們的「一股洪流」立即採取對策，終能很快地打退它們，保全我們的

生命，財產。這一次，算來也是“成功”的一次。

姆蓄恩看了它們不斷的攻擊，不得不說了，道：

「得利非德，非把我們置於死地，似乎不死心！」

「我也不太相信，不過看樣子，沒有把我們滅亡掉，可能是不歇手了！……」

我回答姆蓄恩，一面也告訴自己！

這樣，我們四年前設計的兩道防線，好像已經不再是“銅牆鐵壁”，不再想辦法已無補於事。

我們一家人，再經過一番“家族會議”之後，決定以通電方法來防止它們的入侵。

我的想法是希望在鐵絲上，給整天通了電流，這樣，得利非德就不能靠近了。汽油，重油，是我們生活上的必需品，如果把它用於攻敵之用，往後要去“搜括財物”就會發生了問題，要回到“原始生活”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的結論是這樣的，在木柵的周圍通了電流，但是為了節約電流，在一天之內只通了“幾分鐘”作「間歇通電」工事也費了三天才完成它。

第一次，又有得利非得來襲，效果是滿好的，它們觸電而死的不計其數。

但是日子一久，吃驚的又是我們自己了！它們很早就發現，通電的時間是「間歇」的，發電機在響的時候，正是通電的時候，它們把我們的秘密解開了！這樣，我們所付出的心血，又枉費了！

由此可推斷，得利非德，這個傢伙，的確具有「知能」而且由經驗得「新知」我們又因此陷入恐怖的深淵去。

但是沒有想辦法，我們要死在它們手裏，這又是無庸置疑了，一家人坐困愁城裏去！

## 到希望的地方！！

這樣，天天緊張的日子，一年又在白駒過隙般地過去，我們和得利非德的死鬥，還是不斷的繼續著，對付它們的事，是我們「生活」之一。

這繁殖力極強的得利非德，與日俱增，毫無減少的趨勢，甚感棘手而筋疲力竭了！在這毫無意義的日子裏，有個夏天，酷熱的中午，萬里晴空，我帶著姆蕾恩到海邊

去。

燦爛的太陽，炙熱大地，四下沒有濕氣，到樹下休息，令人感到心曠神怡。

「比爾！這樣到海濱來，幾乎和以前，沒有兩樣呀！」

爬在沙灘上的姆蕾恩，懷念昔時的世界一般。

但是，瞭望四下，顯然和以前是不一樣，這個地方，原來到了夏天，很多很多的遊艇，賽船群集此地，……五花八門的日傘下，有無數的人們，到此享受大自然的新鮮空氣……浸潤於碧波盪漾的海水中。

但是，這些都是往事，提起這些事，徒然增加懷念，勾起了心思……我的心裏，姆蕾恩，似乎察覺了！

姆蕾恩立即反應道：

「我們真地到末日了嗎？……比爾！……」

「我呀！我到沒有這種想法，凡有生命就有希望的呀！也許不太大，但是上帝是會給我們機會的！如果說，這個機會是短暫的。但是要恢復原狀……那必須費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問題的關鍵，在於能否想出一個得利非德，該如何來殲滅淨盡，這樣，我們才能穩操左券……

我現在的情形而言，我們爲了保護自己就費去全部的精力，無法再做到“想辦法”了！在“戰場”上疲於奔命，那來研究時間？……

長此已往，我們到頭來，會死在它們毒鞭下，這幾乎是無可置疑的了！……」

「比爾！你這樣說，到底如何去尋找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要自個兒想辦法呀！爲撲滅它們，必須有一個專門研究機構……我的現在，所有的時間都被農田的工作，雜務的料理所佔……豈可騰出時間來做“研究”工作……爲了研究攻擊得利非德，我們必須有個研究所和必要的設備……人員……

我爲此，從早就著手了！到倫敦的機會裏，我盡量蒐集了「生物化學」的書籍回來！……

我想一定有個“方法”輕而易舉的方法，能對付“它們”撲滅它們！不過要想出一套“撲滅得利非德”必須經過一段複雜的研究不爲功……這是無庸置疑的呀……」

「比爾！這樣說來，照如今的方法，我們是沒有什麼希望的，是嗎？……」

姆蕾恩的聲音很沉重！又接著道：

「但是，窺其它們發生的源流……得利非德是人類自造的孽，如果沒有那可怕的流星的話！……」

姆蕾恩瞪大了眼睛，看著我來！

「姆蕾恩！妳想，這個是流星所造成的“天災”嗎？妳如今也是這麼想嗎？……」

「比爾！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依你的看法，那些“流星”是“人造”的嗎？……」

「我起初也以爲這些流星就是“天然災害”所成的，我們可以仔細地想一想……如果說，它是“天災”我們地球上的人們已可測得它了！

但是那些“流星群”是突然“冒”出來的呀！……」

「這樣說，它們是什麼鬼東西！」

姆蕾恩變了臉色追問我：

「天空的那邊……有……」

我指著萬里無雲的天空道：

「有無數的人造衛星被打了上去，而且是“衛星武器”這些衛星，不斷地把地球旋

繞著……也許現在也是……不過我們的肉眼是無法看見的……

在這個世界裏，僅有少數的野心家，政治家，科學家……才知道衛星裏到底裝有什麼？那個裏面，有核子武器，無數的細菌，比爾斯……等……其他有我們不知名的化學武器也裝在裏頭，給打了上去！

在這些我們不知其真面目的“東西”中，一定有人類的眼睛耐不住的“放射能”，這個放射線一射出，看到這個的人類，不是把視神經給燒了，就是眼睛的功能起了障礙……

如果不是這樣說法，我們可以說，這些衛星不知何故，在飛行中炸開了！這個威力造成了“流星群”……」

「喔！比爾！你這樣說來，這種事，太恐怖了！……」

姆蕾恩抓住我的手，顫抖著聲音道：

「我也希望，我的想法，不要變為事實，……但是不管如何想，那個晚上發生的事，沒有這樣說明，好像沒有比這個還好的說法了，妳說，還有比這個好的立論根據嗎？妳也知道，六年前發生過的瘟疫，它的真面目是什麼？我們到現在還是一無所知！

我們倆人……在談的當兒，從遠遠的那邊聽來很低的吼叫聲，那個是機械聲，不如說“引擎聲”……

那個“吼叫聲”愈來愈大，不到幾分鐘光景，我們的眼前出現了一架“直昇機”這架直昇機，好像沿著海岸向我這邊飛來……

這多年不見的“珍客”我和姆蕾恩，不約而同的站起來，把雙手盡力揮動。

如果依著它現在進行的方向飛來，一定可以看到我們的……但是這架直昇機，再我們的兩、三公里前，忽然掉頭走了！……正向我們的夏寧克農場的方向飛去。

或許把我們的農場給發見了！

我們倆，趕緊跳上車，回家去！

到農場的半路了吧！姆蕾恩喊道：

「啊！那邊！冒著煙呀！……」

我們農場的方向，果真冒了一道煙，我看了這個煙，不覺地吞下一口水，說不定！失火了！“我們在此這個年頭，看的失火，都在酷熱的夏天發生的山林火災。偶然地，和姆蕾恩的視線合致，她的臉色是鐵青的，幾乎沒有血色。





我把車子，開足馬力，馳騁於坎坷不平的馬路上……我幾乎瘋狂地駕著車，向農場飛，車子大搖大擺，我們倆不知幾次，把頭撞上車頂！

但是，將到農場的時候，我發見，正燃燒的並不是建築物，是堆積在院子的一些物質。我放下了心！把車速給緩下來！

聽到了車子的引擎聲，斯仙從裏面跑了出來，不知喊著什麼！但是她的喊叫聲却被吼叫似的引擎聲抹殺了，我們無法聽得進去，斯仙，又手指著屋子左邊，喊著：

我們看手指的方向，一架直昇機降落在草坪的正中央，我心驚肉跳……過了整整六年，今天才再「看」到我們七個人以外的「人」！

我看見堆在院子右角的「柴堆」還冒著黑煙燃燒著。一定是斯仙放的火，來做「烽火用」的吧！

我們下了車，一個個子高高的男人，從屋子裏走了出來，他穿著皮夾克，短褲……皮膚却被曬得成了赤銅色，令人一見就喜愛的青年……現在的我們，不管什麼，只要遇上「人」，這樣就高興！豈有暇顧及選擇益友，損友！

這個青年滿面春風，伸著手來！



「您是」比爾·美遜「先生！是嗎？我叫」愛·辛普遜！……」

姆蕾恩聽見他自稱「辛普遜」大聲喊道：

「喔！你是和必得利一行一起的人！是嗎？……」

「是！不錯！記得好呢！六年前的往事了！您是喬謝夫·姆蕾恩小姐？……」

「不！不！我現在叫」姆蕾恩·美遜「……」

我們爲了能再會晤而歡呼，一同走進屋子裏去！

我們和珍客——辛普遜先生——在客廳裏坐下來，辛普遜先生把「話匣子」打開了，道

：「必得利先生，時常提起你的事，他讚賞你有先見之明……希望將來能有個機會向你道歉，自己的魯莽……」

「向我呀！……」

「他說，最先發見得利非德的危險性，而主張的時候，他却唱」反調「……」

「這樣說，辛普遜先生是和必得利先生在一起的？」

「是呀！我們現在，在英吉利海峽的」威德島「上！」

辛普遜先生說，大夥兒在倫敦分散之後的事兒，一五一十地告訴我們，據他說，大家走散之後，又一度回到大學裏，然後到「帝夏姆莊」去。

看情形不對，再折返到「牛津莊」……這裏又不太安全。除了得利非德之害以外，瘟疫太猖獗……爲了保護自己的安全，爲了求生存，想出來的辦法就是隔離這些害的島嶼「了！」

他們看中的是「英吉利海峽中的威德島」

辛普遜先生接著道出他們的「滄桑史」

剛到威德島，也有爲數不少的「得利非德」但是以海水隔著陸地，先把現有的給治了，即成人類生活的樂土。不過在春天，還是飛來了些「得利非德」的種子，但是他們同心協力，徹底檢治「它」以免發生後患。

這樣，必得利、辛普遜一行，在這「威德島」上建立一個「新生社會」在目前的情況下，他們已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工作——尋找人類——

他說：今天是搭著直昇機，到處尋找「人」的時候，巧遇我們。

辛普遜先生說，威德島上，目前的人口已有三百人之譜，都依各人的能力，辛勤地



工作著。

「我們目前的工作而言，尋找僅存的人類，這主要的目的是要殘存的人類，各自貢獻其所能，研究出殲滅『得利非德』的工作……我記得您是『生物、化學』的權威，是嗎，美遜先生！……」

「我在生物方面有些造詣，但是生物化學方面則只知其一了！還得多多研究……」

「目前，我們這樣就夠了！我們希望你參加我們的研究機構……時間很充足，你可以專心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這種研究工作，一定能貢獻人類的！美遜先生！您有什麼想法！……」

誠如辛普遜先生所說，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說也奇怪！我剛和姆蕾恩正談這件事，現在就實現了！

我們一家人——姆蕾恩、斯仙——都一致讚成轉到『威德島』去。  
這個夏寧克莊，已經沒有希望，這是無庸置疑。

辛普遜先生和我們約定來接我們的日子，他回去了！我們得收拾各地方，打算向『希望的威德島』動身就道。收拾停當，在夕陽反照的傍晚，我到院子角隅的木板凳來歇歇！……

在此地可以把下界一望無遺，夏天，夕陽的紅霞，把大地照射成黃金色。這大地還是『美麗』的。雜草已經長得過人，牧場已被埋沒，那些得利非德也……

姆蕾恩把工作做完了，在圍裙擦擦手，向外頭我這邊走來！她走到我身旁坐下！我把手放到她肩膀上……在此時此刻是和平，快樂的一刻，深深地嘆息道：

「在這個地方，六年多了！全都是辛酸的事，沒有片刻的安樂……但是，一旦說要離去，不覺另人感到依依不捨的呢！……」

「這種『情』是人類所有的共同心理，這裏不僅是布連德先生的家！也是我們的家……但是……姆蕾恩，我們在此地，永遠是沒有希望的，除非奇蹟出現……長此以往，我們會變成得利非德的俎上肉。」

那『威德島』才是我們的希望，全人類的希望……我一定要發見殲滅得利非德的特效藥。拯救人類為己任，而且有著一天，把你帶回到這個農場來！……」



民國六七年 二月一日初版  
民國六七年 三月一日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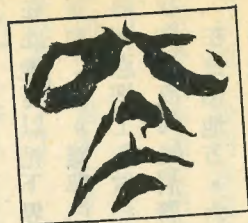
## 地球滅亡的末日 特價三十五元

著者：淺野利治  
翻譯：劉萬來  
封面：徐進順

發行人：林先知  
出版者：文林出版社  
台中市柳川東路331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  
版台業字第0569號

總經銷處：大山書店  
台南市自強街133號  
電話：(062) 228769號  
郵政劃撥：南32953號 許陳淑笑帳戶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我把姆蓄恩的手緊緊握住！  
「我相信你的」誓言「！比爾！」  
我們倆不知不覺地站起來，凝視著將下沈的夕陽，這個夜幕，不僅是爲了黑夜，同時也是來迎接燦爛的早晨的光芒而來的……黑夜過去將是黎明……我深深地感覺到。



# 最新出版新書

獅面童子圖鑑	劉錦昌譯	特價35元
流里超人圖鑑	劉錦昌譯	特價35元
覆面閃電人圖鑑	劉錦昌譯	特價35元
巨人對超人大決鬥	劉錦昌譯	特價35元
地球滅亡的末日	劉錦昌譯	特價35元
世界心靈科學集錦	劉錦昌譯	特價30元
環球超能奇聞特報	劉錦昌譯	特價30元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二冊



元五十三第冊 日末四十二第冊

出版時間：第一冊  
出版時間：第二冊  
出版時間：第三冊

出版時間：第一冊  
出版時間：第二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三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三冊

第一冊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二冊